

辯正論序

東宮學士陳子良撰

旦一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爲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無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藤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

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江寓又處襄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玉移荆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徒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旣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適華郁郁間綉錦之文飄飄竦陵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

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
九府九仙之籙登真隱決之祕靈寶度命之
儀吞若曾中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
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
疲辯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
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
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才邁肇生實開
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塹者也乃有道士李仲
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
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犁爰發大

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
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鶩莫不葉墜柯摧雲
銷霧捲狀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鑠輕冰
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
奮慧刀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其
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誄章表大乘
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
論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
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
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

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子頴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矚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辯正論卷第一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

三教治道篇一

上下

十代奉佛篇二

上中下

佛道先後篇三

卷第六

釋李師資篇四

十喻篇五

卷第七

九箴篇六

氣爲道本篇七

信毀交報篇八卷第八

品藻衆書篇九

出道偽謬篇十卷第九

歷代相承篇十一

歸心有地篇十二

三教治道篇第一上

有上庠公子問於古學通人曰盍聞氣象變

通莫過乎陰陽埏埴履壽莫過乎天地尋夫

五運未形本無人物易鉤命決云天地未分

太始有太素有太極爲五運也氣象未形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有氣形之端謂

之太極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轉變五氣故稱五運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太易之名有五種也三材既立乃叙尊卑也爾時空虛未有物也

甲子紀鑿度云太極太素太始名別其理一也

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以人參之謂之三才

易序卦云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臣定父子

長幼夫婦之理也

早上下之謂也

自然之化已興無爲之風

廣被河圖括地象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德

王無所施爲自然太極同道身佩九翼以水德

熊耳龍門之山以火德王命曆序云人皇駕

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長天下兄弟九

人依山川地勢分爲九域各居一州帝系譜

云天皇治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凡一百五十

世治天下合五萬四千歲次五龍氏皇伯皇

仲皇叔皇季皇少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凡

百八十世治天下合九百二十七萬三千

六百年即靈威仰等五神是也次有神農氏
駕六龍度四海寒暑功以布人民通風雨
凡十世各治九百歲次有三姓或乘飛羊飛鹿
世次有七十二姓次有飛牛飛鹿
始教民穴處食獸肉衣皮居之以避禽
獸之害次燧人氏教民鑽燧出火變生為熟
以避腥臊之屬錡金作刃而民大悅此凡六
紀有九十三代一千八百四十年自天化下
一十萬一千八百四十年自天化下總謂三千
皇次則蛇軀牛首之聖六藝論云太昊帝庖
也聖德燧人攷必裁皇生共世有五十人首
有聖德燧人攷必裁皇生共世有五十人首
義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
之禮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牛
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年炎帝神農氏姜人牛
首有火瑞即十二年炎帝神農氏姜人牛
有七世合五百年也王珠衡日角之皇六藝
軒皇姓公孫王天下建寅月而生有珠衡子
相以上德王天下建寅月而生有珠衡子

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一世合治一千七十一
年夢受帝舜姓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
書師於牧馬小童拜廣成文於崆峒山帝
王世紀云三皇之世合二萬二千九百七十
也始畫八卦而重八純氏仰觀象於天俯察
法於地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設雲官而
至神農氏重八卦卦為六十四焉
陳鳥紀六藝論云軒皇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
焉教畋漁以濟俗作耒耜以資民六藝論云
網罟以畋以漁取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
氏神農斲木為耒耜揉木為耨始教天下
種五穀故號立市所建鑄器服牛乘馬營宮
室垂衣裳為杵臼置舟楫模鳥跡以造文字
因化通而裁禮樂並黃帝時也六藝論云黃
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

服錫之禮

叙五等之服制九錫之禮也

廣革車之節

通上城

城出革車一乘

爲世楷範作物典謨遐邇闊迥年移

三古曠遠綿邈時經百王聖德所覃神化所

洽龍庭鳳穴候氣輸暎日域麟洲占風款塞

泉露呈其珍味草木變其嘉形驚領魚皆昭

影於羽族狼蹄牛尾輝煥於毛群惟德動天

休徵允集元首延明哉之美股肱肆良哉之

歌周卜永年殷穰齊葉其爲道也人倫稟以

利建庶物資以有生邦國賴以無他君臣藉

以致治德教天下化被華夷道貫五天恩加

百姓立功立事可大可久時義備矣世用足

矣至如李老仙方意存羽化釋迦梵本期自

涅槃縱體於太清之中遊神於常樂之境貴

練形以不死求寂照於無生構鵬鷗之寓言

張過未之虛說何異鄒衍談天終歸眇莽虞

且一

丘辨夢徒騁華詞今大唐馭極聖皇垂拱尚

賢尚齒貴德貴仁反正之化已弘還淳之風

廣扇理須捨繁就簡去僞歸真愚謂佛道二

流在政非急久欲聞奏請試論之不揆所疑

敢陳未喻夫子多識前古深究學源獻替可

否幸詳其要於是古學通人歛容峻坐良久而謂曰異乎善所聞也論云觀天之象則見日月五星次度之分翔地之象則知百川四瀆所歸之處觀古今之跡上形太極混元之前却觀將來未萌之事秋毫不疑刀曰智也于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說考周孔六書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香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爲其本事跡乃異理數不殊皆盡美盡善可崇可慕也是以談衆妙以虛心開善權以吸引吾往嘗見遠遊先

生頗亦聞之說通方論具叙三教兼陳九流先生適逸巖阿莫知氏諱容儀閑雅進退可觀言笑溫雅動止有則雖語有品藻而志無褒貶飯餌松朶靡測其年棲寢煙霞孰詳其世至於三古本末煥若鏡中百氏枝條明如掌內窮周孔之令典究佛道之弘規察其所懷在乎逍遙齊物觀其所尚歸乎平等性空先生燕默之餘顧謂僕曰世不達者多相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不是不非其所非而非其所不非此則是其所非而非彼所是

矣夫論儒之教也意在居家理治長幼順序
在上不驕爲下不亂臣子盡其忠孝僕妾竭
其歡心大則配天祀帝尊親享祖欲使天地
昭察鬼神効靈災害不興禍亂不作小則就
利乘時謹身節用施政閨門之內流恩僕隸
之下咸奉其事各得其宜也道之教也言萬
物之所以生至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
乎無名然而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叙道
則爲始爲母談教則有微有妙是以元始拱
默於金臺太上垂衣於紫殿遣二真以導俗

命五老以披圖履幽而明抱一而貞寂怕乎
大羅偃仰乎太清然後設無爲之化行不言
之教布黃庭紫府之文授金版銀繩之籙玄
霜絳雪之妙玉液雲英之奇九靈明鏡之華
八練神丹之彩足以還年却老足以羽駕長
生遊閬苑而忘歸沐咸池而不返乍披褐於
閭闔或控鶴於蓬萊靜慮姑射之阿思微崆
峒之上與天地而遐久共陰陽而晦明佛之
教也大矣哉牢籠華藏出九重圓蓋之表照
灼靈臺吞八維方質之外非色妙色流光混

元之前分身化身列影太虛之始故以旁薄而造陰陽爐錘以成天地大象之象含育於四象剛材之材通運於五材玉衡轉渺渺乎不測其機合璧懸茫茫乎孰詳其化不皦不昧惟微惟彰統衆聖之靈府赴群生之嘉會也於是出火宅而御三車入受河而揮八棹現希有事豈獨菴羅樹園說不思議非但摩伽陀國種種方便一一慈悲破生死之樊籠濟涅槃之彼岸莫不意珠騰曜智炬凝輝總納百川濬東溟之在地網維萬象逾北極之

居天寧與高下相傾儒墨交競誠固推之於真際反之於玄源玄源也者則境智俱亡真際也者則權實斯泯大宣究竟之旨普運神通之力尋具善巧溫和之致陶鈞負荷之功造化無以方日月莫能擬足以括囊四大超然三景子當書紳以自鏡也

公子曰美則美矣疑且疑焉夫能匡社稷者莫過懷忠養至親者莫過奉孝經天地者莫過修文定禍亂者莫過講武安上下者莫過弘禮移風俗者莫過習樂此固皇王之要訓

亦治道之大方雖摩竭慈悲之談屬鄉道德之論未爲濟世之急猶涉木鴈之詞非唯僮僕之未賓抑亦賢愚之同去也

通人曰訥言敏行君子所稱無以已之寡聞切取況於典論予不聞魯侯之誠乎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害多事多患若事親殉主則以忠孝爲初遠害全身則以道德居始利生救苦則以慈悲統源奉孝懷忠可以全家國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興慈運悲可以濟群品濟群品則恩均六趣播身名止榮被一門

全家國乃功包九合故忠孝爲訓俗之教道德爲持身之術慈悲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三光鼎有三足各稱其德並著其功遵而奉之可以致嘉祐也

公子曰前漢藝文志云全身保國凡有九流一曰儒流謂順陰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宣仲尼之道也二曰道流謂守弱自卑陳堯舜揖讓之德明南面爲政之術奉易之謙讓也三曰陰陽流謂順天歷象敬授民時也四曰法流謂明賞敕法以助禮制也五曰名流謂

正名列位言順事成也六曰墨流謂清廟宗
祀養老施惠也七曰縱橫流謂受命使乎專
對權事也八曰雜流謂兼儒墨之銓舍名法
之訓知國大體事無不貫也九曰農流謂勸
勵耕桑備陳食貨也遵其道可以安庶品行

其事可以利國家爲政備矣於民足矣縱先
生通方之說古學盡善之詞恐類風牛不相
及也

通人曰觀一可以知百觀此足以明彼但佛
教冲曠名義弘多總而言之具有玄錄今爲

吾子略舉大猷自祥雲散空瑞蓮現海半滿
之門洞啓空有之策兼揚毗城有迴情入法
之謨靈山有攝末歸本之訓在用如水分千
月爲體若鏡鑑萬形斬籌含識共蔭慈雲塵
沙佛土咸霑甘露及收光白麤韜影提河於
是乎五百應供^{目三}搖象扇而聞持八萬修多拂
龍牀而器寫珠函寶印旣溢王宮貝葉梵文
還盈海藏昇堂萬計競沐身田負牆百億爭
開心樹爰至摩騰入洛僧會遊吳遠流法鼓
之音俱傳慧風之業以類相聚亦有九流顯

其嘉名稱爲九錄一曰真詮二曰權指三曰
戒品四曰禪門五曰咒術六曰論部七曰註
解八曰章疏九曰傳記言真詮者蓋方等之
中心諸佛之要觀也事無不統理無不窮其
言巧妙其義深遠包十仙之興行總八藏之
玄文緣覺涉求迷同汎海聲聞在聽恍若闕
天此華嚴之弘致也裂見網之宏宗破邪軍
之要術珠清濁水藥現深叢迷亂之色既分
迴天之醉俄醒樂因剋滿常果仍圓斯涅槃
之極旨也三獸混迹一乘總戀衣珠已現髻

寶仍傳十無上之沖規四安樂之妙行鑑多
寶之所爲悟長者之本心迺法華之會歸也
布此十如冥茲四絕即色非色離名無名昭
昭乎汎六度之舟彌彌焉登三空之岸謂般
若之玄鋒也理之包舉在此四焉言權指者
世雄方便之教也誘五濁之衆逗三乘之機
接疲侶而置化城引窮子而持糞器如來歿
後迦葉集經所謂四種阿含八部譬喻本生
本事之旨貫華散華之談王宗之所分判安
敷之所編錄爲緣散說部褒彌多言戒品者

代佛之爲師訓僧之令範也亦如出必由戶
濟剋待舟蓋萬善之梯基五衆之脚足也或
約時約處隨事隨根致有七聚別名五篇殊
旨開遮之說既異輕重之相靡同天竺流行
乃分五部中華傳習今有四焉迦葉創其綱
維崛多分其條貫教訓正俗旣非禮不成滅
惡生善亦非戒不克佛在任持爰因憍梵滅
後傳授實啓波離寔三業之司辰乃六根之
御史也言禪門者三學修心之紀也能爲得
聖之因最稱盡漏之要是以聲聞繫想則水

淨心池菩薩熏修則華開意樹禪能發慧佛
有誠言四等六通惣禪林而始就八除十八
依定窟而方成智度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
藥得神通已還化衆生況復置世界於一毛
凝海水爲五味故曰緣法察境惟寂乃照其
斯之謂歟言呪術者衆生滅罪之訓毒害消
伏之方挫慢摧兇救危起死如禪提逐鬼若
先敕神六字之除災七佛之護命反常合道
因物成務濟世之術孰若是乎言論部者摧
邪立正釋滯開蒙之義府也良以代移正像

人變澆淳直路難登邪途易入致令雪山採藥爭取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故有通法聲聞傳燈菩薩折彼邪論伸此正經鯨鯢既翦五翳所以云亡霧霧廓清三光於焉遂朗古錄序云至聖繩墨曰經弟子述經曰論論者如丘明之作傳也呵黎曰經若有論義則易解施延以深了實諦創軋度之文諸聖以富洽名理繼婆沙之說次則成實毗曇鋒穎精密考而詳之蓋小乘之英華也至於建無畏幢馬鳴標其稱首然正法炬龍樹統其機

源百論破外以開邪中觀祛內之偏執十二玄門之精旨摩訶衍義之宏深並大教之棟幹也言註解者就文現義述而不作之儔也並立像以取形即事而出理若生聲之註淨名支陸之訓般若屬詞灑落抗意標奇昔仲尼既歿寄微言於荀孟大覺已逝傳法印於通人高山仰止實開蒙滯者也言章疏者舉綱提綱拾遺補闕通一部之文義亦所以備遺忘也大法初度未遑解釋衛安帛遠創啓玄章自斯厥後競搗談柄至於憑敷大品愛

亮涅槃焦鏡眈曇靜琳成實何但詞省意深
固亦義周文愜猶丹青之寫狀若水鏡之圖
形也並懸諸日月足稱鐫俎矣言傳記者釋
門記事之書也如班馬述作陳范修文王隱
之序晉儀表宏之著漢紀斯並治民小術動
碩學之奇才忠孝片善十一史臣之芳翰況三
達易隱八我難思卓朗擅其嘉聲瑤開播其
清辯帛祖既方諸嵇阮文適亦匹彼王何高
逸隱節之文遯世遊方之錄十科道世之士
五部利物之賢美德形容簡素斯在矣尋法

王垂軌爲息苦輪既病有萬殊故藥非一準
致使牒盈天府偁積龍宮香象八億負初分
而莫勝羅漢五千閱散華而靡徧況乎數塵
寶軸點墨玄言十地覩而未詳八恒觀而不
測豈儒道名流之類能擬議其性海之門乎
公子曰古哲云文繁者失其要理寡者喪其
實今見之矣縱釋氏銓旨禪戒之談呪術傳
記之典自是一家勵已之謨未爲五常經國
之訓猶方孔圓枘雖美於形而闕於事矣且
書有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愍傷不殺

曰仁防害不姪曰義持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五德者不可造次而虧不可須臾而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身用無暫替故云常也夫子向序佛教言緩而義迂非不昊然太爲濩落矣五常也者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嶽在處爲五方在人爲五藏在物爲五行廣而言之無所不統仰觀俯察其能有加焉於是通人听爾而笑沉吟久之徐而喻曰世云千金易傾一言難吐徒費指掌恐子夜遊不免失言強復

論其大較

案沈氏均聖論云炎昊之初純厖之始人未粒食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聖德慇懃恩存救勉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改火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且一君子曰沈侯學綜玄儒理兼孔釋匪斯人奚有斯論乎所以爾者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而吾子未訪所聞今粗爲陳其本何者佛初成道近接下

凡爰開小教因尸利而說三歸由末伽而說
五戒爲迦王而說十善爲長者而說六齋此
四者何耶三歸勸其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
善使其招貴六齋令其得樂釋名云歸向也
戒止也善嘉也齋肅也言三歸者教其歸向
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貺肅敬容儀則冥祇
欣萃徵慶允洽者矣一曰不殺二謂不盜三
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爲五戒也戒者
禁也勒也勒身口如馬著轡禁情欲如猴帶
鎖智度論云大惡病中戒爲良藥大恐怖中

戒爲守護死關冥中戒爲明燈三惡道中戒
爲橋梁五怖海中戒爲大船也夫不殺者如
負天踏地之屬圓首方足之儔水陸山空胎
卵濕化語其種類凡有四生一一生中皆有
八萬四千形狀不等然而人畜乃殊貴賤云
別至於顯顯怖死汲汲貪生避苦以樂其身
求安以養其命此情一種斯理萬均何有枉
害忠貞濫誅淳善所以良士殲其神被髮趙
同死大厲搏膺邱阜積怨魂之悲秦坑肆無
辜之酷乘舟之歌已作黃鳥之詠徒哀次則

列圍灞川縱禽夢澤張羅巨野布網連山火
逐嶺以高低煙隨草而踈密奔電之鷹爭舉
追風之馬競前猿覩箭以虛驚鴈看弓而迴
墜洞曾達腋之痛解頭陷腦之酸奚獨喪蟬
池空遂使亡狙林盡加以垂絲曲渚下鉤深
潭獲朱鯉於河湍收紫鱗於井谷斯等並稟
五常俱舍四氣同霑佛性共有神明何忍陳
此肉山樹茲炮烙極鱗羽之命盡芻豢之群
臙染指之龜雉如朱之鼈供何曾之盛饌備
婁護之珍羞美彼心肝充其口腹歡他燕爾

樂我嘉賓慶七德之光榮悅九功之繁會實
乃傷大慈之本意故至聖以禁焉所以飼魚
長者睡感天華見金光明經救蟻沙彌冥延促筭
見賢愚經爰致金剛之體終為長壽之因護法經也
得金剛經不殺果報為長今因見涅槃金光明等經也此則永斷宿嫌
其德一也言不盜者盜跖之行舉世不容梁
上之頑是人皆患囊裝無子遺之貨筭篋有
絕本之貧遂使布被莫充葛袍奚擬長者慙
寄口之累精民羞屠販之勞豈止犯菜偷魚
竊瓜私棗兼以盜僧髻髮物用常住財惡求多

求以利生利曾無媿色都不介懷何獨帶累

見前信亦殃咎後世

智度論云一切諸衆生衣食以自活若奪若劫

取是名劫奪命

大聖慈愍制戒遏之其德二也言不

邪者敗德滅身姪辜爲甚所以妹妃亡夏妣

后喪殷褒^二之什隆周麗姬之傾皇晉神仙

遭騎頸之辱天廟致焚軀之災故稱衆罪之

根是曰構俛之本近乘梵世遠障菩提斷而

不行其德三也言不飲者酒爲亂本亦稱狂

藥徧興三妻之慙備造六根之豐裸露形體

咆哮高聲貴賤悉欺親疎等罵既禱既杭或

哭或歌殷土牛飲而喪朝楚子虎酣以敗德

成都縈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體瀕瀕

其如泥心昏昏其似夜三十六失過患並生

見智度論等

八萬四千塵勞俱起見在遮智慧之

業將來獲愚癡之報此罪最深故佛不許誠

能奉戒獲福無窮其德四也言不妄者口是

禍媒古稱闢本能爲伐身之斧厥號衆惡之

門刀劒起咽喉之間繩索居唇齒之際語寒

風足使翠柯零葉談芳節能令槁木舒華瘳

貶由其一言生死出其三寸舌于因之以水

火室家爲此而乖離大害則滅族傾邦小愆則危身致命招未來之重報結見在之深怨實四過之根株乃十惡之林藪釋典述如鼻之誠周廟書銅人之銘福無以加其德五也公子喜而對曰鄙聞海無異鹹湯無異熱仁者所談殺盜等戒亦猶先王仁義之教也終是眼目之異號頭首之別名耳將知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斯之謂矣五教已足何煩五戒通人曰五教之職禁其見非五戒之謨防其來過五教事彰爲罪言殺盜事露獲賊狀者官始結政而成罪也

五戒口動成辜書但息其一刑經乃遮其三報謂現報生報後報息一刑免一時之現罪遮三報斷三世之來殃亦如六宗七廟之儀三饗四郊之禮時月朔望之奠吉凶慶弔之羞禮王制云庶人薦韭以卵薦麥以魚薦黍以豚薦稻以鴈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士用犬豕祭天地以醴粟饗宗廟以角握皆謂有故而行殺也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縱禮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取其肉抑亦漸斷之談未爲極慈

之訓

原夫釋氏之教也勸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殺以止殺斷其殺業以斷殺故而民畏罪王者爲政閉之以獄齊之以刑將殺以止殺不斷殺業以不斷故而民弗禁智度論云殺有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增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惡之如見毒蛇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九者身壞命終在泥犁中十

者若出爲人常當貧窮短命矣夫懼十罪於將來而殺自止制五刑於現在而過不懲防日下經立驗目前此之謂也法句經云殺生述未求求生去生道遠提謂經云不殺曰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陽之時萬物盡生正月二月少陽二用事養育群品好生惡殺殺者無仁不邪曰義義主肺金之位七月八月少陰用事外防十八嫉妬危身之害内存性命竭精之患禁私不姪姪者無義不飲酒曰禮禮主心火之位四月五月太陽用事天下太熱萬物發狂飲酒

致醉心亦發狂口爲妄語亂道之本身致危
亡不盡天命故禁以酒酒者無禮不盜曰智
智主腎水之位十月十一月太陰用事萬物
收藏盜者不順天以得物藏之故禁以盜盜
者無智不妄曰信信主脾土之位三月六月
九月十二月中央用事制禦四域惡口傷人
禍在口中言出則殃至氣發則形傷危身速
命故禁以舌舌者無信
譬喻經云安持淨戒馬巧提堅韉勒身被精
進鎧乃脫魔王賊百句譬喻經云五根之禍

劇於毒龍過於醉象五根納受如海吞流如
火得薪未嘗厭足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思念
如矢以五戒仗守護六根如視逸馬天地本
起經云劫初之時人食地肥有一衆生頓取
五日之食因制盜戒以禁之也以食地肥而
生貪欲因制姪戒以姪欲故共相欺奪因制
殺戒以求欲故妄語諂曲因制不妄語戒以
飲酒故昏亂行非因制酒戒計五戒之興其
來已久萌於天地之始形於萬物之先細入
無間大彌八極衆生之父人道之根包括三

才牢籠三世舍育群有統御陰陽者也四天
王經云一戒有五善神若有歸向三寶守齋
持戒四王上啓天帝天帝令二十五神營衛
門戶臨其命終往生天上云云於是曳七寶之
妙衣羅百味之香食明珠類月美女如雲華
合華開既無終始目迎目送自有周旋魔化
比丘經云五戒人根十善天種云云言持五戒
當得人身修行十善必獲天報十善者所謂
身三口四意業三種合爲十也智度論云無
放口之四害無恣身之三患發菩提心經云

以此十戒防身口意持身戒者永斷一切殺
盜姪行不斷物命不侵他財不犯外色又亦
不爲殺等因緣及其方便不以杖木瓦石傷
害衆生若物屬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不與
不取又亦未曾攀賴細色於四威儀恭謹詳
審是名身戒持口戒者斷除一切妄言兩舌
惡口綺語離間和合誹謗毀訾文飾言詞及
造方便惱觸於人言必至誠柔輒忠信言常
饒益教化修善是名口戒持心戒者除滅貪
欲瞋恚邪見常修輒心不作過罪信是罪業

得惡果報思惟力故不造衆惡於輕罪中生
極重想設誤作者恐怖思悔知恩報恩心無
慳吝樂作福德常以化他恒生慈悲憐愍一
切是名心戒持十善戒死得生天受上妙樂
云云是以披五色之雲衣曳三鉢之綺服質多
三樹下妙勝堂中隨天衆而優遊步香園而容
與空間一劫瞬頃千年光華麗日月之輝芬
郁美梅檀之氣
育王經云王今國中人民悉行十善持五戒
月六齋年三長齋牛馬犬豬一切皆齋
云云

淨度經云當持九齋所謂歲三月六九齋應
九神除九惱滅九惡愈九病三齋出三界求
三道制三流斷三苦治三毒塞三途應三尊
六齋制六情禁六賊止六衰得六和起六行
成六德

譬喻經云天主帝釋敕四天王以六齋日案
行天下伺求人間所造善惡見大國王以十
善四等治化天下天主歡喜即賜人王金輪
千輻雕文刻鏤衆寶廁填光明洞達絕日月
光金銀銅鐵凡四輪寶空中自下八解明珠

光焰如日能除熱氣在王宮中復有女寶從
空而降純肉無骨具滿女姿腕圓不現耳輒
而垂容態閑美六十四變暖毛青緻髮澤不
亂能知王心應時供奉奇異七寶水中涌出
寶馬八萬白象六牙四大天王提七寶瓶香
湯灌頂持天寶冠爲王著之王若行時七寶
導前四兵從後云云

又育王經云育王夫人寶瓔二具珠衣千領
雖處王妃受天快樂云云所謂珠光列後玉女
羅前風生霧縠之裙香起雲羅之袖大論云

奉戒持齋見得五利刀不能傷毒不能害火
不能燒水不能沒於一切瞋恚怒害惡衆生
中見皆歡喜譬喻經云一日持齋有六十萬
歲糧得五種福少病身安少姪少睡生天
淨度經云八王者謂八節日也言天王所奏
文書一歲八出故稱八王此日最急言歲終
事畢考課結定上言天帝三十二臣四鎮司
命司錄閻羅所司神明聽察疏記罪福不問
尊卑一月六齋六齋日是一歲三覆即三長
齋月也今人左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

神女男神疏善女神疏惡先前一日夜半上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爭了罪福毛髮不差如來大悲為拔彼苦勸修齋戒令其得樂余今明以語子子當回也無違勿為下士自取笑也宋典云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為指南文帝又云如其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吾坐致太平矣尚之對曰臣聞自渡江已來王遵周顓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却超王謐等或號絕倫或稱獨步

略數十人靡非時俊清信之士無乏於時竊謂釋氏之化無所不可何者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徧富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凡人一日受八戒則一罪一日不偷盜則一日無盜罪一日敬三寶則一日為善人一日事二親則一日為孝子則一日不妄語則一日不失信則一日不綺語則一日不妄行則一日不兩舌則一日不兄弟睦則一日不惡罵則一日不室家不和則一日不作教他展功況一月至十月一年至十年自教他展

轉相續從一人以至百人從一郡以至百郡
之善則閭閻士女大善則卿相王公校而
身不足以立此巨國無國不臣乃得聖人之遠
圖實輔治之洪範也

公子曰周孔設教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故有五刑之屬三千之罪民猶罕遵法度多陷刑網若依佛語護戒捨刑則日長姦盜若存公用罰又偏負大慈進退兩楹幸聞厥中通人曰趙書云石虎嘗問國師佛圖澄佛法既不許殺罰今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

答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不能改但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求隆帝祚方遠石虎雖不能盡行而為益不少

宋典云文帝之世外國沙門求那跋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以宋元嘉八年至于建業文帝勞問慇懃又因言曰弟子常欲持戒不殺

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對曰大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以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濟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以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大喜焉嘗試論之可爲

永鑑必能存至治之本者當坐朝問道奉法無親寬猛相資威惠兼舉弘通三寶憐愍四生則百姓畏而愛之九有不嚴斯治周官無以陳其薄効洪範不足比其玄功

公子問曰奉佛能有益者何故三方雲繞四

海鼎沸行道轉經而無福耶

通人對曰趙書云晉軍出臨淮泗人情危懼莫知所之石虎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也澄明且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對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常

供大眾會中有六千羅漢吾此微軀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受雞身後霸晉地今得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反興毒念乎虎乃悟而媿焉

仁王經云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國土安立萬三四姓快樂皆由般若波羅蜜是故付囑諸國王不付囑四部衆何以故無王力故此閻浮提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千小國其國土中有七災難一切國王爲是難故講讀般若七

難即滅七福即生萬姓安樂帝王歡喜云何爲七難一者日月失度時節反逆或赤日出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或日蝕無光或日輪一重二三四五重輪現當變怪時讀誦此經二者二十八宿失度金星彗星輪星鬼星火星水星刀星風星南斗北斗五鎮大星一切國王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星等各各變現亦讀此經三者大火燒國萬姓燒盡或鬼火龍火天火山火人火木火賊火變怪亦讀此經四者大水漂沒百姓時節反逆冬雨夏雪

冬時雷電霹靂六月雨冰霜雹雨赤水黑水
青水雨土山石雨沙礫石江河逆流浮砂流
石如是變時亦讀此經五者大風吹殺萬姓
國土山河樹木一時滅沒非時大風黑風赤
風青風天風地風火風如是變時亦讀此經
六者地國土亢陽炎火洞然百草亢旱五穀
不登土地赫然萬姓滅盡如是變時亦讀此
經七者四方賊來侵國內外賊起火賊水賊
風賊鬼賊百姓荒亂刀兵劫起如是怪時亦
讀此經是名七難懷七難法當作九色幡長

是

二十五

九丈九色華高二丈千枝燈高五丈九玉箱
九玉巾作七寶案七寶高座置經案上於七
寶帳中其國王等燒香散華日日供養如事
父母如事帝釋云云若未來世國王護持三寶
者我使五大力菩薩往護其國一名金剛吼
菩薩手持千寶相輪二名龍王吼菩薩手持
金輪燈三名無畏十力吼菩薩手持金剛杵
四名雷電吼菩薩手持千寶羅網五名無量
力吼菩薩手持五千劔輪并五千大神王等
往護彼國作大利益當立其形像而供養之

永樂北藏

辯正論

第一五一冊

云夫水積浮船風積運鳥護國土者須憑五

力天龍鬼神人匪唯世策獨特六軍五力必

幽顯同心故獲安隱六軍或表裏殊計便致

危亡所以降伏脩羅遠因般若招延豐樂近

寄寶冥但能依王論正論以定民出金光明

奉日藏月藏而寧國務興七善增長三氣則

有五千大將各振劒輪四大夜又俱領神衆

敬順佛語守護人王大集經月藏分云第以

帝天子迦毗羅夜又大將須摩那龍王雙日
六天王士女等各將眷屬主領神兵共護
旦所有開靜怨讎忿競言訟兩陣大戰飢餓
疾病非時風雨冰寒毒熱悉令休息今我法

得得久住故紹三寶積不斷絕故三種精
氣得增長故云云王者用心則無不果星

辰流景而正行日月重光以合度陰陽和而

無變雨水浹以應時有感斯通無靈不契至

如業稱過現福說重輕但非定報皆可懷也

經不徒然枉為功德定之不棄業報無差矣

一一

二六

辯正論卷第一

永樂北藏

辯正論

第一五一冊

辯正論卷第二

旦二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三教治道篇第一下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濟度者依經有三錄七品三錄者一曰金錄上消天災保鎮帝王正理分度太平天下二曰玉錄救度兆民改惡從善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曰黃錄拔度九玄七祖超出

五苦八難救幽夜永歎之冤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入聖昇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攘災之急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六者明真齋拔幽夜之識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坐忘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

軌式堂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楷則衣冠容
止濟濟鏘鏘朝揖敬拜儼然齋肅旋行唱讚
真氣自然燒香散華神儀鬱在身心俱致感
應必臻賓主同諧自符景福明真儀云安一
長燈上安九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府
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
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一燈上然九燈
火上照九玄其佛家安羅藥師度星方廣等
齋威儀軌則本無法象世人並見何所表明

通人謂曰余結髮從師早經庠塾備觀百氏
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于漢魏不聞王者奉
道爲國家建三錄之齋禳天災行七品之法
若言其法早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
炎威爍石六合洞然當爾之時豈所不以道
齋往救眼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而得者其
文昌釋美武發疾瘳復應是齋力所致乎如
其救不得者豈復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
觀道經備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
符籙皆置五嶽位設酒脯拜又案三張之法

春秋二分祭真祠社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先
亡及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將軍吏兵之事
又見上元金錄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總
真中元總仙下元總神常清朝向本命迴心
禮三十二天者搖頭以兩手指天鳳翔各九
迴手摩額案兩目案鼻兩邊上下兩孔各七
過受錄用上金五兩素絲五兩食米五斗薪
五束式用金人金鐶金龍金魚銀人銀鐶銀
筒銀槌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費繒綵但肆貪
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何者竊尋道士陸修

靜妄加穿鑿制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
屬梁武啓運道化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
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到天監三年既
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勅捨道修靜不勝憤恨
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亡命叛入高齊又傾
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三文宣帝
令曇顯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
不言其徒是日並皆捨邪歸正求哀出家未
發心者勅令染剃具如別傳所載時有偏執
儒生厥姓劉氏自稱漢末黃巾之裔延承修

靜左道之餘聞通人出修靜叛梁所由叙入
齊被戮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厲聲言
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造次於是
則顛沛於是尋三錄七品並出靈寶自然洞
神等教獨超生死之源同離言愛苦之本傳之
在昔行者登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
符帶印操持簡籙接奉仙庭翫古道而佐明
時修無爲而崇上德進則動風輪而登金闕
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小善而救三塗運
大慈而濟六道此其狀也

通人謂曰夫言尚浮華語非實錄猶瓦雞靡
司晨之用陶犬無守夜之功何者檢諸古史
逖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記天尊之說討
其根起皆張陵僞經之所傳也其末學道士
管見儒流不測所之奉以爲實亦未詳道士
之號從何而來若能聞已勤行當爲子說通
人之言未止儒生遽而應曰余聞珠育於水
銅生於石取者委之傳者迷之若不委而傳
竊爲夫子不取也三閭有言曰道可受而不
可傳其斯謂矣今對夫子略叙大宗案道教

衆經並云初應一氣號曰大羅在三清之表
置玄都玉京玉城金闕天尊治在其中寶玄
經云自然應化有十種號一號自然二號無
極三號大道四號至真五號太上六號老君
七號高皇八號天尊九號玉帝十號陛下統
領一切立君臣之道正一經云上化三清以
置仙真聖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一百二十曹局千二百仙官各治官府
天曹普領星辰日月分文垂象令下界天子
則而像之故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是以先代聖君皆法此爲治又從一氣
化生三氣以應三君言三君若從三氣生道者氣也靈寶九
天生神章云有天寶君是大洞神靈寶君是
洞玄梓神寶君是洞真神天寶丈人則天寶
君之祖氣丈人是混洞太無高上玉皇之氣
九萬九千九十九億萬氣後至龍漢元年化
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太有玉清宮靈寶
丈人即靈寶君之祖氣丈人是赤混太元無
上玉虛之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氣後至
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

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
神寶丈人即神寶君之祖氣丈人是冥寂玄
通無上玉虛之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氣
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
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又言

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仍分爲玄元

始三炁而治三寶即三炁之尊神自然傲謝

歸命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今仰謝東
方九氣清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造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太帝君上皇
人三十九真七十二聖高文真君九老仙都
君九氣丈人始清天真東華玉寶高辰太
上相青童君元老九玄主仙真人千二百官

君太清玉皇陛下青帝九氣玉門神仙四司
真人諸天至極上聖大神下謝東卿無極世
共五劫四演神仙正洞神經云有三三皇故
共九叩頌九轉頭也曰九皇是初三皇虛無空同之變化次三皇
是玄元始之應變後三皇是三元之變以爲
三台化形接物此九皇者並是大道妙用應
化相生及五帝行化其次三王氏代代習真
莫不法道又云三界二十八天之上次四民
天從四民天到太清境從太清境到上清境
從上清境到玉清境從玉清境方至無上大
羅乃登極果應化宮臺難以言說謂爲道中

之道又是天尊之位處七映之宮居九華之
殿坐金牀而悅性凭玉机以怡神玉女駢羅
仙童侍衛分判善惡決斷死生凡是鬼神莫
不崇仰爲天中之主蓋聖者之尊惟鬼惟神
可信可尚是以古之賢哲率共依行或隱迹
於市朝或藏形於林藪或門人隨從或弟子
諮詢王駘之侶三千庚桑之衆非一無不二
觀調心重玄滌想談空極妙扇大道以匡時
修善立齋運玄功而佐國是以代代天子咸
所尊崇世世英賢悉皆欽尚夏后鍾山之感

漢文河上之徵妙應蟬聯無時暫替義非虛
說出自由來故稱道教難可名也

通人折曰子能誦文不知求理互鄉之類誠
難與言夫凝冰慘慄不能彫欵冬之華朱鷃
鑠石不能靡蕭丘之木舉熠焜燿切於日月

之間非智也擁篲五三旒於鴻鍾之側非慮也子
所引文今當立驗何者禮云太上貴德鄭注
謂古之王者老子云太上下知集注云太古
之世知上有君而不臣事即三皇時也天尊
之號出自佛經陛下之名肇於秦始其公卿

大夫及元士曹局並用周官秦漢之制而改頭換尾以偽爲真所叙三皇並引帝系譜等其三界品次諸天重數並依傍佛經假立名字而增減出沒似異而同若上古已來實有斯法庖犧著易未見叙之往代皇王不聞奉事周秦已後漸出說言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有道乃南從清帝見老聃曰使道可獻人莫不獻其君矣幸子思之無多言也而云三界之外別有京闕都城者有識之徒咸所嗟怪笑道論中備詳其偽

矣莊子云王骀廢疾之人庚桑抱患之士不行章醺未出符書身著時俗之衣口授先王之典弗爲道士靡戴黃巾輒引將來欲何所表縱夏禹開鍾山之藏不道天尊漢文詣河上之遊絕無蹤迹案潘嶽閔中記愁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處事並虛謬焉可憑乎又言道稱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道家既無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事故道家不得別稱教也一者就周孔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

得自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志討論今古墳典總判凡有九流一儒流二道流道無別教總在九流之內據此而言無別立教何以故無教主故若言以老子爲教主者老子非是帝王若爲得稱教主若言別有天尊爲道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已來周公孔子等不云別有天尊住在天上垂教布化爲道家主並是三張已下僞經妄說天尊上爲道主既其無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

教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儒者用三皇五帝爲教主尚書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王爲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世人經是出世教故得稱教三皇五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既周爲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又毛詩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

子有風能化下故得稱教道非天子不得有風既其無風云何布化無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有二教縱稱有道判入儒流又老子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皇之教化河上公云大道之世無爲養神無事安民謂無所施爲無所造是二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爲大道無別天尊住於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淳和之氣亦無形相也又葛仙公云吾師姓陂閼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云天尊是我師也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爲宗虛無爲本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然者道之真也無爲者道之極也虛無者德之尊也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無意若木生根精聚化爲其身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真人問大道以何爲身生在何許名之爲道答言大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又靈寶自然經訣云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無極大道無上至真玄居虛無無形自然極虛無之上上無復天下無復地故曰無上至

真大道道雖虛無而能生一爲萬物之本也
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無從生
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一亦不從道生
若道自生一亦自生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
能自生若道自生道亦道自法道何故老子
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五二九既道不
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從自然生若
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道生又一不及道
從道生亦可道不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
生道得稱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

不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自然
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爲道本既道本於自然
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常今道既稱常自然
亦常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
爲本道不得爲本自然爲常道不得爲常若
兩箇俱是常亦兩箇俱相法如其一法一不
法亦一常一無常若言俱常即俱自然既有
自然不自然亦有常有無常若自然爲本道
爲迹本迹俱稱常亦可道爲本天爲迹天道
俱無常今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無常迹可

自然對道迹道無常而自然常若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體即一常一無常今亦可道體即自然體同體亦同常今道法自然云何得同體既道法自然不法還是自然常道無常若有常異無常可得無常非有常無常異常何得今常異無常由無常有常有常故無常常法尚無常有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知無常常法既無有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爲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

鳥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今有道因藥成仙耳故袁宏後漢紀郊祀志云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裕善疾惡爲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畜妻子用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子在世未捨俗塵儀貌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而避外患同其塵以攝內生愚者見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非魯司寇莫能識也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

同張禹漫行章句苟求潤屋冀得養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穢術如茅山道士陶隱居撰衆醮儀凡十卷從天地山川星辰嶽瀆及安宅謝墓呼召鬼神所營醮法備列珍竒廣辦綾綵多用蒸魚鹿脯黃白蜜料清酒雜果鹽豉油米等先奏章請喚將軍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臣叩頭再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家具造邪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總謂天皇三官案古來先儒云天皇太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魄寶即中央天

也謂之北極在勾陳之內爲天之主衆星所尊左有太一神右有太一神爲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承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尚書周禮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敬事孝經云周公有至孝之心乃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十二}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員丘南郊等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醮祭大乖禮教深恐天神不饗非禮從漢末張陵以鬼道行化

遂有道士祭醮爰及梁陳盛行於世龐法易
染習俗生常天下偽濫莫過於此依周禮及
郊特牲等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醮者祭中一
名盡爵曰醮三史九流亦無道士為國禳災
奏章行醮也昔武王病篤周公請命置壇設
祭祈禱上天不聞召請道神徵喚道士若道
神在天上眾聖所尊壽夭吉凶由其決斷周
公行祭敢不先之尚書金縢篇云武王病篤周公立三壇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言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不救恐墜天寶命公歸乃乃命於金縢之匱王翌日乃瘳若道神必尊人命所屬周公豈敢不先求請子細推勘虛

知謬也若言有者書何不載孔子云獲罪於天
不云獲罪於道案五千文解節中經序云令
喜辟穀斷米為粥三日一食用上金錢九千
啞白馬血君子曰老既慈仁不應弑焉為誓
道稱無欲何乃貪金說經其一曰泥洹府解
道可道名可名無名萬物始有名萬物母有
欲微無欲妙同出而異名眾妙之門深兮似
萬物之宗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牝天地
根綿綿若存等道者謂泥洹君名者謂脾母
者謂丹田泥洹者天德也其神所治在人頭

中歲五來下下至丹田老謂尹曰脾者中黃一也黃氣徘徊治於中宮黃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曰金滕主常飲甘露食駉驢之脯其神太白金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封之青龍負之朱雀跼之中有神一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却著脊脊治下元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來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泥洹其妙謂虛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其名有六一曰精二曰尿三曰汗四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又玄者謂左右目衆

妙門者謂人死無氣氣絕於口道沖而用之者沖謂一也道一身常沖行之不盈淵者謂口也有華池嗽唾而咽之言津液滿口中一行浸潤百二十府口不可滿若淵泉也似萬物之宗者謂口飲食萬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天地根者謂口鼻爲門神氣於中出入爲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綿綿爲天窓用之不勤也凡八十一章總以三元甲子爲所明旨趣大都與黃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

及行房縮精之祕爲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爲
詭說非真行也以此求仙大爲河漢豈有嗜
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爲罪本黃庭云上有黃庭下
有開元前有幽關後有命門靈吸壺外出入
丹田審能行之可以長生黃庭中人在朱衣
開門壯齋閉雨扉幽關夾之高巍巍冊田之
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
衰中池有士服赤朱橫下三寸神所居中外
相距重閉之玄虛氣管受精符急因于精以
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紵子能見之可不病方
寸之中謹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使理長尺
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呼吸壺間以自償
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
助房中急常存玉房視明持時念太倉不飢
渴閉子精路可長活五行參差同根節三五
合氣要一本抱珠懷玉和子宜仙人道士非
有神積精所致專和仁欲義相得開命門常

能行之陳思王辯道論云夫神仙之書道家
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下爲東
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
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
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
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
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
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
援揄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

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鑑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倖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

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有徐市樂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

且二

十四

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孫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鷺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鼃鼈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

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謂矣子可詳焉

儒生悅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若是乎豈若是乎鄙聞道德二篇歷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云五千文者道德祖宗真

星二

十五

中之真誦之萬徧則身飛仙學者議云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道而天下孝慈夫子學優見遠辯若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通人曰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彥孰不

因師僕之所崇世號總持開士現生五濁爰踵四依縱有鏤腹奇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即緘脣儒綜五車釋該八藏綽綽有裕彬彬可觀綺藻蘭言票乎天骨神情機警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震於萬寓玉格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偏所詳究請爲吾子函丈論之於是共運祇園頂禮開士退坐一面具陳所懷開士運不請之心縱無礙之辯顧而說曰尋太古無

爲其民朴素未宗仁義不尚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詎調於五味自世運推華時節流動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旣失序於結繩因昭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更隱頗競聲色兼好畋漁遂感隱者容成爲說五千文也明道德之純序無爲之治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謫善計者不用

籌策善閉者無關鍵善結無繩約去甚去奢

去泰

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言此三者須去之與中和行無

爲則天下自化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

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抑物情近爲

呂三

十六

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絕生死根尋黃帝之時

垂衣裳營宮室尚聲尚色以畋以漁人主驕

奢下民勞役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崆

峒問道詎曾脫躡鼎湖輕舉及葬橋山至於

燕處超然未聞其說

儒生曰夫五千文探道德之奧順古歸朴致

之太和貴虛靜以守真抗至言以崇本其文

恢廓以弘遠其教淡泊以柔弱棄忽名利而

潛世聖智遺心而成功不在於已而究萬物

之幽情存聖人之風是以班固楊雄尚不訾

毀子長或以尊於六經或以冠於儒首叔皮

君山或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蓋知言之機

知道之微可爲百王不刊之誠矣而開士抑

爲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乎

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峙器小者蓬飛而

浮浮吾聞爲可爲於可爲之世則天下同爲是爲可爲也今示子以爲明可爲者可以不爲矣夫五色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淨名云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無聲之樂也豈非淨名云所聞聲與聾等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獸生也豈非淨名云所食味不分別乎不貴難得之貨息盜也豈非觀受無常乎不見可欲自靜也豈非靜也非觀身不淨乎去煩亂今心虛愛精血今骨彊則

有心可虛有骨可彊氣散形枯非心虛也神去體朽非骨彊也挫其銳黜其紛解其紛不聞也但是抑其聰明息其紛競清儉自守不與物嫌蓋爲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也和其光不亂人也同其塵不自別也直是揚波涵泥以避患未能利益同事以化衆生乃爲有爲事有事非無爲無事也以己而和不知物之所以自和則和所不能和也盤桓形骸之間倥傯分別之境例可知矣

儒生曰顏光祿云道者流出於仙法佛者本

在於神教道也者必就深曠飛靈猴丹石粒
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也佛也者必
辭親偶間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反一無生克
成聖業智邈大明志挾恒劫雖殊塗而同歸
亦何異而獨徃哉向聞其異未知所以爲異

請示其門真同歸也

開士喻曰顏氏知一不知其二夫道體無名
無爲天地之始乾坤有質有爲萬物之母此
則道不出於始無物而資於今有便是本無
今有已有還無拘限有無之間生成始母之

內矣請吾言之真諦故無無爲天地之始世
諦故有有爲萬物之母母能生也故爲世諦
始爲本也故爲真諦世諦說有非無而有真
諦說無非有而無非無而有不有有也非有
而無不無無也非無而有常見自消非有而
無斷見便息不有有者非有非不有也不無
無者非無非不無也言其有者言非是有既
非是有非謂非有是則執者失之爲者敗之
者也子知異之爲異未知異之所以異之所
異焉知同異之所以異未知同異之所以異

焉知異同之所以異未知異同之所以異焉
知異異之所以異未知異異之所以異焉知
同同之所以異未知同同之所以異焉知非
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
焉知非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非同
非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同非不異
之所以異未知非同非同非不異之所以
異焉知異同同異無異不異之所以異哉是
以如來說法常依二諦起慈悲以救物行喜
捨以濟人無念而成就衆生不動而淨佛國

土雖有所作實無所爲子其詳焉無自誤也
儒生問曰初列三教各陳其美後將道教判
入儒流棄太史之正言從班生之曲說君子
不黨何若是歟

開士喻曰小人黨親君子黨理若理符而事

三

十九

順者亦何愧於蒼蒼乎吾聞世間法者有字
無義出世間法者有字有義何者世法浮偽
喻如驢乳出世真實喻如牛乳然而驢乳爲
不能出酥縱強抨之還即成尿所以然者勢
分絕也牛乳酥酪乃至醍醐轉抨轉淨唯香

辯正論卷第三

旦三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十代奉佛篇第二上

儒生曰信心漸發邪執稍迴又問曰漢地君

且三

王奉佛至信久而彌篤為福有徵者可得聞乎

開士喻曰自頃日降靈摩騰入洛歸心奉法不可殫言今當為子略陳十代君王三公宰輔通儒博識敬信佛者以告子也

永樂北藏

辯正論

晉世祖武皇帝

龍顏奇偉盛明華運大弘佛事廣樹伽藍

惠帝

歸心妙道契意玄宗仍於洛下造興聖寺供養百僧

愍帝

篤意安感遠降神儀仍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

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餘人

中宗元皇帝

文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

肅宗明皇帝

聰聖玄覽設齊興福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

顯宗成皇帝

至意冥通聖德咸造中興鹿野二寺集經義學百僧

孝哀皇帝

延問侍臣迴心妙理義學百僧

太宗簡文皇帝

建仁恕臨洽作聖欽明造像

第一五一册

烈宗孝武皇帝

壯麗殊偉圖

精心奉法志念冥符師子國王欽其像以表丹情召

聖厚操遠送玉像仍捨舊第為

本起

安皇帝

篤信無怠福興皇業於育王塔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合寺一千七百六十

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

尼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皇帝

啓聖建元遷淨及朴口誦禪

寺供招賢聖

編學千僧

太宗明皇帝

至治克昌口誦般若造丈八金銅像四火鑄不成改爲丈

四立即圓滿莊嚴始就還高文

中寺以

太祖文皇帝

奉齋不殺精心求道其際爲

聖旨欽仰永那務興入法

旦三

右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

二十三人二百一十部名僧智士鬱若

稻麻寶刹金輪森如竹葦釋教隆盛篤

信倍多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太祖高皇帝

子寓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常壽金像七月十五日晉

世祖武皇帝

寺送盆供養三百名
僧造陟屺正觀二寺
經招賢遊玄二寺集義學翻
三百僧三教格量四年考
校

高宗明皇帝

寫一切經造千金像口誦般若
若常轉法華經造歸依寺召
習禪僧身持六
齋務修十善

右齊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一十

六人七十二部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皇帝

性度弘偉風聲朗拔遊心七
覺陶思入禪制五時論轉四
方等造光宅同泰等五寺集重
雲殿講衆千僧國內普持六齋
兆民皆
受八成

太宗簡文皇帝

天姿高朗風神超邁委心
妙法徧覽玄章造貨敬報
思二寺刺血自書般若十部太
后諱日不食而齋撰法集記二
百餘卷法實連
壁四百許篇

中宗孝元皇帝

居體聖多能入微靈悟造天
居天宮二寺召高名高行
千僧自講法華
經解成實論

右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

四十二人二百三十八部僧尼八萬二

千七百餘人

孝宣皇帝

孝明皇帝

文明在政中興大寶復梁社稷
光被生民於荊州造天皇夢也

大明實光
四聖等寺

右後梁二帝治在江陵三十五年寺有
一百八所山寺有青溪鹿苑覆船龍山
韭山等並佛事嚴麗堂宇雕奇觀即發
心見便忘返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帝

膺寶歷以君臨起會昌而司
牧身長八尺鬚長三尺旂毛
覆耳垂手過膝以大願力康濟
群生以大莊嚴截翦多難永言
沛邑思報地恩願使熊都同斯
嘉慶永定二年於楊州造東安
寺復為家國爰遷群生於楊都
治下造與皇天居等四寺皆繡
栴檀柱赫以零瓏長表列於康
轉千柱赫以零瓏長表列於康

世祖文皇帝

衛高門臨於馳道美音精舍未
或可傳善德仁祠詎能為比寫
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銅像等
身一百萬軀度僧尼七千人修
治故寺四
十二所
紹隆三寶弘化五乘盛澤比
於慈雲大明方於慧日天崇
形于四海仁心貫於三靈刁斗
無虞于戈戢戢修治故寺六十

高宗孝宣皇帝

所寫一切經五十
藏度僧尼三千人
機銜歲有豐年民唯大蓄域中
無事天下咸康於楊州禁中里
造太皇始興昭烈王孝太妃於
章陵為始興昭烈王孝太妃於
太皇寺造七級木浮圖金盤將
曜靈北色殊輪與合璧爭輝又

以漢光禪位代五承家式樹始
 田造崇皇寺太建二年重為始
 頭昭烈王孝太妃爰建蒼生奉
 是靈利高一十五丈下安佛八
 長二寸闊一寸飾瑩珍龕藏諸
 寶篋或光飛五色焰起一尋神
 變不窮觀者彌敬造金銅像等
 二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三十萬
 軀寫一切經十二藏修補
 故寺五十所度僧尼萬人
 三
 四

右陳世五主合三十四年寺有一千二
 百三十二所國家新寺一十七所百官
 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輿
 地圖云都下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
 亂焚燒蕩盡有陳大統國爰及細民備

皆修造連甍接棟櫛比皇居表塔相望
 星羅治下書經造像不可紀言無遮大
 會供僧布施放生宥罪弘宣十善汲引
 四民難得稱矣僧尼三萬二千人譯經
 三人十有一部此五代君篤美玄宗廣
 弘佛事立寺造像招集名僧晉世祖來
 蘇家給晉中宗富有江表皇明丕承寶
 運孝武光啓德風宋高祖殷憂稍移天
 步猶阻二年塗鯁四戰兵勞百慮暢於
 曾中萬機總於襟內不倦檀那之業常

持護法之心崇重大乘瞻仰螺髻諷誦
龍宮弘聖不疲清音無繫宋太祖運茲
日用布此天下太平每興解網之仁思
返結繩之政齊高祖洞真假之玄妙盡
儒墨之精華聿修上善光隆下武梁高
祖邁有德之前蹤躡淨名之聖軌紐地
維之既裂振天綱之云頽未明求衣坐
以待旦自強不息敦緝彛倫至於驚峯
典與雞園密義二諦五乘之旨三藏九
部之文亦髡之所未詳青目由來不釋

並得文無重覽義弗再思鄙周孔之俗
謨譏老莊之名理能令先儒解體足使
時彥伏膺罕入戶庭孰窺牆隩獨開聖
覽迥發天情大智閑閑外齊八則小心
翼翼內歛四儀臨赤縣而溢慈悲寄玄
扈以孚弘誓澤周有頂道被無垠靈應
嘉祥兆符先見寬仁德孝史備後書顯
護之所弗傳聶文之所未錄並編之金
簡藏諸寶印覆以珠帳擎以玉牀蓮華
之臺妙於四柱師子之座超于九級非

直輟草之賓書皮代紙亦見衆香之客
灑血淹塵梁記云武帝在位四十九年
每以庭蔭早傾常懷感恩恒加歎曰雖
有四海之尊無以得伸罔極故留心釋
典以八部般若十方諸佛之母能除累

障善滌煩勞故採衆經躬述註解法輪
相繼齋講不絕藉茲勝福望展孝心頻
代二皇捨身以析冥祐每捨身時地爲
震動於鍾山起愛敬寺青溪起智度寺
捨舊第居爲光宅寺至普通八年更造

同泰寺殿臺華綺房廊彩飾陵雲九級
麗魏未寧又於宮內立至敬殿景陽臺
起七廟室月中再設淨饌每及宗廟蒸
嘗未曾不流咽涕泗預從左右潸歎交
懷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
以夜達晨著通史書苑及經律異相三
教義類五典文言數千餘卷至於流恩
獄市多行慈恕其有罪不可原者改容
久之然後下筆察姦聽訟明若通神自
非享宴不許音樂後宮侍御皆無羅綺

內殿寢處衣衾率素布被莞席草履葛
巾天鑒年來口味備斷日唯一食食止
菜蔬蜀獻筠莢訝其香美似肉因復出
勅禁之自古帝王莫能爾者信不可思
議之君父也

晉齊王大猷雅度清簡

安平王志節峻舉

下邳王篤志經術

南平王信而徵

此等諸王莫不翼佐勲業廣崇佛教左右部

王弘度器局淹和

義陽王理思入神

高密王節儉孤標

建平王立身雄勇

落咸使六齊合第尊卑皆受五戒

宋臨川王義慶

彭城王義康

南譙王義宣

臨川嗣王道規

建安王休仁

右宋世諸王並懷文藻大習佛經每月

六齋自持八戒篤好文雅義慶最優炙

輟不窮霞明日朗懸河無竭雨散煙飛

閣內女娘並令修戒麾下將士咸使誦

經著宣驗記讚述三寶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傳覽六經遊心七籍世稱筆海時號儒宗

梁昭明太子

晉安殿下

迴向桑門遵崇釋典講成實論
誦法華經著淨住子二十餘卷
國傳之資悉營功德冥感雅梵
有類陳王躬說共若還同帝釋
金言暫啓已邁前心玉軸纔披
先煥後燄塞惟東夏變超絕之
風擁瑞西河俗
改隆中

昭明道契生知晉安德光天縱
遊禮樂之國馳聘仁義之場
洛濱之譽振古莫儔河曲之文
於焉應速夏開方而連枝十俊
擬以多慙昆季八王流綺氣逸
並學窮百氏文統九流尊重妙
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華旦肅
法歛欽福門至如承華旦肅
城晚開名僧結侶通儒總華吐
納辭理品藻內外能令碩德折

陳鄱陽王

豫章王

衡陽王

桂陽王

義陽王

新蔡王

右六王並漁獵墳典遊戲篇章崇奉經
門研精妙理書經造像受戒持齋每事

悲田相仍檀捨

晉彭城侯劉遺民

撰五時教
著九想詩

預章太守雷次宗

精心慕法
迹栖靈寺

臨淮令周續之

日新道

新蔡侯異顯之

心期

南陽長宗炳之加事
懇苦

右五賢謝職遺榮策名神府從遠師遊
憩意志隱淪等布一心俱履幽極藉美
蒼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氣於八
極汎香風於百年體忘安以彌穆心超

樂以自然

尚書今何充忠素
簡質

尚書左僕射褚翬志操
冰霜

尚書右僕射諸葛恢後道
貞固

尚書馮懷不避
顏色

尚書謝廣抱誠
貞諫

桓玄庾冰輔政之日共扇邪風嫌僧亢
禮充等五賢與議官博士等建議云尋
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式無暫
替今沙門守戒之篤者每燒香呪願必
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
善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由守法是以
先皇御世因而弗革所謂因其所利而
惠之賢愚莫敢不用情上有天覆地載
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宜遵先帝故

事僉議為長眾莫不允

司徒公王謚

謚地因往掘之得一金像含光燭

又七尺別起精舍終身供養

護軍將軍王默

後將軍劉抑

江州刺史庾悅

尋陽太守阮侃

右四賢皆立寺造像歸命釋門

輔國大將軍何無忌

崇信克終造松園寺

凱恭道俗同慶江表會昌勸帝興啓釋門修營功德

雍州刺史郗恢

造彌陀出遊

武昌太守陶侃

侃臨廣州日有漁人怪以海

丹陽尹高悝

悝行福威靈造應寺咸和中

乃得金像無有光跌靈顏希世

清信士張繼世

繼世以捕魚為業見水上

帝送安悝像齊同如一世遂發

清信士董宗之

宗之本合浦漁人每見水

帝送安悝像齊同如一世遂發

太常卿朱鷹

許品月轉一徧三十

鷹在松江施瀆口感二石像

寺供泰鷹遂委命奉迎於通玄

常侍戴安道

學藝優連造招隱寺手自製

光神

符璽郎李通

守志一心

彭城侯黃欣

純厚信

太僕卿王珣

造石澗今終

豫章太守范甯

檀捨不憊結志憚寺持

太常殷仲堪

至孝克終

東海何承天

博覽內外

吳郡張恭

奉誠

兗州刺史王恭

欽勝重德

丞相王導

妙理

瑯琊王珉

直而

太尉庾元規

淳性

廷尉桓茂

德及

太常謝幼輿

顯仁

陳郡謝琨

風彩

光祿周伯仁

清達自任

中丞郝超

託欽賢重法
意速林

右衛將軍楮叔度

通風雅
瞻

長廣太守李嶷

懷碩信

尚書太原公王濛

濟仁厚
世

陳郡殷融

英俊
罕匹

尚書衛玠

敦雅
絕倫

尋陽刺史桓伊

忘已濟物
造宋林寺

侍中袁彥伯

清風
道舉

東陽太守謝安石

神彩
超邁

尚書殷仲文

風流儒雅
抗志雲霄

會稽內史王羲之

文翰
驚絕

益州刺史毛璩

傾慕頂禮
託志持公

文學王洽

劉恢

殷浩

許詢

孫綽等

並一代名流千里駿驥學無棄日洛市

三

一

知其博文手不釋卷傍人懼其為疾英

聲跨俗逸氣超群至若彥伯著後漢書

嘉讚佛理玄關義府崇慕道林

宋尚書宗敬

懇至
感人

中書令沈慶

傾誠
動物

光祿卿戴顒巧思通神顒手製治火六

新亭劉紹至願

徐州刺史王仲德精誠

中書范泰博通

御史王弘清通

侍中司空昭公劉勰謀佐

始興公王恢敬重彌至

儀同蕭思恬子弟合門

尚書謝莊聰悟

齊御史袁敏孫奉成

吏部謝眺綠情貫世

太尉文忠公徐孝嗣

太尉文憲公王儉文忠有柱石之材大憲

特進張緒朝野具瞻篤信其於嘉賓識悟

中書令周顒鮑玄

侍中左民部尚書中書令太子中庶子國

子祭酒徵君何胤素履忠密風

燭之柄氣膺大賢之一期學窮

梁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傳大士

韓楚皆為訓釋靡不必設情業
貧疑虛至實返聚徒教授學治
成群於般若寺立明珠柱深向
釋氏雅敦內教珠柱放光七日
夜
分身世界濟度群生或曾臆之
問乍表金色拳握之內時吐異
香或見身長丈餘臂過膝脚
長二尺指長五寸兩目分明雙
瞳照耀顏貌端嚴有大人之相
遣使齎書贈梁武帝曰雙林樹
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
世苦薩今脩上中下善希能受
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果其中
為宗忘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
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
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

侍中尚書左僕射中衛軍持進右光祿簡

護養衆生梁武延之仍居鍾山
之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盤
石四徹之中恒注甘露六旬之
內常雨天花若題獨設於華林
雲殿間般若玉輦昇殿晏然箕
旨對揚及玉輦昇殿晏然箕
憲司機問但云法地若動則一
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我恐兵
災乃然臂為燈翼樓來榻至太
建元年夏右脇而卧奄然涅槃
子時隆暑赫曦溫暖無異色貌
敷愉光儀鮮潔香氣充滿屈仲
心如恒觀者發心歎未曾有
肅子徐勉溫雅夙問瑋璋早著
韓孟之書風飛茂豎之丈淹中
稷下之學龍宮半珠之道驚山

侍中護軍將軍簡子周舍

華水之卷莫不窮源盡與迹為留心

無勞孟武之問

季康所疑事顯閭塞敬勸不待

九流百氏之記六詩五禮之文邑

皆博窮前古為准當世兼以受

持佛戒迴向釋門絕彼羶腥甘

茲蔬素究龍官之金牒殫鵲林

之玉旨每以毗城勝集摩竭

微言折角解願獨高時彥

尚書今沈約學為世範才蓋時英

尚書僕射朱异建立法幢

始興令陸咸傾心正覺

侍中袁粲操履明直

國子祭酒張充碩學鉤深

太子侍讀王曄絕世無偶

東宮太子庶子柳澄談玄不窮

中書令王僧孺學綜儒

著作蕭子顯品藻內外

度支尚書蕭子恪安道

秘書監何敬容不墜

吏部尚書謝舉而析

行軍主簿劉孝威有安國之詳謹

黃門陳伯之信而好古

中庶子孔休源行立身忠正

中庶子平西北戎昭將軍襄陽郎令劉遵

儀表溫潤風姿韶朗趨步生光
久而可敬芝葉銀鈎之巧堪懸
帳中龜紋鳥足
之奇信安臺上

天官尚書劉孝綽聲名蓋世

襄州太守柳津誓拾簪纓崇玄履道

文學王元長俊氣無前

領軍將軍劉孝儀素履忠孝連崇出世

左丞張稷識真通理

寧蠻長史徐摛風雅開瞻清辨入神

永樂北藏

辯正論

中書顏之推恭儉篤信

侍中中庶子溫子王訓神用韶朗風儀閑俊出忠入孝勇義

尚康墳素必該流略斯絕

散騎常侍章侯王規朝廷羽儀廊廟杞梓昂昂後進飛纓石渠

婉婉未儀
巨三 拒衣金馬

陳尚書右僕射章侯徐陵文章冠絕敬信軍

藏一

少保尚書左僕射袁憲忠節罕輩篤信莫過於上定林寺造

夫紆像
十軀

尚書僕射江總緣情獨拔形于前代於丘山造彌勒像高八十八尺寫

第一五一冊

吏部尚書廷尉卿毛喜

志節高峻仁厚兼隆書過二王學倖

一切經一藏三千七百五十二卷

三貢躬自選筆寫維摩經梁世子雲不能加也

東宮舍人傅綽

學倖王鄭才方謝陸深閨三教妙解一乘拔萃超群

海內推揖

此等所引並有錄者具在史籍不復委言至如謝朓謝覽捨生存義柳悅柳恢推功弗有江淹任昉終始宜哉劉杳顧協著述盡美張弘策之慎密呂僧珍之匪懈鄭紹叔忠誠王業蕭穎首膺義舉咸為世寶抑又通家皆

一代之大儒實四海之名宿並蘊經國之略俱稱君子之門社稷由其乃安上下賴其方穆有文有武匡世匡家人標九合之功並樹千秋之業莫不委其五體敬我三尊忍辱慈悲怨已推物視玄黃其若夢聽鍾鼓其如聲

且三

十五

賤尺璧而重片言投髮膚而祈半偈蒙筆屢盡不能記其所行蔡紙徒窮未易陳其為益茲例甚衆罕以究言暨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宇文拓跋夏蜀陳隋世貴時英閭閻士女高門連於閭闔崇基接于太階戚里之皇親帝

京之富室顯顯慕道各各橫經口誦金言手
披玉軸其衆也如草木之依大地其遇也猶
鱗介之汎長川至於白屋農夫無名野老薄
知希向少發信心者不可稱計胡得紀言所
以福祐於四生慶資於三世允仁允恕及子
及孫其能行之德無不至也

魏氏太祖道武帝

諱珽字叔孫
崩生民不見
鍾喪亂宇內
分

默首時觀我馬之迹禮樂文章
掃地將盡太祖以雄傑之深姿
包君人之雅量堯平朔野庵有
中州大啓龍光潛被日用天興
元年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尚
矣於京邑建飾客範修整寺舍

太宗明元皇帝

又於虞統之地造十五級浮圖
起開泰定國二寺寫一切經
千金像召三百名僧每月法集
諱嗣明敬寬雅非體不言
慙念四生敬重三寶仍於
鄴下大度僧尼

世祖太武皇帝

諱燾字叔孫
正續四海牢籠萬邦迴內

高宗文成皇帝

一乘歸依三寶復伽藍之勝地
創招提之淨宮仍於鄴城造宗
正寺後因崔冠始淪正法
諱浚字宣達穎悟風格異倫
重興佛教修復寺宇釋門
廣被始自文成凡度僧尼三萬許人

顯祖獻文皇帝

諱弘德配彼天道隣極
聖造弘隱寺召坐障僧

高祖孝文皇帝

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
濟益以太后忌於陵左造絕
膳二日哭不輟聲仍於鄴都
安養寺碩德高僧四月雲集六
宮侍女皆持年三月六日其
進誦經者並出家事無諱忌
務不於周卷覽之便講愛奇好
手如飢渴善談老尤敦釋義
情如富賤文章百篇尤敦釋義
才藻世務妨道而初承洪緒
不著府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
遜拱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
奕所標固以符冥化及躬總
大政欽一日萬機十許年問
暇給朝野稽古御天捨帝王
翼作朝而盡聖窮神繼天紹曆
文章然而盡聖窮神繼天紹曆

世宗宣武皇帝

奉為先皇於大覺寺修葺臺宇
觀苑隆厚供給豐華影塔經臺
蔡然簡舉上標金剎下列銀楹
鷹翼排肩雲龍首承日名僧繼踵
法侶懸苑梵響禪林名三香閣
風流不墜所度林名三香閣
僧尼一時萬四千人所為諸僧朝
僧尼一時萬四千人所為諸僧朝
世宗宣武皇帝臣諱恪於式乾殿
愛經史尤長釋義善風儀美客
我懷遠人調禮樂以旌後達於
以懷遠人調禮樂以旌後達於
三河六郡之地涇渭灞澂之區
造善通六郡之地涇渭灞澂之區
寺供養三學千僧貞體二鄰
肅宗孝明皇帝諱詵得一千僧
肅宗孝明皇帝諱詵得一千僧
開步仍於鄴下造大覺寺窈窕
曲房參差複殿風飈出其戶牖

敬宗孝莊皇帝

諱攸風神秀邁姿貌瓌偉素履忠貞風稱民望造五

雲霞起於蔭極高見珍木之相
絲傍想芳草之交茂其如須達
金地差得相方迎
蘭竹園猶難比擬

西魏武皇帝

諱脩善窮數術象開武藝纂登
其之要旨欽出世之玄猷永熙

文皇帝

諱實炬立德立仁允文允武常行
信捨無運慈悲大統元年造般若

寺極濟孤老起七覺殿為四禪
華身持淨戒起七覺殿為四禪
室供養無輟
檀忍不窮

孝靖皇帝

諱善見

右魏肇膺王瑞遠叶冥符慶集壽丘神
照若水九圍仁被四海威加繼三皇之
懋緒纂五帝之徽蹤高祖以藏聖御天
徙京定鼎世宗以啟明承統廓寧夏區
紹累聖之基資則天之統式觀乾象俯
協人謀遠遵古式深知時事考龜習吉
遷宅漳滏再昌寶曆剋樹洪基聖德重
光暨於九葉而受終文祖運鍾靖帝右
元魏拓跋氏君臨一十六帝一百八十
九年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又於北代恒

安治西旁各上下三十餘里鑄石置龕
徧羅佛像計非可盡壯嚴弘觀今見存
焉雖屢遭法滅斯龕不壞其王公貴室
五等諸侯寺八百四十九所百姓造寺
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萬人譯經一

十九人四十九部

高齊高祖文宣皇帝

詳降就日之靈垂望
雲之慶河國負宇驗帝
錄之楨持海外占風知咸秩貴道
有聖九牧來貢百神咸秩貴道
尚德藏用顯仁或出或處非小
節之所量乍智乍愚故大人之
所鑒至如弘通像法莊嚴金地
機來深淺並赴涅槃之門土隨

淨慢殊等瑠璃之色至如折伏
滿華之禮所以准的能仁碎波
昭華之禮所以准的能仁碎波
旬之衆憲章覺者輕輪王之尊
固是大權應物弘普利生者也
天保之始請稠揮師受菩薩戒
於是又斷肉糜酒放捨鷹鷄去
官鯨網又斷天下屠殺六月六年
三勸民齋戒諸官園及六坊私
公華菜皆悉除之外有者不許
入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又
以昭玄大統法上為戒師帝布
髮於地令師踐之天保二年詔
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
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之類
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
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為報
德寺所度僧尼八千餘人十年
法中大盛

肅宗孝昭皇帝

諱演襲祖電之徵繼星虹
體通居尊顯仁作聖奉崇至教
情寄玄門恭國法輪尼國廣說
四諦八捷之旨五乘十行之詮
香山巨力且曰難勝表裏皮書
循云未備隨世問之行業應群
生之弘誓奉為先皇寫一切經
一十二藏合三篇八千四百七
卷青首紫條銀繩金縷覆以蓮
華之帳擎以酥子之臺文與日
月俱懸功將造化周廣凡度僧
尼三千許人

世祖武成皇帝

諱湛廣濬群生應遊佛利
芳林園內更興華蓋之詞
洛邑城旁還紆璽玉之頌
別觀並樹伽藍壁玉珠璣咸充
供具躬自樹禮每事經行大寧
元年創營寶塔脫珍御服並公

周孝愍皇帝

右高齊五君三十年皇家立寺四十三
所譯經六人一十四部

檀則轉大品
經月盈數編
諱覺明裕研機引通弘達天縱
神武民歸敬弘金鏡以居纂
齊王術以建柱則達剝喪世距
雲雷地絡絕維曦輪掩曜邇迴
九服震駭百靈既而象緯重章
宸樞再紐惟存作聖知機日神
周元年大弘像化海內名德慕
義歸仁廣開解脫之門洞啓菩
提之路欲使天窮有項等被
慈雲地極無邊俱蒙慧日
諱毓君臨萬國平章百姓內親
九族外穆四門封介丘之瓊
觀塗山之穆四門封介丘之瓊
列辟度官五戒十行俱識歸依

孝明皇帝

太祖文皇帝

世道外觀內覺同登解脫之門
先皇敬造盧舍那大佛一軀
二菩薩高丈六尺等身一軀
像一十二軀各一菩薩及金剛
師子等十二明極天妙同神製
諱泰聰穆百辟時序上隆休寶
門允穆於長安中立追遠陟岵
大葉禎國安定中興等六寺度

高祖武皇帝

一千僧又造天保寺供養瑋法
師及弟子七十餘人於安州造
壽山梵雲二寺又造大福田寺
供養國師實禪師又於實師墓
所造福田寺又為大可實師墓
汗大伊尹尼造突厥寺
諱瑩膺期御辨經鏡乘乳登
上格下之訓天經地義四維
五緯殊方則以地軸移風易俗
失紐則援之以地軸移風易俗

孝宣皇帝

安土治民道被震門昭華陳賜
奔之玉功開靈中謁外福成
二年為文皇帝造錦釋迦像高
二丈六尺并菩薩聖僧金剛師
子周迴寶塔二百二十軀莫不
雲岡龍氣俄成組織之工水濯
江波非假操刀之製照淨土於
神光開化佛於寧等三寺飛閣
造寧國今昌未寧等三寺飛閣
跨中天之臺重門承列仙之觀
雲薨藻梳編挂文槐夏戶秋憲
蓮池奈苑虞瘳精潔凡一度僧
見者忘歸觀之眩目論一千七
一百餘部後人所寫論不善七
百餘部隆佛過張發始為不善
諱贊重隆佛過張發始為不善
像四龕一萬餘軀寫般若經三
千許晨經行誦念立四大願志
夜清晨經行誦念立四大願志

三菩提

右周世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

百三十一所譯經四人一十六部

隋高祖文皇帝

諱堅膺十齡之運當百王之造化末玄德通於神明至功包於辰成熙庶績於是抑瘡瘳而運乾象履文昌而齊斗極經緯之業重先紫微仁盛聖明之安融華日月至德被於人鬼神化合於陰陽威震九圍澤霑四溟紹三皇之懋緒纂五帝之徽蹤赤雀瑞鹿祥龍總萃於江玄龜遊於蘭圃致騶虞於平陸降麒麟於富昌東繅西鶴紛綸上苑丹鳥翠鳳煥爛華林殿閣

產於靈芝柱礎成於美玉石闕奇宇山出嘉聲甘露草叢生嘉苗景星曜渾潤八表明等以合變洽合秀孿者能步疇者能言慈洽九垓深潤八年來乃聖乃神多藝無為之政遠嗣離連有道之風寔方炎昊聞思訟比屋可封弘護若心汲引與念棟三實荷貞四生間皇三年詔曰朕欽崇聖教念存神宇其周所廢之寺咸可修復京兆太廟蘇廐來勅於京城之內還形勝之地安置伽藍於是合京城內無間寬狹有僧行處皆許立寺並得公名日著高祖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同州殷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同州殷若尼寺神尼之房于正氣燭符赤光滿室浮輝溢戶紫焰天其內觀者莫不驚異互相禁

約不許外開比至三日紫氣充
庭其人物在內皆成紫色四隣
望之氣如迴蓋或似高樓復有
景風甘露合穎連枝池發異華
林生奇果護持保養及登大位
仍為神尼開皇四年奉為太祖
爰憶舊居開明皇太后以般若
武元皇帝元明寺焉般若寺
故基造大興國寺焉般若寺
遺建德內外荒涼寸椽一瓦
地皆盡乃開拓規模備加輪煥
七重周亘巨金盤相持龕室高竦
闌宇逕袤之風又以太祖往任
鐸州亦造大興國寺京師造大
興善寺大造之興國寺京師造大
設憑虛梅梁架迤壁璫曜彩玉
穎合輝畫拱承雲丹檻捧日風
和寶鐸雨潤珠璣召六和覺之
華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和大德

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許人經
事供養闕五年爰請大德四
法師受菩薩戒因欲廣弘
詔曰朕夙夜匪懈多事於
欲歸依三寶請覺教勝果以
二受十戒然菩薩之教興
殿為先戒行之本慈悲為
脫為幽閉有慟之懷自預
下因悲可原故計天下輕囚
放者二萬四千九百餘人含
罪蒙降者三千七百餘人含
戴髮相趨舞蹈心明茲慧日
稱慶之意欲同知遷善也其
有生之類同知遷善也其
云佛以正法付蜀王是
尊受佛以正法付蜀王是
世每月佛付囑旨今已隨
轉經師請二七僧隨番於
興善殿讀一切經雖日覽萬機

而耳餐法味每夜行道皇后及
宮人親聽讀經若有疑處問三
大德又於亳州造一天居寺并
造武德寺一千餘間各供養三
僧始龍潛之日所經行處四十
五州皆造大興國寺於仁壽宮
三善寺為獻皇太后造東禪定
又詔曰若能高蹈清虛勤求
世咸可獎勸詒訓垂範山谷關

遠舍靈輶異幽隱所好仙聖
居學遊之趣向者廣石泉
息巖去來形骸所待有須
給其五嶽及諸州名山之下
置僧寺一所并田莊成壽元
文帝獻后及官人等咸無損
於四光州明造寶塔之紀自
神變殊常具如王劭所紀度
皇之初終於仁壽之末所度僧

煬帝

諱廣
德

尼二百三十三萬人海內諸寺三千
七百九十三萬所凡寫經論四千
六百一十三萬卷
六藏一十三萬
修治故經三萬
造一金銅檀香夾紵牙石像等大部
小一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軀修
治故像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軀
四十許軀宮內常造刺繡織成
等不及畫像五色彩施五年營造
等不及畫像五色彩施五年營造
德弘揚莫能紀
隸首無以如承大業至德先被
嗣膺武王黎元占風候雨
兆神化覃洽於蟠木流沙之地
之鄉梯山請於九流窮源
汎海輪駁外洞殫造化之窮
究真如之妙理冠古鼎湖
體物超前緣情冠古鼎湖
之駕邈矣寧追長陵之薨然
茲末乃聿興淨業標樹福田大

葉元年為文皇帝造西禪之寺
並式規大壯備准宏模起如意
之毫列神通之室仁祠切漢壹
刹下霄寶樹八行和鈴四角龍
從三千層之格撲懸自響之鍾
護千葉之殿達飛來之座色吞
琅瑯之殿達飛來之座色吞
珍奇具諸大物又於高陽造
聖寺碑文秘書郎於世南撰
乃像音閣以述臨曉華臺之相
拒金波夜上徘徊壁之側玉
繩曉映的歷雲於軒牖靈龜禪
於房帷生風雲於軒牖靈龜禪
室像設化城涌塔寶臺極國神
變又於道場設無遮大會度清
信士女百二十人奉為文皇帝
敬造金銅釋迦坐像一軀通光
趺七尺二銅釋迦坐像一軀通
紺翠體耀紫金故瑞初諸郡各
堂宇既感通於嘉瑞初諸郡各

圖寫為又於并州造弘善寺傍
龍山作彌陀坐像高一百二十
尺楊州造慧日道場京師造十
禪寺日嚴寺香臺寺又捨九官
為九寺於嚴寺香臺寺又捨九
造寺平陳之後於揚州裝補故
經并寫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
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千
萬三千五百八十一卷修治故
一十萬一千軀鑄刻新像三千
足八百五十軀所度僧尼
尼一萬六千二百人

右隋譜錄如楊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
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一十三萬
六千二百人譯經二十六人八十二部
然有隋建國佛教會昌文帝創啓靈儀

永樂北藏

辯正論

第一五冊

[illegible]

辯正論卷第四

旦四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十代奉佛篇第二

唐高祖太武皇帝 太宗文皇帝

魏元氏大丞相勃海王

侍中太保司徒公廣陽懿烈王

廣陽忠武王 司徒廣陽王

廣陽文獻王 相國高王

汝南王 宜都王

上黨王穆

淮陽王尉

東陽王丕

秦王翰

司牧高陽王雍

濟南王文若

中山王熙

尚書令廣陽王嘉

齊獻武王

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常山王鷲

河東王苟

淮南王他

司徒北海王詳

彭城王勰

安豐王延明

瑯琊王誦

陳留王虔

鉅鹿王闡

錄尚書事彭城王韶

譙郡王亮

江夏王彞

臨洮王榮

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熙

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國珍

司徒祖瑩字元珍

司空李無爲

太傅昌寧王李奐

少保建昌公竇略

司空高傲曹

司徒高隆之

侍中尚書令元乂

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

吏部尚書邢巒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陸政

太常卿恭侯鄭瓊

雍州刺史韓仲詳

黃門崔陵

幽州刺史盧令守

沛郡太守趙元則

河南尹武邑公李獎

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

衛尉卿許伯挑

散騎常侍溫子昇

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確

太尉蘭陵王長恭 司徒瑯琊王儼

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大都督錄尚書廣平王

大司馬清河王亶

左僕射廣寧王孝珩

侍中尚書令錄尚書事使持節都督趙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史帶

六州都督并州大中正長安公

晉昌王唐邕

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字明月

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錄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太常清河王高嶽

四

太宰章武王庫狄千秋

三

侍中秦王高歸彥 侍中尚書令元羅

尚書令高肇 太尉彭樂

司徒潘相 司空司馬子如

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

少傅尚書僕射魏收

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纖

右僕射崔季舒

左僕射燕子敬

僕射趙彥深

侍中斛律孝卿

侍中斛律文若

侍中徐之才

侍中高正德

七兵尚書王元景

太常卿崔昂

散騎常侍劉逖

衛尉卿杜弼

殿中尚書邢子才

秘書監祖孝徵

尚書左丞封孝琰

使持節平南將軍仁州刺史金紫光祿

大夫安康侯樊儒

周柱國襄州總管衛王

柱國益州總管趙王

柱國雍州刺中齊王

太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晉國公宇文

護

柱國尚書僕射楚國公豆盧寧

太傅柱國大將軍太宗伯鄧國公竇熾

侍中柱國大匠卿武衛將軍冠軍將軍

中散大夫安豐公段時

柱國雍州牧南兖八州諸軍事兗州總

管鄧國公竇恭

大將軍幽州刺史安定公宇文貴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洗馬雲寧莊公瑯

瑯郡王拓拔勝

使持節陝州都督行臺郎中通直散騎

常侍河東公宇文善

開府儀同三司陽化公元昂

柱國大將軍隴東郡公楊纂

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侍楊操

司空貞侯鄭穆

侍中少傅京兆郡守行臺郎中大匠卿

燕郡公盧景仁

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遲綱

大將軍南蠻都監常山公柳慶之

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席顧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潼州刺史

徐國公若干鳳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河公侯莫

陳休

太師柱國蜀國公尉遲迥

開府儀同三司安政公史雄

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化公丘洪

寶

益州刺史中郎新州刺史蔡胥

且四

開府威遠將軍王靜

五

大將軍和雞雄 大將軍爾綿永

司金大夫破多羅紀

軍司馬洪和公意力勤仲慶

隋弘聖宮樂平長公主

皇太子勇

秦王俊

蜀王秀

蜀王秀妃長孫氏

益州長史昌平公元嚴

漢王諒

太師上柱國申國公李穆

太保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

上柱國使持節淮南總管壽州刺史觀

王楊雄

大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竇毅

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魯國公虞慶則

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頴

上柱國左衛大將軍陳國公竇抗

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

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刺史

左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

上柱國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

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

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威

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東太守竇

慶

上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嵩

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崔鳳

上柱國河間王楊辟邪

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崗公段文振

著作郎濟南侯王劭

且四

上柱國亳靈四州總管海陵公賀若誼

六

使持節大將軍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

趙國公獨孤羅

上柱國涼益六州總管蔣國襄公梁睿

上柱國廣宗莊公李崇

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涼州刺

史字文慶

上大將軍營州總管魏興公韋世丈

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庸公韋世康

廣漢太守襄垣侯薛琰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期命世叶
一匡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發自參墟克定
京室弔俗之規已布約法之教便伸并集五
生化覃四表地紐還正天維重張自東自西

遠安邇肅而義旗初指經彼華陰望祀靈壇
以求多祉其地乃萬國朝宗之路六合交會
之樞可以瞻仰儀形栖遲禪誦乃於神祠之
右式建伽藍造靈仙寺一所碑文李庶子百
藥製藻黼交映金碧相暉引曜朝夕之光煥
爛虹蜺之彩華臺森聳近對蓮峯畫觀岧嶢
斜臨貝闕又造像書經備修提福京師造會
昌寺勝業寺慈悲寺證果尼寺集仙尼寺又
捨舊第爲興聖尼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宇
輪奐像設嚴華複拱圖星重楣畫月高窓蕩

霧洞戶延風慧苑禪林莫不周備武德元年
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營建道場設無遮大
會繽紛羽客執板來儀容與福田揚煙總萃
步虛纔引殆過行雲清梵徐迴堪留度馬芬
芳妙供類五淨而擎來照灼名華麗三山而
捧至於是車馬偏側士女駢填若湊峴山如
爭楔飲假今日光通夢唯傳白馬之徵菩薩
應生徒聞赤鳥之歲比之今日良有愧哉
又爲太祖元皇帝元貞太后造梅檀等身像
三軀相好奇特莊嚴希有於慈悲寺供養武

德元年仲春之月于時韶景揚暉青祇獻祉
兩儀交泰萬物咸亨應多福之宜布惟新之
澤命沙門道士各六十九人於太極殿七日
行道散席之日設千僧齋法琳以釋老二教
同處弘宣冀神功將三景連衡寶命與二儀
齊久乃課鄙詞上頌云爾
緬尋曠古遯聽元皇時因作訓用智垂芳
析思望秩報德蒸嘗唯崇小祀焉聞大方
未弘三教但佩九章膺期撥亂粵我聖唐
明達因果端拱文昌化侔十號仁深百王

律中仲月時登少陽下憐蠢蠢上答蒼蒼
式陳金闕爰開道場日宮照曜星臺焜煌
空懸珠影燄動輪光雲披玉宇煙散名香
供疑飛下聲含鳳鏘麒麟表瑞甘露呈祥
功隨劫遠德共天長恩霑有際澤被無垠
命同元始體類金剛鴻基永永降福穰穰
唐太宗文皇帝
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皇天帝之靈幽房啓
高陽之基姚墟構重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
衝天龍顏鳳臆之形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

口之異豐上允下之奇聰聖玄覽知來藏往
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凡厥天授具體自然往
潛初德經綸天下屬隋氏季世寓內分崩火
燎崑崙水飛滄海王世充跋扈於鞏洛竇建
德趲趲於冀定唐弼薛舉旣蟻聚於三秦黑
闥武周亦鷁張於六郡皆爲逐鹿之意各開
僭號之儀擁無賴之子弟率烏合之徒衆縱
牛羊之力發水草之凶河右已來龍蛇等斃
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競有來
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興抒軸之悲我皇居帝

子之親膺天策之命用若厲之重救蹈冰之危以夕惕之深赴倒懸之急備行九伐總統六軍上臨之以日旗月旗下布之以天陣地陣鼓聲震野氣動天門角響鳴山威驚地戶於是帶流星而迴入乘奔電而前驅莫不瓦解冰銷風行草偃凱歌獻捷無與論功自天皇九紀已來五十二戰之後凡經一百二十五代一千三百五十九世一千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七年已來仗鉞臨戎麾旄誓衆驅除氛祲夷前攬槍拯橫流之溺救燎原之

禍平一區宇廓清天下未有我皇之用兵也高祖凝神毓聖馳想煙霞之表出窅入冥高蹈天人之外往以萬方昏墊百神愆祀屈穎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沉溺黔黎蒙再造之德庶類荷裁成之恩上以黃屋爲心俯以蒼生爲念脫屣之懷無忘於靈府釋負之志有形於明發喜穉郊之可託忻宗祏之有主考時練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膺鑒撫作貳春宮德覃內外仁被幽顯旣而重光掞彩照燭宇宙之間副武弘仁衍溢風雲之際聿遵三

善爰負萬國及天門重啓寶曆惟新臨赤縣
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
日徧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流舜雨寶舟沉
而更涌慈雲捲以還舒仙臺將法苑共華玉
鏡與金輪齊轉澤周有頂道被無垠靈應休
徵兆符先見自寬仁德孝史備後書每以解
網爲心結繩在念意欲永空囹圄長息烽燿
齏齏群生同歸仁壽茫茫率土共奉真如貞
觀元年獻肇夾鍾之月高豎勝幢少陽姑洗
之辰洞開慧殿京城僧尼並於當寺七日行

道齋供所須有司准給散齋之日總就大興
善寺貞觀二年下詔曰神道設教慈惠爲先
玄化潛通亭育資始朕恭膺大寶撫愛黎元
矜愍之心觸類而長是用傍求冥貺幽贊明
靈所冀九功惟序五福斯應比嚴霜早降秋
實不登靜言寡薄無忘慙惕今百穀滋茂萬
實將成猶恐風雨失時字養無寄敢藉聖明
介茲多祉宜爲溥天億兆仰祈加祐可於京
城及天下諸州寺觀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
轉經行道每年正月七月例皆准此玄恩咫尺

尺聖力冥扶景風膏雨應時屆節嘉苗種稔
被野亘原國富九年之資家豐萬箱之斂皇
帝宿樹五恒曠資十善啓興王之霸業赴億
兆之歡心但以建義之初時逢世季親當矢
石屢總元戎或東剪七雄西清八水縱神兵
而戮封豕乘天策以斬脩蛇既動赫斯之威
恐結怨冤之痛其年季冬躬發詔旨自隋末
創義忘存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殄黃鉞之
下金鉞之端凡所傷殪難用勝紀手所誅剪
將近一千竊以如來聖教深尚慈仁禁戒之

科殺害爲重永言此理彌增悔懼爰命有司
京城諸寺皆爲建齋行道七日七夜竭誠禮
懺所有衣服並用檀捨冀三塗之難因斯解
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
之道三年孟春降勅京城勅僧尼於當寺每
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大雲等經十一以爲恒式
又奉勅波頗三藏等於大興善寺翻寶星經
琳爲序曰
寶星經梵本三千餘偈如來初證覺道度目
連身子及降伏魔王護持國土說此經也自

像化東漸綿歷歲時三輪八藏之丈四樹五
乘之旨顯神光於石室流梵響於清臺雖鞮
譯相尋尚多疑闕我大唐皇帝迺聖迺神允
文允武乘機撫運拯溺救焚反上皇之風行
不言之化去泰去甚既揜頓於八紘無事無
為迺朝宗於萬國瀚海天山之地盡入提封
龍庭鳳穴之鄉咸霑聲教仁踰解網治踵結
繩大德閑閑外齊八則小心翼翼內整四儀
臨赤縣而溢慈悲寄玄扈而敷弘誓每以諸
有非樂物我俱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有中

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唐言光智普傳法化
不憚艱危遠涉葱河來遊震旦經塗所亘四
萬餘里以貞觀元年庚戌泊于京輦既登上
席爰懋錦衣有詔所司搜揚碩德兼閑三教
備舉十科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寺請波頗
三藏法師相對翻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
玄暮等譯語沙門慧明法琳等執筆承旨慙
懃詳覈審名定義具意成文起貞觀三年三
月訖四年四月凡十卷十三品用紙一百三
十幅總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二言其年仲冬

勝光寺主僧珍奉勅就宮迎像於勝光寺供
養四年獻肇諸寺大德四十九人經三七日
慶像行道日滿設千僧會王公並來行香琳
又上

皇帝繡像頌曰

十一

十二

緬以八樹韜光兩河晦迹匿王戀仰鑄鑠而
寫全身迦帝翹誠鎔金而圖真相乃泊乎青
晴南度白馬東翻像教鬱興靈儀徧時於是
儼神姿以登松井屈聖體而施明珠光烈張
橋色流滄瀆示佩日於漢后感揮毫於晉君

或顧步而躡萬山乍徘徊而遊夢渚禎祥嘉
瑞兆自由來未有刺繡圖真援空範狀我大
唐皇帝景植四弘夙資五德梓功邁於軒昊
至治美於成康仁勲上玄力侔大造慶雲垂
彩金鏡含七曜之暉瑞鳥呈祥玉燭和四時
之氣素髮文身之長俱請命於王庭寧曾瞻
耳之酋共獻縣於魏闕加以留心八正篤意
五乘廣運檀那聿修淨業求言善逝冥漠何
追爰勅上官式摹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幀
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備搗仙藻殫諸神變

六文雜踏五色相宣寫滿月於雙針託脩楊
於素手妍踰蜀錦麗越燕縵紛紛綸含七曜之
光布濩列九華之綵日輪吐焰藹袁宏之絲
運目凝輝發秦姬之縷楊侯百里之珠慙斯
百福子羽千金之璧愧彼千輪華蓋陸離看
疑涌出雲衣〇摇曳望似飛來何但極思迴腸
抑亦巧窮玄妙以今歲在庚寅月居太簇三
元啓候之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
光伽藍設齋慶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大秦
紅粟備香積之餐周穆金膏陳梵王之供四

等福田生生具足六因善報世世莊嚴劫石
碎而寶曆長存芥城空而皇基未固不勝慶
悅輒迺頌云
於鑠上帝天策我君乃神乃聖允武允文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楨符輝煥美氣氤氳
光宅天下攸序彛倫體道迴向式建福田
針裁赤果縷制青蓮文含綺爛彩奪霞然
華疑迥發蓋似空懸方諸涌地邁彼騰天
歲在提格時旅青陽奉遵徽命爰崇道場
十科星聚八座霞張風迴雅梵殿鬱名香

鴻基盛業 永永無疆

主上每以聽覽餘暇遊息藝林討孔壁之謨
披石經之訓觀百王之往事考三教之指歸
而謂理未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詳夫性
靈真要可以持心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

矣眷言法藥有意流通爰有中天竺國三藏
法師本刹利王種姓刹帝名波羅頗迦羅蜜
多羅唐言作明知識遠聞唐國弘闡大乘故
涉葱河來遊聖世以貞觀元年大呂之月躬
賁梵本達乎上京昔高宗治興傳巖入夢今

我皇道盛德星現野法師識度通敏器宇冲
邃五百應供結集之文八萬修多所詮之理
自法蘭赴漢僧會遊吳傳譯相尋而有所未
喻者法師皆委其首末究其異同假令內部
諸計外人別執莫不吞若胃中說猶指掌至
於承華論席肅成解義特蒙悅可簡在帝心
其四年孟春有詔波頗三藏等可就勝光伽
藍翻譯般若燈大莊嚴二論上柱國尚書左
僕射邢國公房玄齡散騎常侍左庶子詹事
杜正倫等奉勅銓定碩德一十九人右光祿

卷四

十四

大夫太府卿蘭陵男蕭璟爲勅使檢校百司供給四事豐厚琳又預充執筆迺爲序曰般若燈論梵本有六千餘偈摩伽陀國種姓大士婆毗薛迦菩薩唐言分別明之所作也始夫萬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幻如故雖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無生是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心體寂達觀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所寄於是分別戲論不待遣而自除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在不離無

住無依者也佛滅度後七百年間有出家菩薩厥名龍樹深達實相得無生忍爲報佛恩開演中論付法藏云其人於像法中然正法炬折邪見幢外國傳云智慧日已頽斯人今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寤令覺中論凡五師

卷四

十五

注釋分別明菩薩即一人也此菩薩多聞總持智深志固以本願力不捨群生住脩羅宮待見彌勒屬以去聖時遠衆論紛然致令雪山採藥多收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誠恐一理不窮反增邪見一言不盡翻起異端乃

讚述龍樹偈文爲茲般若燈論其爲論也訶斥內外讚揚真俗窮無生理究竟相源照無不寂寄名般若執無不破喻曰明燈蓋方廣之中心諸佛之行處矣嗟乎後之學者便息百城之遊末無五失之謬論凡二十七品爲十五卷若內人立義皆標人名無名者例稱自部若外人立義亦標人名無名者例稱外人縛解品已前慧贖執筆觀業品已後法琳執筆於是起四年夏訖六年冬勘定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奏聞勅令所司各寫

十部散付諸寺普共流通既踵輪王十善化世國內諸市悉斷屠行普禁民間不許宰殺江南之地立寨取魚三十餘州觸處皆爾必須破堰然乃取之所取者比鄧林之一枝枉死者過恒沙之億數又降慈造悉廢除之又屬歲阜時和海內豐稔又度僧尼三千人諸州散配既而德動上玄感通至聖七難俱殄七福備臻恩洽九垓之表威加八極之外其年孟夏匈奴王頡利等並率其臣子攜其部落襁負爭趨前後繼踵延望闕庭傾國而至

謁天門而請命就夷邸以餐和不煩衛霍之
師自窮巢穴詎假軒轅之衆席卷逋逃漢南
無雜虜之憂塞北罷強胡之寇馬岸龍堆之
域旣沐唐風交河青海之濱咸爲聖土康哉
康哉共歡於茲日無爲無事同慶於今晨統

卷四

十六

天立極之功獨高前古奉佛崇善超諸徃賢
主上曾經戰場白刃相拒至于登極情深厥
衷乃下勅凡所陣場並建寺有司供給豫令
周備宇內凡置十所嚴整可觀又昔因避暑
躬幸南山卜此神居啓茲大壯其地也帶秦

川之眇眇接隴岫之蒼蒼東觀浴日之波西
臨懸月之浦鳳企窮奇之石鬱律鑽天龍盤
譎詭之崖穹窿刺漢豈獨巖松撥日抑亦澗
竹捎雲實四皓養德之場蓋三秦作固之所
爲太武皇帝捨而爲寺旣曾利見因曰龍田
又送太武及主上等身夾紵像六軀永鎮供
養大衆所資有司供給無勞買地不待布金
逆風和氣之香氣氲滿院吉祥柔輦之草爛
熳垂階又爲穆太后於慶善宮造慈德寺甄
叔迦寶閣浮檀金種種莊嚴一一華麗雖知

[illegible]

辯正論卷第五

旦五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十代奉佛篇第二下

魏元氏大丞相渤海王

神氣精靈天姿秀異
德備文武藝兼禮樂

珪璋社稷之器廊廟柱石之才
實有王佐之風咸稱靜亂之託
至於歸心服道獨超名輩不恪
象馬無愛珠璣於宛國寺興建
塔寶

侍中太保司徒公廣陽懿烈王

廣陽忠武王

司徒廣陽王

廣陽文獻王

相國高王

汝南王

宜都王

右七王並敬信居懷敦崇為業或文或武匡國匡家叶柱石之風有廊廟之德知空雲之遽變識蜃氣之非常同悟已

旦五

身等歸磨滅乃迴心佛理共遵聖化咸

受八戒俱持六齋造寺度僧設會崇善

上黨王穆

常山王鷲

右二王穆性和厚美形貌驚容貌魁傑腰帶十圍立性方雅少言清慎常息省

聞雖當炎暑不解衣冠官至侍中大司

馬

淮陽王尉

東陽王丕

河東王苟

淮南王他造法王寺尉苟

五他並容貌壯偉大耳秀眉四十年中三長月六守齋持戒無

秦王翰

開謀

造當世之務盡成敗之理近事遠

啓於時誦維摩經注土寺年
者望重負杖來朝然王又聲氣
高朗博記國事問無不知及享
宴之際恒居端坐每與王公學
士大德名僧研佛理抗音大
言謂衆人曰佛教冲洽非儒墨
者所謂衆人曰佛教冲洽非儒墨
知者

司徒北海王詳

司牧高陽王雍或一

彭城王勰

自本伎或他居外戚總政本之
要當神州之重並感國珠嘉勵
己克心式光朝政敷宣治送而
虛襟佛理崇信法橋造像書經
與立塔寺寫一
切經一十二藏
鑿盡心力保護世宗內外指撫
至千坐立法門大啓佛事廣興

濟南王文若

創建造伽藍
風流寬雅姿制閑裕吐發深
美辭允淹和時人爲之頌曰
三公楚楚盡琳瑯未若濟南備
圓方至於口誦金言心期淨土
持齋菜食護法
敬僧無以加也

安豐王延明

中山王熙並以宗

琅琊王誦

學文俱立道場齊講相續以香
汁和墨寫華嚴一部五香府四寶函
盛靜夜良辰消齋行道每放五
色神光照曜臺宇衆
皆共觀倍更發心衆
義綜六經史該百氏衣冠
朝野所推高論清風獨超時輩
弱冠歷聘梁武帝奇之與語終
日梁武謂曰昔王陵在漢蓋維
相蜀所成何必本土其見
禮如常與梁武帝亦不貴之願以
淮王誦而梁武帝亦不貴之願以
敬重爲意六齋之日恒設淨供
獻佛飯僧俸祿
所資多入經像
尚書令廣陽王嘉
切經九得三偏造十卷歸心
二皇爲衆經抄一十卷歸心

陳留王虔

委命志
在法城
姿氣魁疑
虛心慕道
其後歸俗
絕倫自小
出家

齊獻武王

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思此恭天
威同夏日恒至心於焉於大
道於八方修心克已迴向
正法造大悲寺普濟群生

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鉅鹿王闡

錄尚書事彭城王韶

譙郡王亮

江夏王昇

臨洮王榮

並築風

格超倫而信敬
法言迴向釋氏

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熙之文明皇太子

至信於諸佛圖精舍七十
二所寓一十六部一切經常與
名僧講論佛義

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國珍靈太后

事齊潔自誦禮拜書經造
修起正化寺供養百僧

司徒祖瑩字元珍鎮莫多福資神積善器

碧維之辯平握雕龍之
大義府玄宗於是手在

司空李無為遠懷文抱質鴻鵠將已鉤深懷致

四海之志驥驟方聘已飛使懷
之心雖政事穀廣常以金剛般
若為業每月六

齊終身靡廢

太傅昌寧王李寔終身雅正為人清儉慎

六齋心持五成

少保健昌公竇略素抱伊霍之量風懷柱

乙之官而不驕制備識風雲之
向背雲命而世雄造靈山法
崇重雲命而世雄造靈山法

司徒高傲曹武略超絕群

司徒高隆之逸氣超倫

侍中尚書令元儀朝野匡謨有聞於代

州起法音寺

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聰鑒可稱

吏部尚書邢巒詩有清規美談笑開莊老宋

即善濟寺也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陸政直

無私守道寡欲有長仁之操善文雅之容口誦維摩以為論本時人高上莫敢抗談即陸載之第二子也

太常卿恭侯鄭瓊貴蘭表德琬琰為心朝

別營齊年常寫像

雍州刺史韓仲詳懷簡略清通標舉雅俗深

黃門崔陵精心道藝託志詩書彫篆為文

獨步當朝為物稱首而迴向三寶委質四弘於鄴城中起報恩

寺

幽州刺史盧令守建瑋內潤風颭外雷

州造通玄寺供養百僧

沛郡太守趙元則稟精長象資靈河嶽

之志不移擅思之心無竭寫經造像心未為勞

河南尹武邑公李獎羽儀文物冠蓋相望

三長之月必自清齊二親諱日達曙悲感造彌勒寺供養百僧

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載本吳人為

負行軍大都督長史後沒赫連因野仕魏有才調善談詭為起朝貴公所稱重而性愛虛靜常以佛法為意每讀眾經讚揚玄

旨末年精至經字放光
口誦法華時感舍利

衛尉卿許伯桃

道有長仁之風弘莫逆之時

散騎常侍溫子昇

有太冲三都之筆美子
雲百奏之才錦綢但具

文章金玉慙其暉映
崇重妙法愛樂大乘

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涉漢已來聲有豐國
本漢中山靖王之胤

因侯而氏遂號陳焉造祇園
等寺常營齋講及施悲田

已前並魏代時英一期髦彦欽仰佛教

者梗概條之

齊大丞相内外諸軍事常山王確

勲業崇美
特達超倫

太尉蘭陵王長恭

聰敏絕群
明野牧厚

司徒瑯琊王儼

翼讚皇家
光隆朝政

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大股肱王室
文武憲章

大都督錄尚書廣平王

智思超倫
操履溫且

大司馬清河王亶

業行優深
風格道遠

左僕射廣寧王孝珩

誠悟優遠
貞幹令終

侍中尚書令錄尚書事使持節都督趙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史帶六

州都督并州太忠正長安公晉

昌王唐邕

造東義莊嚴大寧國
二寺鑄彌勒金像一

軀星氣程符嶽神降社屬此昌
年批茲上德光事五君寵加八
命出陪黃屋入履青蒲拾遺補
闕獻可替不軍制之經徽符之
秘國之利實不刺舉人心督散
歸尸掌切密重以刺舉人心督散
察全趙杖節伸威下車布惠豪
右兼并望風而歛手單弱擠
墜沐雨露以息肩金口木舌提
耳指掌衣食盈而知榮辱禮樂
覃而識忠孝旗亭絕奇貿之貨
園土有哀矜之識約比食魚清
倖酌水參墟長吏畏之若神明
農墅黎民仰之如日遊月加良
田居體真金在性遊戲衆法調
伏諸根開必修行見便隨事義
國及蒼生於堯之舊都建衆義
莊嚴寺擬大壯模舊象測圭表
度几筵背陰面陽格寒燠燠春
宮日殿晝夜齊光奈苑蓮臺春

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字明月

且王

抱節彌勁

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允恪勤政事

錄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承法自強

太常清河王高嶽

清美幹

太宰章武王庫狄千秋

恭順毅

侍中秦王高歸彥

優美

我異態名僧踰武淨信連衛合
月嘉辰爭稱禮拜又於平陽造
大寧國寺寶剎上浮精廬遠秀
梁載文杏柱鏤梅檀龕藻相暉
朱綠交映又鐫彌勒金像一軀
舍光七尺白石丈八像二軀并
一切經三千餘卷修
治故像一萬許軀
勇氣無前

侍中尚書令元羅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

儉素恂恂接物崇敦三寶欽尚
四弘至於法喜寺興建七層浮圖
甄塔永安則盡心以匡聖主修己
以國永倫之水寧於君下保於
民蓋人倫之模
鏡天下之楷

尚書令高摩造開寺

太尉彭樂仁厚

司徒潘相尚仁貴義

司空司馬子如介學業清美

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儀道溫敏風

玉潤風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
包七德震天下之美譽感海內

少傅尚書僕射魏收深閑禮樂總綱羣倫

之歡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
總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怨
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
力楊公有焉而博涉內外兼聞
孔釋仁祠擲比列利相望法衆
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
爾瞻也

學該馬鄭
才蓋劉應

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織才膺佐命寵亞

瞻人倫勢埒兼信佛法大建福
田樂與名僧高談至理書經造
像修補
伽藍

右僕射崔季舒羽儀當世

左僕射燕子敬奉法自強

僕射趙彥深仁厚

侍中斛律孝卿義勇

侍中斛律文若清儉

侍中徐之才德風

侍中高正德儉約

七兵尚書王元景清通

太常卿崔昂篤義尚仁

散騎常侍劉逖學該七略

衛尉卿杜弼志節可稱

殿中尚書邢子才綺彩流光

秘書監祖孝徵學優瞻

尚書左丞封孝琰清臆俗

使持節平南將軍仁州刺史金紫光祿大

夫安康侯樊儒體調疑達理識

莫與為儔於廬州造竹林寺
仁州造般若寺造像書經年別

右齊世英賢北朝俊逸並學通今古解

貫玄儒而深信釋門洞明因果手披玉

軸口誦金言其衆也如草木之依大地

其遇也清鱗介之流長川至於白屋農
天無名老叟薄知希向少發信心者不
可稱紀胡得措言所以福祐於四生慶
流於三世允仁允恕及子及孫其能行
之德無不至也

周柱國襄州總管衛王

旦五

殖衆德本於襄州修
造上鳳林寺憑危跨

柱國益州總管趙王

慧眼寺重門跨迥飛

谷接棟連雲香閣禪龕依巖架
愚佛事嚴整殿宇光華月入秋
憲風生夏戶忘憂滿院長樂盈
階竹簞茅簷松橫石砌奇峯亘
日迴樹參天寓目
開心自然忘返

柱國雍州刺史齊王

太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晉國公宇文護

閣連雲鳥跂龍盤鳳翔鱗接窓
間神女之電梁映美人之虹簷
四注而傍臨階三休而直上金
繩界道仍圖切利之園露悞垂
陰即寓由乾之地三春令月八
節嘉辰士女信心都鄙安佚委
禮迴向頂
體歸依

晉公地屬文昭名高王陝納四
履之包第專五侯之征伐周文
作輔庶績成熙臯陶爲謨天下
無事社稷由其建立朝廷賴其
銓衡而篤信不群迴向無以興
隆像教創製仁祠凡造法王彌
勤陟此會同等五寺湯沐撤俸
不費水衡之財郡國賦租無勞

柱國尚書僕射楚國公豆盧寧

昌五

崇華寺
又供奉
安居二
靈龕還
中天寶
之圖巧
南門火
沙門錫
紫殿之
泛舟之
役汾陰
寶鼎之
地安邑
因工日
難傾玉
木因工
不傾玉
由余之
臺地對
戒四部
常持禪
輪坂氣
法之望
轉車臨
恒鹽遙
時對塔
對恒轉
又供奉
安居二
靈龕還
中天寶
之圖巧
南門火
沙門錫
紫殿之
泛舟之
役汾陰
寶鼎之
地安邑
因工日
難傾玉
木因工
不傾玉
由余之
臺地對
戒四部
常持禪
輪坂氣
法之望
轉車臨
恒鹽遙
時對塔
對恒轉

羅杞趙身稱公大夫之後
漢梓人經奇寧夫祖什
會而詎四星年父義什
宗泛肯十精始弱性丈
二愛貞二表冠國成
寺居漁戰德在愛大皇
鑄心人胡在初將帝
象迴倫兵軍筵士直
寫向水不三十七月陵司
經為鏡敢十士月陵司
相業當南七士月陵司
續造世牧年角郡隸

太傅柱國大將軍太宗伯鄧國公竇熾

斷不

冠族三輔良家孟津稱同德之
門咸陽乃先登之位功參八柄
位入六符織即安豐華胄也昔
尊黃老今信大乘建白馬梵雲
出世之業

侍中柱國大匠卿武衛將軍冠軍將軍中

散大夫安豐公段時

風流重世嘉聲鍾武山澤通氣
儀表純和時以茹茹強跨有
燕薊奉命專對示其逆徒即請
附降還敦好穆所獲口馬及金
貝等並用寫
經并施孤老

柱國雍州牧南充八州諸軍事兗州總管

鄧國公竇恭龜鏡蟬聯衣纓烏奕合門奉法威歆

嘉慶

大將軍幽州刺史安定公宇文貴太祖文皇之孫

柱國齊王之子東膠西叙敬業雖經德重儒林名高太學事親

忍孝奉佛惟恭至忍在心慈而益至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洗馬雲寧莊公瑯琊

郡王拓拔勝侍中太保司州牧廣陽王嘉之孫父牧

通捨其國嗣脫驪王家改碣石為香城變睢陽為柰苑棄冠冕而服田衣罷絃歌而遵雅梵莊公為父亦慕歸依仍於私第常

修淨業

使持節陝州都督行臺郎中通直散騎常

侍河東公宇文善公宇文善字仲良成童就

學傳衣百氏弱冠登朝逸驍千里大統初於沙苑獻捷舉人並之地仗劍歸誠其宗從人並得開國而信奉正法畏懼將來

造像書經一生興福

開府儀同三司陽化公元昂魏大丞相京兆康王之孫

太保錄尚書桓芝之子溫恭為節仁孝居心遊學儒林早習經史深敬釋氏捨宅為酬德寺

柱國大將軍隴東郡公楊纂河南近臣華山貴冑祖丘

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侍楊操

以羽林三軍治兵於六鎮父安仁北道大都督朔州鎮將粗考已來並崇佛教

東京四世朱輪華蓋夾葉相承皆崇佛法

司空貞侯鄭穆出忠入孝承自彼天侍中少傅京兆郡守行臺郎中大匠卿燕

郡公盧景仁太僕卿靖之少子薪之紫風夜強學冠世儒四兄之敬三兄景裕俱能登改憲章制度禮樂開強中號於夫子河上疑

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遲綱

於仲尼垂稱佛教窮深莊老虛薄

肇其洪源昌意降居若水其遺烈始祖魏氏之政尉遲綱官族表於世功命氏因于其色

大將軍南蠻都監常山公柳慶之

碑公主造藥義寺及宣化凡寺

雲構器宇冲邀風度凝整王戎之才簡要邁裴楷之清通有德寺刹飛雲表瑞慶天垂日殿連臺殊業金地遠方祇樹若寫雞園

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席顧器宇淹凝才略通濟銀章青綬

明經俯拾疏奇疇庸元功克舉
今德彰於國史策勲載于家譚
基茲闕閱累葉光華於鄧州
德王寺房宇精嚴殿堂塿塿佳
居形勝見者發心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潼州刺史徐

國公若干鳳司空之孫武公六子建社嗣齊執珪

續衛高峯掩口長翅垂雲造至聖寺庶憑冥福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河公侯莫陳

休文武兼施忠孝備舉生而念
善常行慈恕於大乘寺受戒
發心寫一切經造丈六夾紵無
量壽像俸祿所致咸用檀那

太師柱國蜀國公尉遲迴魏室表胤經綸夷阻周朝建國

巨翊揖讓勲高効重所在難方
崇善慕福久而彌著造妙候寺
四事無闕法輪恒轉三學倍增

開府儀同三司安政公史雄昔杜史留滯周南消聲函

谷因官命氏遂稱史焉祖遵涼
州刺史父寧柱國安政烈公益

深謀宏略匡時濟世而門崇二
寶人奉八齋造安政寺冥熏組
敬焉考時人

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化公丘洪寶

世挺忠烈門承顯貴巷通長戟
擬王濬之居門方駟馬同魏舒
之宅第廣化公並器均瑚璉質
表佳聲難兄難弟同元季之德

或將或侯齊列丹之貴敬重釋
民研求法音捨其舊居為本起
寺

益州刺史中郎新州刺史蔡胥待詔金馬
之門論儒

石渠之學梁園作賦過等
鄒放從梁沒周禮過申白

開府威遠將軍王靜九寺

四五

十三

大將軍和雞雄造和
雞寺

大將軍爾綿永造爾
綿寺

司金大夫破多羅紀造破多
羅寺

軍司馬洪和公意力勤仲慶造意以
勤寺

隋弘聖宮樂平長公主造萬
善寺

皇太子勇造像書經相繼不斷
轉誦行道無替於時

秦王俊京師造延興寺濟度
尼寺并州造開化寺

蜀王秀益州造空慧寺法聚寺
大建昌寺供養孝敬寺

蜀王秀妃長孫氏造福
咸寺

益州長史昌平公元嚴造福
勝寺

漢王諒京師造禪林寺并州造開業
寺法忍寺各度百僧供養

右秦蜀漢三王並敬信居懷流通立意

篤愛仁孝秦王最優常持六齋每行十

善書經造像所在用心為襄州總管之

日綏撫化導大得物情俗詠來蘇時禪

至晚其延興堂宇濟度神宮悉是王所
卧居捨而為寺

太師上柱國中國公李穆

兼濟生民周道既清曠奇功舉茂績宇
肅宰方面推過兒醜三邊鼎沸
貫徹幽明志慮沉深聲猷遐遠
勲庸夙著名器早隆盛德至道
坐鎮雅俗時宗人傑朝廷羽儀
爰用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建興
精麗講堂門屋咸悉尚華即修
善寺也

太保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

降靈川嶽稟
和純粹山廷
反宇冥符佐
天挺命世之
姿孝表率由
忠為龜文何
目

上柱國使持節淮南總管壽州刺史觀王

今則溫恭寬裕之性簡久遠大
之治國隆家之道匡世濟時
之略塞有周捨之氣肅肅懷
管仲之風十亂無以加三傑
能擬股肱良哉斯之謂也然
迴向法本崇奉釋門捨其第
傾竭堂宇仍充金地即構寶
月殿金人蓮臺華蓋種種麗
實事光新即

楊雄平暴靜難之才禦侮運籌
之力遂宜爪牙之用既顯鷹揚
股肱之屬文獻具瞻至信法言
汲引無倦興福造寺恒建極那
奕葉公侯傳家台鼎識鑒有
服道知歸其望益高其心逾
下其所造寺即歸依寺也

大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竇毅

家有賜書門標衛戰長號通人
終始一心義重龍大財輕蟬翼
折獄動哀矜之念臨下盡寬和
之仁而談持三寶體達五家造
寺建齋以爲常業
造寺即雲華寺也

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魯國公虞慶則

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頴

朝廷祀梓志識詳幹器宇淹通
善六國之音達四方之俗既總
彝倫之要偏知惟衆之機而篤
信居懷大起善必記興廣羅佛
在行檀盧舍那夾紵像高一
襄州造盧舍那夾紵像高一
二十尺相好奇異靈應殊
常其所建寺即冲覺寺也
允器局私慮

上柱國左衛大將軍陳國公竇抗

優長禮綜夏殷樂窮韶武百官
氏族之譚九州土地之宜憲章
經國之圖訓世安民之術朝政
彌下皇隋無不爲其位彌高其
達世間早知幻化存心出要善
志香城至於七覺華臺三寶祇
殿瑠璃梵宇碼碯忘遠一崇禪
園竹林檀閣處處忘遠一崇禪
人凡名僧海內大德兼崇禪
直
師道彦法師等並感其敬信同
赴伽藍又延信行禪師別起
院五衆雲聚三學星羅道俗
依莫斯盛也又造積善尼寺
亦嚴
貴胃洪源浚於姬水層巖鬱
岐山世載軒冕之榮門承羔鴈

之禮扶風振其茂緒平陵結其
盤根雖在俗塵志存出要寄造
靜法寺焉

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

骨梗無輩參謀王室首建義旗
去煩就簡功佐命平暴之力
仕居閑間有積炎涼宿衛官城
頻移氣序用心恭謹獨美當朝
文物具瞻聲猷遐布一門昆季
三人駙馬敬信崇重造寺書經
每以法言備修善事
造寺即舍衛寺也

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刺史左

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
風骨陵霜參務治基早知禁衛
用心匪懈奉法無觀捨其第居

充斯淨域靡恪資產常造福田
玉質金相英聲遠振常造空觀
寺

上柱國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

舳艫之所混并水陸之所衝要
唯仁是寄雖親弗居布政宣
咸稱繁賴清風遠沐盛績有聞
人唱來晚之歌咸陳去思之詠
五
啓茲福地置此仁祠月殿流輝
珠臺曜彩華開粉壁荷發圓池
至於鄭氏維摩徐公安養皆爲
絕世妙畫丹青即定水寺也
建國少懷伊霍之志長叶廉
輔風唐舉神其相秦郭賀稱其
之風聰明神粹器局淹弘納比
吞流照同懸鏡英俊天挺頡頏

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

建國少懷伊霍之志長叶廉
輔風唐舉神其相秦郭賀稱其
之風聰明神粹器局淹弘納比
吞流照同懸鏡英俊天挺頡頏

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威貞

自衛至於推斤九流咀嚼三古
提衡鑄而不竭運蒼海而無窮
方朔虞延恥諸魁岸魯匡晃錯
懸其智囊郁郁美其為丈桓桓
壯其用武弼諧之力覺理之功
無以加也而尊重正覺問焚法
門像殿所資並營淨業撥赤霄
與像殿陵倒景起鍾臺七寶之
堂九層之塔高臨漢表上出雲
端布護名華綿蠻吉鳥善能留
目甚暢遊情描美關中
傳名海內常造光明寺

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崔鳳貞

獸離居家欽尚解
脫害造律藏寺
奉法優勤篤愛大乘迴
向正道常造經行寺
上柱國河間王楊辟邪確常欽出世早厭
有為嘗造
大慈尼寺

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東太守竇慶

禮佛然燈備彼莊嚴其諸功德
隋朝良宰蓋此吾人而心下志
高識幽免遠憲章文武
敦新舉倫嘗造濟法寺

上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嵩

丈足字民武堪靜難泛愛仁厚
來曉去思汲引為心檀忍不倦
武毅剛直
奉法無私

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崗公段文振世襲

宋傳寵命器局和允識慮優長
武冠孫吳之文齊日隆蓋朝之策
屢顯應對之美日崇隆蓋朝之策
羽儀皇對之陳幹崇隆蓋朝之策
達四衢造寺供僧竊經鑄像慈
惠仁厚檀捨不渝其所造寺即
雲化寺也

著作郎濟南侯王劭

學窮經史才邁群英

一卷又撰仁壽志一現瑞氏非管
部總叙佛法由來云釋氏非管
窺所及率爾而可言之昔春秋
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
見夜中星隕如雨而意說者以
為四月八日佛生時也案周四
月於夏之六月日辛卯非八日
年紀云言傳知不及他國年融

柱國毫靈四州總管海陵公賀若誼

寔卿

遊之所
也在佛神

云漢明帝夢金人其名曰佛於
是遣使往求經書又案漢武帝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劉向列仙
傳謂云七十四人存佛經矣然
則明帝前已有佛之經像矣然
云老入西戎散作佛圖者此
言出自化胡經不足取也漢世
白浮屠即佛陀也猶沙門與桑
門語之轉耳與略云黃帝夢遊
華胥氏之國華胥氏者即天竺國

使持節大將軍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趙

國公獨孤羅之景公之世子獻后

門稱冠蓋之里山鹿儀表月
窟風猷薦信大乘崇奉正覺

上柱國涼益六州總管蔣國襄公梁睿

尊師尚義

源於少昊分休蓐於伯益東漢
良宰西晉鼎臣敬信有聞丕業
克著

上柱國廣宗莊公李崇

三五

挺生拔萃秀出罕
倚唯昆與李師王

友帝誦習般
若興建法輪

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涼州刺史

宇文慶包丈武之幹略蹈仁義
百城錄像寫矩宣條萬里圖讚
經為福無已

上大將軍營州總管魏興公韋世文

聞禮詩

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唐公韋世康

之風三義三君之德鍾慶流澤
奕葉不窮慕正法於當年習微
言於積歲

韶舉同玉樹之華滋類壁山之
朗潤善經略美銓衡歸心慈門
遊情苑

廣漢太守襄垣侯薛琰

女風暨五涼四燕三秦二趙高
門連於閭闔崇基接于大階威
里之皇親帝京之富室顯顯慕
道各各橫經口誦金言手披玉
軸至于隋代王公盛名帝宇並
欽崇釋教俱敬或福田或造寺立
形或行檀悲敬或誦味經典或
研覈玄義如是比屋可封尤難

辯正論卷第五

具列至如大唐朝什賢官成林
蕭族以法華爲福基寶宗用塔
寺爲命伐戴華尚書之普敬泰將
軍之濟生或府省同欽或寺臺
共奉爰逮要荒華夷今長公諸
讚隸等布一心者也以佛理爲
指南並修勝業爲已任旣形于
耳目故不即事而叙之豈以李
老埋名故由
深鑒有託矣

音釋

髮莫夜切 俊髮也 禾古錄切 爲穀服謂服 葉役也 三百里 岳子結切 山

處阮曰陽品高
臯陶
切臯古勞切陶陽侯切臣也招
萇
切直良澹

扶切
塢
謀
徒賴切
譜謀也
塿
塿所兩切
塿地而明處也
塿口亥切

徠才切徠徠徠
徠山名郎
犖吕角切卓
犖起紀也
藺良乃切

熨 蘇協切
 和也
 𡗗 胡慣切
 𡗗 都計切
 根帶也

辯正論卷第六

旦六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佛道先後篇第三

儒生久之更為議曰尋佛教東夏未六百年

晉宋已來其風始盛猶謂功無與等世不能

名況老教中華年代綿遠經史具載略可而

聞案道經元皇曆云吾以清濁元年正月甲

子下師伏羲治國太平白日昇天又云未分

元年八月甲辰下師神農太元元年師裕一

本作祝容凡經一十二代變為一十七身始
 自玄老終乎方朔隱真論云處天地之先不
 以為長在萬古之下不以為久隨時應變與
 物俱化勘其遊世輔國時節可知至於誘引
 黎元匠成品物安能紀乎略計已經二百七
 十餘萬年矣彈曰太素之時氣形始具清濁未判名之渾沌二儀既開而不
分三才亦眇而未見六紀序命之外伏羲方
生四姓疑人之末神農始誕何得庖炎二皇
出清濁之世祗容六甲生未
分之前委巷之書不足承信
 故云常道非可
 道之道無名出有名之名既曰寂寥是稱恍
 惚託周朝而為柱史居漢世而作大臣戲水

乘魚遊空駕鶴玉井含潤美地下之飛泉金
竈生煙烈人間之燄火三宮白珠之帳或餌
甜芝九華青瑣之階恒餐凍髓玫瑰琥珀之
樹不日舒光瑠璃瑪瑙之枝無風自響鬻髀
能語曾假夢於莊周白骨還生豈虛談於徐
甲西王王丈之棗聖女擎來東海金色之梨
仙人捧至形無定所見種種之容情有異端
啓紛紛之迹超江跨海詎藉舟航入市登山
隨心自在綿綿叵測眇眇難尋莫不利益天
人楷模今古釋氏之化日月未淹焉得與道

而爲比較

開士讓曰吾子學無稽古困在師心不能擇
善返迷而守株信度吾聞智無不周曰聖化
不可測曰神遠近難尋始終莫究者其在茲
乎焉得措意於其間也子疑尚擁當復言之

何者夫世界初成未有日月二大菩薩下救

蒼生爰列三先是興八卦伏羲皇者應聲大

士春秋內事曰伏羲推列三光建立八節以

文應氣有二十四消息揭福以制吉凶也

是以義氏和氏世常日月之官皆伏羲女媧

之後也故曰名義和蓋義皇之本號也女媧

后者吉祥菩薩何以明之尋此劫中千佛出

數汝元皇之歲猶大地之始一塵開闢之年
比滄海之論一滴耳非所聯類也非所頡頏
也夫食木之蟲尚不知皮外之味豈知宇宙
之廣哉案三史正文與五經典誥並云老子
周末時人次則阮氏七錄王家四部華林徧
略修文御覽陶隱居之文劉先生之記王隱
魏收之錄楊玠費節之書並編年紀咸爲代
曆莫不共遵正史曾無異談隋世有姚長謙
者名恭齊爲渡遼將軍學該內外善窮筭術
即在隋爲修曆博士即太史承傳卽太史承傳以春秋所紀不過七十餘國丘
卽太史承傳卽太史承傳卽太史承傳

明爲傳但叙二百餘年至如世系世本尤失
根緒帝王世紀又甚荒無後生學者彌以多
惑開皇五年乙巳之歲與國子祭酒開國公
何晏等被召修曆其所推勘三十餘人並是
當世杞梓備諳經籍者據三統曆編其年號
上拒運開下終魏靜首統甲子傍陳諸國爰
引九紀三元九頭五龍括提合雄連通序命
脩飛因提善通等謂之九紀
天皇人帝五經十緯六藝五行開山圖括地
象古史考元命包援神契帝系譜鉤命決始
學篇太史公律曆志典略之與世紀志林之

與長曆百王詔詔六代官儀地理書權衡記
三五曆十二章方叔機陶弘景等數十部書
以次編之合四十卷名為年曆帝紀頗有備
悉文義可依從太極上元庚戌之歲至開皇
五年乙巳計有一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年
四六
矣梁紀云從開闢至梁太宗大寶二年凡二
百八十三代七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年
案諸部年紀莫見老氏為伏羲師考此一虛
則百事無實

長謙紀云佛是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生穆

王五十三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
至開皇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六載矣
與周書異記并漢法本內傳及法
王本記與吳尚書令闕澤魏曇謨最法師等
所說不差推老子以桓王六年丁卯之歲仕
周敬王四十二年癸丑之歲五月壬午乃西
度關
至開皇五年得一千三百七十七載
案葛仙公序云老子以
上皇元年太歲丁卯二月十二日丙午為周
師者即桓王丁卯之歲也又云無極元年太
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者即是敬王
癸丑之歲檢三皇已下本記亦無建元至漢

武世始有元號彼稱上皇無極等並為妄說
全無依據又高麗王表問齊后諸佛生世可
得聞乎文宣帝召上統法師為文具報于時
引周穆傳蓋穆王別傳也以對使人與姚長謙所引
無異劉向列仙傳曰聃與尹喜俱之流沙之
西服苕勝實是知孔老二儒皆生周末老在
佛後隔十二王國語云幽王二年三川震岐
山崩伯陽又云周將亡矣別有老人非老子
也案梁元帝解莊老云老子以景王初終莊
生以景王末卒姚將軍言孔老相見問禮之

時亦在景王十年甲寅之歲為尹說經亦於
景王之時此則佛先道後的可明矣子云清
濁之年為國師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原夫
清濁始兆而陰陽未分陰陽未分則兩儀尚
渾兩儀尚渾則三才莫形是以窈窈冥冥不
可名也甲子起於大撓年月定於堯典非唯
羲皇未出固是天地靡開驗知天地構精男
女化生羲之與老其是人耶必在二儀之內
不越三才之中焉得道聽途說以自欺乎又
三方朔亦聃之身彌不可也傳云東方朔者

歲星之精也何以明之尋曼倩在朝二十餘載歲星不見亦二十餘年朔之云亡木精始出通人所紀驗可知矣抱朴子神仙傳云夫聖者不孤必應物以成化豈可天下國師皆待李耳一人乎異哉斯言良盡美矣若歷多世唯一老聃為師亦經多朝皆一義里為主既有政必賴多君信可一師但任一治耳

如其歷代並是時身新固之言出何承遠舊推川云並是無識道士假生神異宜其然乎

儒生問曰皇甫謐云老子出關入天竺國教胡王為浮圖此則老之與佛一時人也何為

浪談前後以矯俗乎

開士喻曰尋夫至人玄寂有類谷神應變無方事同山響不疾而速豈隔華夷井坎之徒好師偏見朝三暮四空生喜怒是以虛已應物者必有千變之容狹情適事者豈知萬殊

之妙案西域傳云老子至罽賓國見浮圖自

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

晚新本改云佛佛出一何早新本改云泥不

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言不親觀佛所以悲

云臨倪國王無子因在浮圖其妃莫耶夢白象而孕及太子生亦從右脅而出自然有髻

墮地能行七步其形相似佛人北浮圖得見
故名太子為浮國也國有神人北浮圖得見
老髮白狀似老子常教民為浮圖近世黃巾
見其頭白狀似老子常教民為浮圖近世黃巾
惑天子授漢哀帝時泰景至月氏國其王令
太子入也皇甫之言未究其本化胡經云爾
相國王疑老子妖魅以火焚之安然不死王
知神人舉國悔過老子以火焚之安然不死王
家當免汝罪其國奉教皆為沙門也佛若能先
無老耄皆知變身為佛良以爾實舊來信佛
老氏因推佛以化之非起尹爾始有佛也隋
侯射楊素從駕至竹林宮經過樓觀見耆廟
壁上畫老子化胡賓國度人胡應為道士之
狀問道士云道若大佛老子化胡應為道士之
何乃為沙門將知佛力大能化得胡道士小
不能化胡此是佛化胡也晉世雜錄云
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屢屈焉遂

改換西域傳為化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
佛起於此帛遠字野高僧傳云帛惠帝時決門
道士基公次諱邪正浮屢屈為酒王浮一云
忍乃託西域傳為化胡經以誣佛法遂行於
世人無知者殊有所歸致患累載幽明錄云
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為閻羅王譴
首榜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魏世
祖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魏世
姜斌道士之望引開天經對魏明帝自云老
子定王時生破邪論中備引斯證莊子云老
聃死秦佚弔焉關中記云老子葬於槐里今
扶風始平之鄉然漆園吏親學聃道雖可宋魯
南有槐里鄉然漆園吏親學聃道雖可宋魯
邦異出世時同所說之文足堪依信靡往天

竺灼然不疑皇甫士安斥其詭說明彼謬談
叙老流沙皆無實錄備在高士安可謂乎佛
先道後爾無惑也

釋李師資篇第四

儒生問曰大唐運興蓋太上老君周師李聃
之聖胤也開無爲之化弘道德之篇考胄子
以業六經命司徒以敷五教導德齊禮仁布
九區懲惡勸善威加四海天成地平遠安邇
肅光宅寓內于茲八年於協洽之歲當夾鍾
之月天子躬幸辟雍親臨釋奠沙門道士並

預禮筵奉口勅云道士潘誕奏言悉達太子
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
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
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
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云
無上大道若以此而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
何得浪判先後及師資耶
開士讓曰吾聞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
之籍季孟不能讀夫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
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論道者局於教也今當

爲子略明斯致夫妙色無形理融真際大音
無說體寂虛宗不可測之於言象不可尋之
於視聽三際推而靡得二諦格而莫知沖性
弗遷孰能令有至功罔墜孰能令無然則內
外湛於百非稱謂淪於四句暨乎無形之形

呈六

應周法界無說之說化洽情源故能運大悲
以鼓之開大慈以攝之於是著弊垢衣現生
五濁隱真實智權駕三車考夫一米支身本
爲摧伏外道六年樹下但欲斥破邪師如本
行經
苦行品云諸外道等或一日食或七日食或
一日一食或七日一食或食牛羊糞或食藕

樓草抄或常起一脣或常舉兩臂或四肢柱
地或事諸天神以求解脫苦薩觀其邪求乃行
中畏極苦之行住寂靜心一坐不動如是六
年日則止食一粒烏麻或食一粒糞得支持以
綠豆赤豆大小麥等日唯食一粒糞得支持以
活於命身大羸瘦喘息甚弱全無氣力手足
不遂如八九十衰朽老公佛時說偈菩薩既
至尼連河以清淨心岸邊坐爲諸
求道不真實故行大苦化彼邪
徒勞傷自餓之無益悲念外道無益然後食

九轉乳經又云是時善行虛爲自餓然後食
十五牛乳告即集千牛犂取好乳展轉相飲至
上乳糜當糞糜時現種種相或現萬字之相
或現千輻輪或現帝釋梵王之形其乳沸滴
上至半多羅樹或現多羅樹已還下無有一滴
離於彼器落餘處者於二月二十三日晨朝
之時受二牛女一鉢乳糜食已身體平復如

本受官祥草證三菩提是時也六師眷屬莫
坐菩提樹胎髮千子魔王並共歸心降伏
不頂鬚周羅王將其千子及三邪女鬼神兵
爾時欲界魔王將其千子及三邪女鬼神兵
衆八億或見喬中千眼項後八臂口中雷震
手出電光或蛇繞左膊或龍盤左脇種種
變來惱菩薩放光明現希有相魔王眷屬
並發善心一邪鋒颭焉落刃慧日赫以舒光
時稽首也五六其汲引也如此其威神也如彼子所言九道九
五種為彼道耶問是九十五為異彼乎為非
之造為彼道耶種道以不五若同彼者即二天三仙之徒佛未出前有
也若同彼者即二天三仙之徒摩醯首羅韋
紐婆等二天迦毗羅優樓迦勒沙婆等三仙
行邪三寶以化世間如來出世並為弟子枝
末餘者提婆菩薩後九十五種之裔富蘭那
破見智度論及百論

等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若異彼者
即佛弟子何得謬云求我道故方得成佛潘
誕之言罪莫大矣妄奏軒階輕觸天威理合
推繩其罪一也眯目朝廷疑誤信心變正為
邪其罪二也以無上大師求域中小道違彼
經教其罪三也長未來之謗讟黨見在之邪
朋自誤誤人其罪四也既負調聖之愆必入
無間之獄塵劫受苦其罪五也且震旦之與
天竺猶寰海之比麟洲聯乃周末始興佛是
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其所經三

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

勾虛驗實足可知也

四年紀云老子以周敬王四十二年癸丑之歲度

函谷關西入秦地魏書云聃與尹喜敬王之世同出散關至開皇五年乙巳之歲得一千

三十七載矣

儒生請曰靈寶等經有太上天道先天地生

鬱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能

生於佛不言周時之老聃也為定是耶願聞

其說

開士喻曰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

為誰

丹陽余玖撰明真論一十七篇以駁道云夫至明者非對暗之明也故不可

言至靜者非對動之靜也故不可道復何誰求道經之首唱道言者姓氏為誰道復何誰

之內不免無常卒指分段還為仙道所攝案

六書七籍三傳九流雖為經國典謨莫不師

宗於周易也易云五運相生漸分清濁兩儀

既闢爰判陰陽

且六禮運云太一分而為天地所轉而為陰陽變為四時也

以軋元資始坤道資生三光著象于天軋之

道也萬物稟形于地坤之道也

軋鑿度云軋以象天坤以

法地離象云日月麗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於天百穀麗於地也說卦云立天之道陰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

立人之道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

也成卦陰陽不測之謂神道也者理也通也和也同也言陰陽運通三才位矣上下交泰萬物生焉有陰陽之道理能通生於人物天之地同則群萌而類動也禮月令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萬物萌動也鼓之雷霆陽動也潤之風雨陰隨也故知不有天地道何從生不有陰陽道何由靈豈得造化之前道已先出假令有道不出天地之與陰陽搜神契云聖不過天地神不過陰陽夫天地者於事可明陰陽者在生有驗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昔車胤

解道德云在己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故謂之德由之而成故謂之道是以孝爲德本成曰道功德彰自立之名道有兼濟之稱內因德而行就外由道而化成生之蓄之道之要也成之且六熟之德之至也故於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德也者爲若此矣予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鬚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

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無烏有之說玉京

本亡是之虛談耳

紫山海經云天下名山有五

四千五百里崑崙最高大其上有玄圃蓋神

仙所居有金城石郭瓊枝玉樹實葉金華日

月三光列於其下雲車羽旆鳳駕龍軒玉女

與公名山賦云涉海則有方壺蓬萊登峯則

有四明天台爾雅釋山只論五嶽玉京既足

上上名山又云天尊所治之府子稱太上為

何為山經不載廣雅無文也

佛師者案徃代先儒及梁承聖解五千文久

有明釋言太上有四其一曰下知有之謂三

皇至五龍是也其二曰次親譽之謂伏羲與

神農是也三曰其次畏之謂軒轅及帝嚳是

也四曰其次侮之謂堯舜已下是也禮記有

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天皇人帝為太

上也無別道神統論其教上是訓導君民汲

引浮俗初未曾聞修萬行而趣涅槃運四流

以超生死案道經元皇曆云吾聞大道太上

正真出於自然是謂為佛無為之君檢道經

中喚佛為大道為太上為自然為正真為太

極為無上者皆是佛也又云天竺國有古皇

先生言佛是太古善入泥洹古先生者是吾

師也遊化天竺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

有不死不終綿綿常存吾今逝矣

泥老君知佛

陳去化緣事了於是告還門人未知今須自述云吾師者在西方為此西昇申其戀慕在文指的取三洞經云佛是道父西昇又云

天下大術佛術第一

一言神通變化無窮也

化胡經云老

子知佛欲入涅槃復迴在世號曰迦葉於娑

羅林為衆發問轉神入定經云思念一切形

與神遊受高上大聖十方至真已得佛道檢

道經處處皆稱佛為師也吾今為子釋茲在

茲子當念茲在茲頂受而奉行也佛也者蓋

絕稱之大宗至妙之幽宅不可以無取不可

以有求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

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何者若本之有

境則大患永滅推之無鄉則大悲不竭常理

不可原自然之體也無心以成化大道之宗

也三五莫能始古皇之先也不嚴以正治無

為之君也混沌不可測無名之主也綿綿其

若存衆妙之本也其降靈也則為大道之師

其開化也則為太上之父焉得閉目以觀天

地塞耳而聽雷霆所以佛號法王世之調御

下凡上聖靡不歸依豈有稱五老之神佩三

處阿衡身居台輔莫不扇飄風凍雨之暴烈
迴天轉日之威是以褒女獻王延烽火之寇
楚人問鼎漸滔天之逆日者天地版蕩禮樂
崩壞名辱身殘曾無顧恥顛家覆國安忍忘
歸詎知世界之何辜固念蒼生之塗炭所以
佛道三聖權化一方布治國之儀叙修身之
術庶今其代刑用禮變薄還淳並是抑物奔
情非出要之大道也若放心於三達之境寂
慮於四德之場功被生靈澤均彼此者則他
方大士動喻恒沙此土發心亦如塵筭諒非

文字之所稱傳略舉六人以開幕仰文殊屈
迹於當世彌勒補處於未來觀音普現色身
惠覃遐劫地藏護持震旦化洽無窮馬鳴兼
三方於東夏猶朝陽之啓晨暉而使六合俱
照龍樹跨萬里於神州若明月之燭幽夜能
令八表同光具六自斯已外或者年而弘道或童
孺而宣法男女異形胡漢殊類莫不就緣施
化隨處誘凡玄功利於百王至教流於九有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無以子夏竊仲尼
之名蝸角擬崑崙之大也儒生肉袒叩頭矯

手而舐足曰余請罪矣余請罪矣

十喻篇第五

答傳道士十異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筭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望駭嵩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爲十喻曉之九箴誠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致焉

外一異曰

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

開右脇而出

內一喻曰

老君逆帝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材不稱世者爲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籙玉劄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李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旣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何

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實信矯妄者
之言乎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
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
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
之常也

外二異曰

老君西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
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之未滅

內二喻曰

李匪稟實有生有滅良惠生之生
反招白首○釋迦出象示滅示生
歸寂滅之滅
乃擢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貴大息草若有身使吾無身
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

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
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徙彼西戎

內三喻曰

李聯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

復千故曰大千迦羅衛居其中也樓炭經云

葱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曜於東隅故

稱震旦一本云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其

中州不生邊邑若生邊地地為之傾案法苑

傳高僧傳求劫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慧

觀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域之地立夏之日一本云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木無影漢國影臺立夏之日一本云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靠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震旦

十六

十六

自可為東一本云中心方別拒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東居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若君文王之時為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為周實之教主

內四喻曰

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年尼位

居太子身證持尊當昭王之於年為閻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讚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之時人也文

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祗康皇甫謐並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偽文非國典所載也

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年○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

內五喻曰

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今五百許年猶望龜鶴之壽○法

王一滅一生丁見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恒沙之衆

關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臧競諸操等老義例云為孔說仁義禮樂

之本為一時被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授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太上所遣為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鬚垂絲髮來漢即蕭鼓雲萃羽從空浮于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矯妄尤甚

外六異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

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應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然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

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

內七喻曰

老子生於賴鄉壽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責在遁天之形○翟曇出彼王官隱茲鵝樹傳手僕明之世秘在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及三號

呂六

十六

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謫

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
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加金挺眼類井星睛若
背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
拓

內八喻曰

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微
五把十未為聖人之相○婆伽聚

日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微萬
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
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
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
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睜耳

髭髮蒼鬢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是豈比佛耶

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

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瑱目視開明

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

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

且六

上九

雷震八種音聲曾上萬字足輪千縈色融紫

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禪放一光而

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

煩委指

外九異曰

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
釋迦則去未肅儀容還遵外國

內九喻曰

老 是 俗 人 官 居 末 品 衣 冠 拜 伏 自 奉 朝 章 佛 為 聖 主 道 與 俗 乖 服 貌 威 儀 不 同 凡 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興撰明真論一十九篇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曰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畔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如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

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

伏自奉恒儀即日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錄不効伯陽呪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

習誰風

外十異曰

老 君 之 教 以 復 孝 慈 為 德 本 釋 迦 之 法 以 捨 親 戚 為 行 先

內十喻曰

老 訓 狂 勃 殺 二 親 為 行 先 釋 教 仁 慈 濟 四 生 為 德 本

永樂北藏

辯正論

第一五一冊

辯正論卷第七

旦七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十喻篇第五之餘

內十喻答外十異

一從生有勝劣
 二立教有淺深
 三德位有高卑
 四化緣有廣狹
 五壽夭有延促
 六化迹有先後
 七遷謝有顯晦
 八相好有少多
 九威儀有同異
 十法門有頓漸

外從生左右異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天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內論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蘭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使也禮云左道亂群殺之豈非右

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樅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聃從洎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旣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曜而誕金姿三十二样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

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样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竝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影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

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
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
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
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
長生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雌
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
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
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

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際究理則控在無方美
氣與氛氲共和金軀同大虛比固語其量也
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并坎井異深爾道
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
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乃通主義主
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為教則陰不如陽五德
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彈曰乳
父在西北坤為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
陰之鄉便為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

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言遜陽盛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天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嵩南坎

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

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仁泛之德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謂據涇無帝皇之神宅

前折邪次歟正

夫釋氏者天

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如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申服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齒牙之

高士傳曰常機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收際非謂齒剛而土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

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者自興墳邊正道

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

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里七豈可獮鬻之小臣

匹我天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

爲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

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

所託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

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後折邪釋迦

降神維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徧覺演

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

神化鑒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豕負之

又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絕

其緘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

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

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

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有夭壽異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其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

滅不能再生

彈曰老子既云長生
今日在何郡縣乎

八十何期

危脆此壽夭之異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

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子身者皆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

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
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改爲詭說耳誠哉
斯言可爲末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
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
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
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
疑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
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求五靈九轉悲
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
尙無大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

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
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
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

旦七

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
後之異六也

六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
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

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
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
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舌
誠不虛也前折愚後歎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
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修信相由
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致疑巨嶽非衡
石所量譬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可辯方
劫遠而未窮豈如蛇穴求仙翻其天世蜺蜺
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鷄共鵬翼偶高馳駕與
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
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
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
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
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
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
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葬槐里始緣莫測何

其瞽哉

前折邪後歎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

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

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

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

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

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望迺

嶠山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龍空樹皇覽

云黃帝塚在嶠山老子深於扶風也爾道之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雙瞳河

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豪至如捲髮綠睛

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匹

我聖人用爲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

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

內喻白聖相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

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

古周公反握猶騏驎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

山之片玉非所類也前釋疑後歎正夫法身等於如

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

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脣蓮目之麗萬
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
離相具相之體薄均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
明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
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
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或一好功德復加百倍
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冒間白毫相
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缺見頂相功德復加
百倍增德仙人觀而自悲嗟衰葉之且暮梵
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
以標奇蒙俱斷著以顯異曹莊相論云孔子
面如蒙俱周公形
如斷蓋也宣陽文與醜蔑比麗孟嫵與儻廉競妍

爾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
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也彈曰
道士
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周武世始有橫
帔刺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人
情亦無釋訓袈裟左袢偏袒右肩全幅橫縵
典據也之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
預人倫實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匹我
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量如法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鶡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

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刻船待劍何其鄙夫爾道之劣尤也

外設規逆順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闔王殺父翻得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
譏於匹婦大孝存乎不置然對凶歌笑乖中
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時
棺而狀孔子
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半四子相
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也故教之以
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

下之為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刑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老佛經言識體輪迴六
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辯怨親又言
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
為父子怨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

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
於已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
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
勢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
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之劣十也

旦七

十

九箴篇第六

內九箴答外九迷論

一周世無機

二建造像塔

三威儀器服

四棄耕分衛

五教為治本

六忠孝靡違

七三寶無翻

八異方同制

九老身非佛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徧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瞻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

彈曰

汝無見佛業有誇聖德何得怨神雅頌自咎也妄說皎然足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

內箴曰夫淳曦麗天矇眊莫鑒其色雷霆駭

旦七

十一

地聾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殊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見盜跖盜跖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遠人乃悅之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

肝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
為業廣虛勞將巨嶽爭峻群情不能頻至故
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
猶天地二化始合於自然若云人法地地法
天法道也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
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

化

須彌四域經云應聲菩薩
為伏羲吉祥菩薩為文燭

居淳風之初三

聖立言

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為老子
儒童為孔子元淨為顏回

興已濤

之末玄虛沖一之旨耆老盛其談詩書禮樂
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
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

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瘠聾魔方而莫窮達
通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
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燄威赫耀童
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
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四
變色穆后欣於亡聖周書見記云昭王二十四
年四見八日江河泉池悉
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暴風
幸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也豈
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
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
吾子混沌之性非爾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暈虧未
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
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
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恪珠璣爭陳堂宇或範
土剋檀寫獯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
妙盡丹青巧窮剗刷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
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
佛豈胡人頂禮即感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
御彈曰如于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微應冥祥
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
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尼等實感
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

山浮暉滄瀆香臺之下觀滿月之容雍門之
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丈宣感夢
於聖天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模而不就
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
靈哉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
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

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
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剗刷以代親顏在
資仁綵壁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
通於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
茲鑲木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金託妙相於

丹青寄靈儀於鏡鑒或觀其避坐寫貌迴軀

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模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閉高神應閣明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

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法東被正化南移漢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

溪

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跌出湘州昭潭並放光

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也長沙標聚日之

姿廬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然

德無不備者謂之為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

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

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

也涅槃者漢言無為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

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號也稟形於大

覺之境未開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

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云覺

者聖人也言患在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

也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

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法身乃三點四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

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

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案劉
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
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則周之與老並見佛
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
者無為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
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
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剪勿伐
展季以清貞禁壠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
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旂羅漢之德

正法念
經云四

種人得樹偷婆偷婆漢言墳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况智周十力德
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
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
身徧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
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
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
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鷗跂鳳遠接
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
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
以攔覲之辯譏滄海之廣狹榆枋之智測崑

閭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
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
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
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
徒因斯悖逆踦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
君王之前乃釋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
禮無恭復形于國

彈曰禮云子冠父親
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

無禮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
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率夷詎隔

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
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俟髡頭守貞
無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

是七

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
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
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
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
不行故泥洹乃萬質同歸緇衣爲衆采壞色

簡易尊於解脫條隔像於福田偏服示有執

勞

禮云執者担也

缺袂便於運役

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

也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

聖也摧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

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

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

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

恬漠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

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

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

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

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

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昱

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

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

高尚之風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

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

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

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

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
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
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
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
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
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紐之婦是知持盂
振錫糊口誰憑左枉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
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
能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
桀溺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
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
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
吾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
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
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
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
舟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
藥所誤不如飲美酒披服紬與素寄語後世

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天年壽也汝
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紵之婦
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
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識不耕即墮
負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構地玄都鬼
卒捨橫帔而耦耕既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
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
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
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
其道真訣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

秘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尿孔也呼爲師
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
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
朝食二天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尿也兩者同出
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
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
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法行則
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出梟
獍之兒明矣夫辨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迴
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瑛無憚三襲之險貴其

寶也慕至道者窺其尸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隕隅忽榮位於脫從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貧客不吝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叙控鶴弗

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孫

援蜃蛤之論

曹想辨道論云仙人者黨孫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

雄入海化為給鷺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飭者以非器化耶

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早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

三七

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

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

强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

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號得涅

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則一世

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禋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苟恐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爲治本指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

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

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

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

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

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

不正持戒諸天減人

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正法念經云人
少阿脩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
則降雷雹非時暴風疾用五殺不登疾疫競
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大
足威光脩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
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
稔豐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
 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煨積微而易

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仙家
之與旨今天謂淫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
老而毀其言斃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
其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
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疊深於梟獍雄虺九
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矣且運柩脩
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
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
而齡長嬴政淫刑而柩短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

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
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
僧謨誥在目非曰虛談豈致無佛而柩延有
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
貽伊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爾其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元莫大之宗固
惟恃怙昊天澤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
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
捐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
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彈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聖周寃夢之事故有墜城隍墳瓦絕虞棺皆起於中古也

璧周文之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
始行葬禮故云葬若藏也欲人之不見是以
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吾其欺天
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藥俯同
末世行於葬禮戎狄屍靈翻盡彫瘵之妙且
蓋未能免俗
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其此之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
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用為求福豈
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忠孝無違指
內箴曰導嚮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
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

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
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
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
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
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
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之禮
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
遺此性分之殊也夫釋教其義在焉至如灑
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
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主三千
阿育王經云
王殺八萬四

千宮人夜聞宮外哭聲王悔為造八萬四千
塔今此震旦亦有在此者釋提桓因天上追
三千偷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
婆也力也總群生為己任等含氣於天屬棲遑有
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
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垂法身
而還覽斯不遺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
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牀而送終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脚至闍維處孝敬表儀
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堪生養之恩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
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

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
何踈生既以身為逆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
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
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嶽披蘿緝蕙
鳥曳熊經金竈罕成玉華難覲凝髓化骨空
致斯談戴覬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腴喪
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倒心
危於庶物邪網掛於群生九族延毀正之殃
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險諒足寒心傲然
不懼何愚之甚爾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稱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言上者也三藐三正徧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道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掩其鄙稱又亦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矇覆世俗惑亂物心然猷舊尚新流蕩

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匄匄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

內箴曰夫名無得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

四七

三十三

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徧能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徧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

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又云道家舊暑
正偏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
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
義通玄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書呪咀不
可謂正薰猶混雜不可謂真道士是鬼章符云左風太極章

右帶昆吾鐵指日即停瞬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殺鬼又造赤章法亦殺人也

守雌羨下非名為上老子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 鉗口

膠目安得稱道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陽墨之口 猶春鳥轉

弄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齧木或近
於字蟲闕解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

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蟪
蛄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蛄
蟄通於舍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為
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毀
秋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為爾陳其指掌釋迦

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

寶勝號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識

陽父陰母之誣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彪載三五七九天羅地網

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板也 號馬屎為靈薪

呼口唾為玉液馬屎為靈薪死鼠為玉璞出馬屎為靈薪死鼠為玉璞出

上清經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鼯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嗤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亡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王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

事佛則應胡習漢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檐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筌筮異術而魚兔之功齊矣沉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

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

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

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玉璞也

玄化

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文心云楚人以山雞為鳳

故九十五

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

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之經

涅槃經云衛世師論也

吉

頭夷羅之仙

大仙外道名吉波頭水

末伽闍

夜之道

若提子或見外道也

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

而數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無報滯識

將冥山等闇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

之邪倫也其次鬼笑靈談安歌浩唱吞刀

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淺

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

而遊神憑玉京而洗杲若此之例東區之異

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壅高

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沉

晦於九流識體輪迴無明翳其本性心用浮

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

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

則寄方遙授偏師以翦梟獍重將而戮鯨鯢

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

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
綠膺絳纓集須彌而共色冲和子曰旋璣文
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我今
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直
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
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
四七
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
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
定慧之法歷然可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
實是學佛家法耶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

之儔耳何不退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
縵而歸依世尊耶世問道士經及行道義理
則約數論而後通言偷佛家經論改作道書
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
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
及無量壽等經而作者也
修心則依坐禪
而望感言改坐禪之名
爲思神之號也上清尤高而未踰上
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
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
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
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

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旋璣抄文
冲和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
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
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
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
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
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
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
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

之後文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
聖皆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
右史記事記詞直筆耳言無矯無妄魏書外
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
所作彈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視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
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
勸行浮圖齊戒舍財贖愆臨視王久無太
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
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今
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
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
不云老胡經乃稱老子遺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
威化胡經乃稱老子遺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
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罔之甚極也但屬實
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

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變身作
佛未之聞也縱便老子為浮圖始是報恩供
養舍利方顯聖
德何名誕哉
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
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檢袁宏漢紀本
文即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明威化胡經
耳偷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
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
過自髡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
為說權教隨機誠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兇
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
示為剝削之身禁約妄房絕其勃逆之種彈
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
爾之方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

生汝恒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
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
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已來館
中生子陳梁之日靖內養兒紫婦女為朱門
外假清虛內專穢媒可恥之甚也
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今剝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
必須誅宗滅嗣
學內始立道館以教學徒不
許人問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
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
幽求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
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
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
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
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但此土君
子風稟道真無勞禿頂本導至訓詎假髡頭

可謂身無憊疵而樂著杻械家無喪禍而愛居縶經昏憊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爲剪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身非佛指

內箴曰大厦爲衆材所成群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

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群萌絕登道之望又先譏十異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謬夫真偽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云吳

土問會曰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為惡於顯人
得而誅之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
餘慶詩誅求福不回雖係俗
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
曇始延魏君之
席魏錄云拓拔燾用崔冠之說遂滅佛法悉
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杖錫法衣
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日而始不
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折乃內始
於虎園虎開眼伏燾乃試置天師於圈側
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
延始過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兵
席謝過
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
云石虎號澄師為大和尚表以錦
輦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輿也
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
者費才以擗勝殞躬崔浩以邪誣喪質魏書云崔

浩冠謀之勸拓拔燾毀滅正教
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冠二人
姜斌以集詐
徒質王浮以造偽誅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
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
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
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
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
窮而聖顯猶蛇牀與薜蘿類質達芳者辨其
容苟芴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
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目來矣自漢
明擗試邪見折鋒慧日凝暉法雲舒蔭姜潘

捨家入道呂焦棄偽歸真曹馬傳燈而不窮
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
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謗號閭人
善咀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
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
失符籙則倒御手板逆風掃地柳枝百束自
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甌出
士孫氏法儀也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
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驚時漢魏已來
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

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勝範竊我聖蹤耳故
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
華山下之白骨如積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
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
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
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
心篇以誠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

辯正論卷第七

永樂北藏

辯正論

第一五冊

辯正論卷第八

旦八

唐 沙門 釋 法琳 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氣爲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

旦八

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
邪正異轍真偽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
後進者永無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
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

神亦無大道之像按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
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
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
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
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
大道若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
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机仙童玉女之所侍
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按神仙五嶽圖
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

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
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上
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大玄之都
諸天内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
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
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
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
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
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

常爲日已久衆邪競叙互有不同如欲正名
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按周禮自
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嶽始見州名尚書
禹貢已來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
郡屬於縣漢高以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
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
觸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
縣即有官長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
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
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

世符同保偽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無相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

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隨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應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

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渺濤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

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
渺漭之中甚幽冥幽冥之內生於空同空同
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
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按生神
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
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
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氣以
成聖體又言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
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
有心旣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

帝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按養
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
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
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
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呿呼吸吐故納新彭
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
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生從自
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旣因他有即是

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云言天地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辭道是智慧靈知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瑛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匹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信毀交報篇第八

儒生問曰造像書經本期現福持齋行道貴
益眼前何爲念地藏而無徵喚觀音而不救
七難之殃留連競集二求之願攜手莫從馮
士幹有詰聖之文楊銜之致咎虛之論徒勞
辛苦枉費珠璣專事談罕聞實錄非唯爲
善者不蒙其効亦乃作惡者翻受其榮豈意
釋門反成烏有

開士喻曰夫幽鍵艱關唯信能入玄波浩蕩
唯智能度智爲超聖之基信是超凡之本本
因信而行立度藉智而神澄信以招福爲功

智以反源爲術故曰有智者可以所聞理會
抱信者可以師資道成夫子云兵食可忘信
不可去今當爲爾論斯旨也夫感在精誠道
由懇苦意不專道何以剋心剋心不至感無
以通是故鄒衍長歎夏日零霜李廣注心箭
羽沒石將軍拜井踈勒泉飛明府叩頭江陵
火滅若披肝露膽委命投骸福福相資念念
不倦者便可還年轉障何但獲福受恩者歟
外既有然內亦無爽若謂觀音不神士幹從
何免死地藏無力孝謙由誰得全至如建安

感夢而疾瘳感應傳云齊建安王患瘳念觀
旦文宣降靈而病愈熱病夜中王內傳云王得
愈手灌神湯高王行刑而刀折齊世有囚罪
因遂平復也聖僧口授其經至今王觀世音經是也
刀折因遂免死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
尊代戮而項傷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
而項下傷官問其故答曰唯以禮像為業其
像項上有二刀痕痕赤如血因而得免耳
謝氏通寃見亡子而祈福晉錄曰瑯琊王凝
名韜元夾女也清心玄詣安才秀遠喪二男
痛甚六年不開帷幕忽見二兒還鉗鎖大械
勸女自寬云罪無得脫為福德可免孫君幽
耳具叙諸苦母為析福冀獲福祐也孫君幽
達觀殞息而營齋宣驗記云孫大少子沮陽

宇法暉小聰慧奉法年十八晉咸康元年
陽郡惠士祚以任武昌到三年四月八日
置法場請佛延僧建齋行道見雜在眾中
從像後往喚問之雅跪拜具說興居便隨
安歸家父先有疾雅云無禍崇到五月當
言辭委悉云作福可以拔免免苦其事不
長舒一唱而風迴少年四投而火滅晉錄云
晉世有仕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世
經為業後居吳中于時邑內遭火屋宇連
蕘蔭相接火至皆焚無能為救長舒家正
下風分意燒毀一舍心喚觀世音欲至舒家
迴火滅意家獲免合縣驚異歎其有神時有
兇惡少年怪其老胡有靈應火燒不然而
後至明風急少頃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年
感音為業每有頭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
世事恒得免脫也僧洪在禁鑄像摩頭云
沙門僧洪住京師瓦官寺當義熙十二年
官禁鑄鑄洪既發心鑄丈六金像像若圓

永樂北藏

辯正論

第一五一册

我死無恨便即偷鑄錢竟像猶有模所司收
洪禁在相府鎖械其嚴心念觀音日誦下徧
便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感得國家牛
前一尺許銅色焦沸當洪禁日感得國家牛
彭城洪因放免像即破模自現至阿練託生
胡音逸口冥祥記云瑯琊王珣其妻無子常
其意極甚悅之三月間珣妻有娠及生能語即
時道人果亡三月間珣妻有娠及生能語即
解西域十六國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
王潤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叙前生時常事有
驗德祖一心雲迷虜騎宣驗記云榮陽人毛
而道逢虜騎所追伏在道側達萬之內草短
萬踈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然念觀世
音俄然雲起兩李儒默念賊馬群驚云隊主
注遂得免難也李儒默念賊馬群驚云隊主
李儒後鎮虎牢為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
城出見賊縱橫並卧儒乃一心念觀世音便

過賊處趣一燒澤賊即隨來儒便入草未及
藏伏群馬向草驚恐一心專念觀音賊
馬忽然自驚走郭宣許錢桎梏自解處茂違
因此得脫也郭宣許錢桎梏自解處茂違
誓流矢便中宣驗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太原
州刺史楊收敬為友收敬以害人被幽宣與
庭茂同被桎梏敬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三
夢一菩薩慰喻之告以大命無憂亦覺而鎖
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數徧此二人相慶發
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與上明寺作功德
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
違誓不送虛循起兵茂在戎於查浦為流矢
所中未死之問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也
何瑚感聖母疾乃除何氏傳曰瑚字重寶梁
初有令名治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孝性淳深
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
質殊異手執香鉢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
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身病有瘳僧便辭去

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曰貧道是二十
七賢聖不退根人感極越至心故來看病今
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然不見而
鑪煙香氣一句方歇精誠所感朝野嗟歎因
捨別宅爲張應捨邪妻病遂損陽靈鬼志曰歷
月愛寺也
是魔家取佛家女爲婦成和八年移居蕪湖
妻病因爲魔事家財略盡不差妻曰我本佛
家女乞爲我作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曇
鏡鏡曰佛普濟衆生問君當一心受持身戒
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應夢見一人長丈五
六正向於南面趨步入門曰此家寂寂乃爾
不淨夢中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始欲發
意未可一一責之應先手巧眠覺便把火作
高座及鬼子母座鏡明食時往應高座之屬
具足已成聞應說夢迷夫妻受五戒病亦尋
差
康阿得造塔放還
扶腋有白馬吏驅之不知行幾里見北衙黑
開門南入見東向黑門西入見南向黑門北

入見有十餘梁間瓦屋有人皂服龍冠邊有三十餘吏皆言府君西南復有四五十吏阿得便前拜府君問何所養事得曰家起佛國塔寺供養道人府君曰卿大福德問都錄使者此人命盡耶見持一卷書伏地崇之其字甚細曰餘罪三十五年府君大怒曰小吏何敢頻奪人命便縛白馬吏著柱處罰一百血出流漫問得欲歸不得曰爾府君曰今當送卿歸欲便遣鄉宗行地獄即給馬一疋及一從人東北出不知幾里見一城方數十

以不識我共遺前二佛國主歸於是遂而憶之
還至府君所即遺前二佛國主歸於是遂而憶之
石賢者飯僧蒙活

人治道恒去五步長和疾行亦爾道二
邊辣刺皆如鷹爪有疑血小群走棘中如被
驅逐身破壤地有疑血小群走棘中如被
行平道數息曰佛弟子獨樂得行大道中前
行見七八十方三尺著皂袍四縫揆憑向生
向有面辟方三尺著皂袍四縫揆憑向生

唯衣襟以上見長和即向拜人曰石賢者來
也一別二十餘年長和曰爾意中便若憶此時
也有一別二十餘年長和曰爾意中便若憶此時
識承不長和曰識承夫先死間上生時不精
進今恒為我一掃地承妻進晏然與官家事
舉手見西南一房曰承妻進晏然與官家事
窓向大見小名問石賢者何時來此當因其一封
兒女須見承問石賢者何時來此當因其一封
書斯須見承問石賢者何時來此當因其一封
手提把務亦問家消息閣上手提掃帚糞其一起

修精進為信爾不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
肉所傳莫妄聞上人問都錄主者石賢者命
耶枉奪其命耶主者報按錄餘四十年間上
人勅主者輟車一乘兩辟車騎兩吏送石賢
若徇史東向便歸有車騎兩吏送石賢
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邊所在有亭傳
吏民生飲食之具儼然歸家前見父母生
其尸邊見屍大如牛間屍臭不欲入其中統
屍三市長和歎息當屍頭前見其亡姪於後
推之便踏屍久鬼多慧能現怪而飽餐新鬼
面上因即入佛家而轉磨徧略云有新鬼不得飲
無知入佛家而轉磨徧略云有新鬼不得飲
來積年形體肥健便相食問訊疲頓活久鬼
吝曰為人作祟怪人必大怖固致飲食常乃
肥健也新鬼便入佛之大家其精進弟
善業屋西有磨鬼往推之大家其精進弟
曰吾家至貧善不得食疲頓乃去復到一家上
數十斛麥既不得食疲頓乃去復到一家上

礎而春其家正信相與喜曰昨日某甲家得
今復來助我春益更排穀使婢歟之至暮不
五十斛米如是疲弊又不得食中心忿怒不
息堪任夜見久鬼巫伸怨責久鬼曰君自不
亦能底二家奉佛正信當其心難動用可覓門
前用竹竿懸空符籙正當其口者便去覓新
鬼語至一家門有桃符中有一竿斷索入門見
一鬼在空中行其家惶怖覓唱云生來未見此
狗在空行其家惶怖覓唱云生來未見此
怪卜云客鬼索食可殺狗煮餅果於中祠
之可得無他便如師言鬼遂得食後恒飽滿
也趙泰精思唯善是求和清河具丘泰字大府
碑不就精思籍典鄉黨稱名年三十五晉大
始五年七月三日夜半卒心咽而死雷聲從
煖身屈伸停屍十死時有二咽如雷聲從
開索飲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黃馬從
兵二便見大城如鐵端正崔嵬從西城門
幾里便見大城如鐵端正崔嵬從西城門

入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星女當
五十六姓字男女有別言莫動當入科府君
名姓第南入須吏將入府君西向坐出案
名役將南入須吏將入府君西向坐出案
呼何善問生時各事有同主者言許汝等
作何善問生時各事有同主者言許汝等
恒遣六部錄使各事有同主者言許汝等
善惡以相檢校人死有三惡道殺生在福舍
重來佛持戒十善慈心布施死在福舍
安隱無為泰答一無所事亦不犯惡科問都
竟使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此處
晝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此處
當歸索代後轉水官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
兵東到地獄橫行復到泥犁地獄男女五六
十人有大地獄橫行復到泥犁地獄男女五六
有劍上其身體云此火其下罵詈人獄中涕泣
劍上其身體云此火其下罵詈人獄中涕泣
見二良善文書來勸獄吏言有二良善文書來
見二良善文書來勸獄吏言有二良善文書來

永樂北藏

辯正論

第一五一冊

為其於寺中懸幡燒香兄顯救解生時罪過
出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名開
光一大舍有三重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
入門見大殿珍寶羅目堂有二師子併伏願
負一金玉牀云名師子之座見一人身可長
丈六姿顏金色項有白光生此座上沙門立
侍禮眾四坐並真人答曰見泰山有君來
作禮泰山問吏人是何人答曰名佛天上天
下受人之師便問佛云今欲慈度此惡道中
及諸地獄中人皆令出聽時云有百萬九千
人一時得出地獄即空徙著百里城中其行
此中者皆奉佛法弟子當過福舍七日隨行
所作功德有少無者又見乎十人當上生
天有車馬侍從之昇虛空而去復見一
城縱廣二百餘里名為更受變形城云生時
未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
受變報入此門元當有數千萬上屋有坊巷
中央有瓦屋當廣五千餘步屋下有五百
餘吏對收人所趣而去段生者云當作身形
之路各從其所趣而去段生者云當作身形

遇朝生夕死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偷盜者作
豬羊身屠肉償人姪人常當短命偷盜者作
者作鴿鵲身屠肉償人姪人常當短命偷盜者作
為驢騾馬牛魚鼈之屬大屋下有地戶比向
一戶獸獸又向呼從北戶入出南戶者皆身
作鳥獸獸獸又向呼從北戶入出南戶者皆身
快樂云生時不作惡行不見大城亦不受罪
名為鬼城十歲得惡行不見大城亦不受罪
餘步名為鬼城十歲得惡行不見大城亦不受罪
代家為解謫皆在此城中外男女苦痛還歸
裸形無服飢困相扶見秦叩頭啼哭問吏
天對案行市還主者問地獄如法不卿無罪
相對案行市還主者問地獄如法不卿無罪
故相使人死何者為樂主者問地獄如法不卿無罪
泰問人犯禁戒為樂主者問地獄如法不卿無罪
違不犯禁戒為樂主者問地獄如法不卿無罪
積今奉法其過得除不日皆除主者問地獄如法不卿無罪
使者問奉法其過得除不日皆除主者問地獄如法不卿無罪
有餘三趙文和何故死來使開騰年者都錄
是大小發意泰佛為祖父及二弟懸幡蓋

作福王坦懷疑契死為驗
會也王坦懷疑契死為驗
中郎將王坦之友善每共論生死罪福報應
之事莊時王坦之友善每共論生死罪福報應
常其神有知及罪福決定者當相報語王坦
後在都忽見師來坦便驚云上人何處來答
曰貧道以某日命過罪福皆不虛事若影
響檀越但當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耳先與
君要故來相語言五級未就臨刑刀斷高陽
訖忽然不見矣

為志初為晉西省郎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
養一雙鵝甚愛說之以為得性夜忽夢鵝口
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
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看為信過人從更
富貴也出郭銓現身今與法集益州刺史郭
宣驗記也
餘年以元嘉八年乘輿導從如平生見形於
女壻劉凝之家曰僕謫事未了努力為作四
十九僧命法集齊乃可得免
言訖忽然不見出宣驗記
俞文泛海不畏
洪波俞文載鹽於南海值黑風默念觀文和
得蘇傾誠奉佛信佛世奉道法沙門乞者輒
誦難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過莊老後因疾
死見閻羅王始知佛法可崇遂即奉佛出宣
驗記
張達被繫至意修齋張達有罪繫獄分當
械自脫因遂獲免終吳興盡燒經堂如故嘉
身齋戒出張氏別傳

中具興郭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唯經
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爲神也出宣驗記
蒲城失火精舍不然大元嘉八年河東蒲城
大小微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建康天廟
墜百姓驚異信共發心有宣驗記建康天廟
鵝死還鳴日建康郡大慈祠有四人爲胡俗後殺白望
鵝三頭治罪鵝忽驚起哀鳴入神座下廟祝
夢神告曰我佛大戒弟子本不殺生行清淨
戒何以殺鵝見祭祠出建康別處記汝吳郡
心後遂改殺復不淫祠出建康別處記汝吳郡
市中刑囚免戮吳郡人誦觀世音名號心口刑
不息刀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
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繫
刑三刀其刀皆折上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世
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
免出宣廟神奉綰即離蟒身梁外塔寺尚書劉
驗記

沙門安世高者安息國王太子也陰持入
經告世高曰吾昔在外國出家作道人好入
施吾所持戒今日在此爲邦作神道人行布
垂吾所統百姓貢獻珍玩無數是我先身損
已之報若能持戒福應生天以救禁故墮此
神中師本是我同學今得相見悲憫可憐壽
盡旦夕而醜形長大不欲於此捨命墮河
水當度一山西空澤之中并諸雜物可爲我
吾有縮一十瓦石函中并諸雜物可爲我立
塔營建三寶使我過世得生美處深以相託
世高問此涕泣我過世得生美處深以相託
共言對神曰現身不懼也神從牀後出頭
世高曰但暫現身不懼也神從牀後出頭
乃是大蟒蛇至世高膝邊淚如雨下不知其
尾長短所在俄而退客侶一時驚進
路神復出船中辭別而退客侶一時驚進
手然復乃滅候忽之問山遙望去衆人舉
以起東林寺神即移度山西過命頭尾相去

四十餘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世高還夢神廟中餘物於瓦官寺起塔三層世高後夢神來報云蒙師作樞已車母然燈不期兒至母難辨身又見宣驗記車母然燈不期兒至母者遭宋廢陵王青泥之難為佛即然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哭觀世音願子得脫如走經年其子忽得叛還七日七夜獨自南走值天雨陰不知西東遙見有七段火光走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到專行檀忍出宜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到專行檀忍出宜驗吏部孔瓊由放生而脫苦吏部尚書孔瓊記吏部孔瓊由放生而脫苦吏部尚書孔瓊佛因與范泰四月八日至瓦官寺共放生佛因與范泰四月八日至瓦官寺共放生因與范泰放生乘一善兄弟子云吾本不信佛應決定不差汝當勵心為福助吾興善可以脫苦也山道士史偶因灌像而能行學識奉

通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耳無効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病腳穿種福都見尊像恒輕誚之徒因病腳穿種福都一可試造觀音像偶以病急如言灌像成夢觀音遂差出陳範之妻連光曜座陳玄範宣驗冥祥等記張導之母吐燄輝盤張導母王皆從專心日恒願目作一像終身供養有願高座上出宣張導之母吐燄輝盤張導母王驗冥祥等記張導之母吐燄輝盤張導母王四月八日齋食感得舍利流僕射鄭鮮感幽光出口輝映食盤出宣驗記僕射鄭鮮感幽齡續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以可放生念善持齋戒問之法須延命也可六齋日也因爾奉法遂獲長年出宣驗記向書劉式至念像歸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像無故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合家驚喜倍復傾心出宣驗記

遺民精思勤篤珠顏耀彩於眉間劉遺民彭
儒生喪親至孝以聞家貧一室廬山西林中
體帝多病不以妻子為心絕迹往來精思禪
紫半又見全身謂是圖畫見一佛一服及髮際
二色病差吳王園寺執僧舍利浮光於鉢上
因遂驗記王正辯上事言佛法宜滅中國不
出宣時有王正辯上事言佛法宜滅中國不
利胡神皓便下詔集諸沙門陳兵國寺欲行
誅廢之事謂僧會法師曰佛若神也宜崇之
若其無靈黑表一日同命僧或盛死或逃于
外會乃請齋期七日現神以銅鉢盛水置庭
中會食畢而曦光暉忽聞庭鉢鏗然有聲
忽見舍利明照庭宇浮鉢上皓及大衆前
看駭愕失措離席改容而進會曰陛下使孟
賁之力擊以百鈞之槌散金剛之質終不毀破
皓如言請先經唄禮拜散華燒香歌唱曰誠
運距慈氏來津未絕不然則三寶永絕言畢
威神不少宜現今日不然則三寶永絕言畢

壯士運槌生風觀者顛慄而氣竭槌碎舍利
不損光明挺出輝采充盈皓而敬伏試營
齋講此塔在康市北後猶光瑞元嘉十
九年秋寺剎夜放光明鮮紅彩發有大元俠
四層上從西繞南又見一物如雉尾扇隨其
進止不斷其剎上觀者或值或如雉尾扇隨其
都也出錄吳及剎上觀者或值或如雉尾扇隨其
光也出錄吳及剎上觀者或值或如雉尾扇隨其
而伏誅立宣像一記云相驗記也紫丁零猖悖射月面
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文流雖
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挽今什地
消鑄為銅擬充器用像乃口發大聲響烈雷
震力士亡免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
能起由此敗侶心慙惶歸信者赫連完頑被
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而死者赫連完頑被
像衣而震死道俗咸被戮戮凶虐暴亂殘殺
無獸愛及開中死者過半婦女嬰稚積骸成
山縱其害心以為快樂仍自言曰佛佛是人

中之佛堪受禮拜便畫作佛像背上佩之
殿而坐今國內沙門向背體像即為拜我
因出遊風雨暴至四面暗塞不知所歸雷
震吼霹靂而死既葬之後就塚瘞其棺引
屍出外題背為山瘡主涉等字國人所慶
其死晚少時為索頭主所吞妻快嫌
我見蕭子拓拔毀寺徧體膿流魏太武帝
顯齊後數年問通身發瘡膿流徧體膿流
寺塔後數年問通身發瘡膿流徧體膿流
體群臣眾議佛神所為出崔浩傳宇文廢僧

通身瘡潰發大惡瘡晉錄云尚書謝朓未發
謝晦破塔瘡病連年晉錄云尚書謝朓未發
寺塔不宜人間當須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
至辛寺門遣隊七人各持刀斧毀壞浮
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
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晦等夜
夢起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
形悉丈餘雄姿甚偉厲聲曰君所行違道

尋當自見其後喙人吏便雙身若癩病經時
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謝晦連年瘡病因
謀叛合家被誅孫皓尿像陰疼累月宣驗
皆非命而卒也孫皓尿像陰疼累月宣驗
孫皓尿像陰疼累月宣驗
園地土性甚暴虐作事不近人情與姝女
俊廟傍使持屏得一軀金像形相麗嚴皓
上笑而言曰今是八日為你濯頂對諸姝
可以為戲樂在後晨苦痛求死名醫上藥
可堪任自夜達晨苦痛求死名醫上藥治而

轉增太史占曰犯大神所為勅令祈禱靈廟
一佛永劇上無犯大神所為勅令祈禱靈廟
佛求佛國未皓問佛所說事往甚中人常敬
下莫過佛圖皓下前所得像猶在廟傍請收
尊莫過佛圖皓下前所得像猶在廟傍請收
養腫必立差皓以前痛急即具香湯手自洗
置之殿上叩頭謝會請受五戒起大市寺供
即隨消即於康僧會請受五戒起大市寺供
僧養也朱恭弒尼而墮廁殺盜為業夜至蓮華

寺殺尼盜物一夜遁院而走不知出處董禮
遂墮露廟而死背猶負物出搜神錄
劫僧而殞牛盛命賓客忽有任牛自外而入家
於生觸梁後戴角平業融像而眼盲梁人崔平
而死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融銅為業善弓馬
為酒肉心無慙懼至年五十妄子兄弟並亡
唯致餓而死矣出梁後記鎮惡盜鍾而舌縮
梁人道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
所非毀亦為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必言多
後以教學為業時有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鍾
一口於其學內未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
與法滿對誓乃捨資財鑄鍾贖罪至死口不得言
既知負誓乃捨資財鑄鍾贖罪至死口不得言
語出家王祖深獻書而著白癩梁武帝一祖八
氏家誠祖深獻書而著白癩梁武帝一祖八
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籍僧尼梁武不
納後夢見善神唾之遂著白癩雖悔不差出

冤冤元嵩上策而患熱風身著熱風瘥之後
記上客死而羊鳴有氏云王克為永嘉郡守
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
不言之因無救請須更宰畢為衣中此客竟
一辯入口便下皮肉周行徧體痛令醒而
楚號叫方復說之還作羊鳴而死縣令醒而
瘡發祖梁時今有人為牛繫刺柱鼻除佛像布設
牀座於佛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飽醉來至
階而拜縣今大笑命左右宰之飲飽醉來至
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痒把搔廳瘡部曲生男
因雨成癩十年方死出顏氏家誥部曲生男
自然無手朝請噉炙如劍入身楊思達為西
亂時復早儉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
捉所得盜者輒截手臂凡截十餘人部曲
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國有一奉佛朝請家
甚索修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

篇大見牛來觸膚體如被刀
刺叫呼而死出顏氏家語
雞聲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
聞嗽每沐輒破二三十枚雞子臨終髮中但
聲出顏氏家語
劉氏賣羹兒頭似鰓劉江陵
以賣鰓羹為業後生兒頭真是鰓
自頸已下方為人身出顏氏家語
觀夫信毀
之迹實由影之附形谷之傳響也耳聞之與
目驗可略而言助哉吾子幸能自勉
儒生曰察師誠旨則善惡孱然信毀交報竊
見顏回德行反值天年盜跖凶狂翻招長命
二王事佛而誅家三張奉道而滅族行善得
禍作惡無愆交報之徵豈非詭說

開士喻曰一世局談未能盡理三世備舉方
可窮源聖說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樂有
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或
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愆尚存善緣便發
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
夫善惡有歸報應無爽周孔之教皆同此說
所以為善而偶逢禍至行惡而或值福來即
謂丘說必虛旦談不實耶亦由江南吳不信
有千人帳河北漢不信有萬石船無得以蓬
艾之小心測扶搖之遠運也顏氏誠其子曰

汝曹若顧存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
出家者猶當兼行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
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夫有子孫者自是
天地間一蒼生耳與身竟何親乎而乃愛護
爲其勤苦遺以產業憂其飢飽況於已之神
爽而不自念頓欲棄之哉可謂迷大聖之慈
訓信凡人之臆說也

品藻衆書篇第九

儒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爲詳之願
聞厥趣

開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
其姓字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
居形勝山號膏腴門枕危峯簷臨碧澗忘憂
長樂旣藿靡於閑庭荷蓋蓮衣亦紛披於曲
沼雲樓暫起影麗朝川霞錦纔舒光含近日
布獲掃壇之竹爭列翠於中園歲蕤覆井之
桐競垂陰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挂懸蘿卧石
似牀久橫林下飛泉若雨每灑窓前松風將
鶴唳俱哀春鳥共樵歌並韻實棲心之福地
遯世之桃源者矣余久承靈異始遂經過以

己未之年仲夏之月擔簦策杖自遠造焉野
老乃撫汲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
雪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其辭曰元淑世位卑
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峯
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

是八

十七

者余因讓曰夫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
顯理入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
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動彼以無言言
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理自玄會聽無
所聽歸乎大通所以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

言不虛運故世界仰之於是野老放琴避席
執手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便引余臨
風亭遊月館開文苑肆書廚閱孔壁之遺經
觀汲冢之餘記尋東觀南宮之典討玉函丹
枕之方寓目久之因而問曰貧道受身不利

恒抱沉疴且病入膏肓醫藥無效果年將餌
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憊九流七
略難甚攀天萬卷百家香猶行海先生既明
白四達世號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
窺讀利已何者最優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

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彌天之對闕澤推登地之名匠者之前難爲斤斧雖然禮云無言不訓豈應結舌今粗揚擢奉報德音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既龜負圖來鳥喙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採以成書而無書不要無智不覽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野老重答余曰本資識敏事兼木鴈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蛇身之君結繩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曾無典詰則乃離連紀號栗陸聲名而夫子所

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炎既降軒頊遞興封建驟啓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貿道蹟詞華於是虞置上庠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洎亡秦坑焚篇籍泯棄鴻漢聿修尊儒重業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漆書開於汲冢或值殘經出于孔壁尋火柞鳩聚墳索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三千三十八卷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

訓世之風唯禮與孝孝是立身之本禮固爲政之先援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亦且學成優劣至後漢敬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儀故桓榮拜封匪曰武力所以闕里聚徒華陰立市屬其將季史籍轉殷充車兼兩架藏屋溢董卓遷徙長安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百無一存于時簡參綰素人又取爲滕幘比歸洛邑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表考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詠尚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

別于尊卑三傳詳乎天地戰國叙於權正山經辯於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蒼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管仲孟軻不害平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著述而編軸彌盛或二馬兩斑玄晏抱朴蔡邕劉向孫盛王充逮阮氏七錄三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於文德政御殿撰文德政御書四萬四千五百餘卷于時帝修內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

之徧略悉抄撮衆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錐緣仍懈怠又有壽光苑二百卷要錄六十卷類苑一百二十卷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牀上鋪牀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南賦云渚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萬卷乃當兼本竊欲疑多而校彼洪流復非庸淺所測恐火布斯臻沉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急不可徧該但絃韋莫偶闡約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關個儻春秋之言彌

在研射儒風亡於攻戰老莊過於遺蕩國語尚虛左丘譏詐假今五經百氏莫非翰林體骨爾雅離騷足爲六情根本原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與孝經耳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而具焉有孝有忠有信有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者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民胥是賴貫通神明釐導風俗縱五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於精神語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允仁允恕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經浩

澣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性譬北辰之
臨萬象猶東溟之尊百川功不相推德無升
降何爲止歎孝經一卷耶野老答云三德之
基人倫爲主百行之首要道爲源是以太昊
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稱爲大哉至如訓
子夏於色難示子由以知敬先王奉法則軋
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
節白雉馴飛墳栢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
政令形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
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至

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荼蓼而纏悲寒林之慟
既增風樹之心逾切足以俯迴上聖跂及下
愚者矣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鈞命決云孝者
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爾雅云善父母曰
孝孝之爲義繼於奉親禮記云畜者養也爲
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逆於時是名爲畜就者
成也言天子之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
成大功非食卑宮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度者
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法度義
無違犯譽者卿大夫之孝勤德內省一心事

上苟利社稷無法不爲隣國傳芳清猷自遠
究者盡也士者事也能辯然否以効一官審
德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周禮
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防惡逆言
其覆載之功則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
則謂之愍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
也仲尼叙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天經地義
周公論孝先稱覆燾宰割後陳好於父母夫
子生乎季周長於末俗觀孝悌之云絕慨禮

樂之已崩曾參篤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爲
明孝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鉤命決云百王
聿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呂論一字
翻成可責蜀挂楊言千金更招深怪孝經德
也川阜無資孝感神明功侔造化比重則五
嶽山輕方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
濤虛空未足棲其令譽言約旨弘盡美盡善
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試言之以開未悟余對
之曰內將外反真與俗乖雖迹異九流理難
一致唯達觀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

詳其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能
到其境忘言絕慮既杜口於毗耶盡照窮神
爰掩室於摩竭冲邃幽簡義和之職詎知微
密希夷上林之書不載尋夫真土應土皆沐
慈風上方下方咸霑聖教創於鹿野終彼鶴
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說半字
滿字之弘旨貫華散華之別談滔滔焉涌難
竭之泉湛湛焉垂長生之露其言巧妙其義
深遠譬八河之歸海猶萬象之趣空難解難
入稱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號至人權化

之典喻如出必由戶濟尅待舟自僧會來吳
法蘭赴漢自雒水紆璽書之頌芳園立華蓋
之祠朱士行之高流飲耨池之八味邴嘉賓
之世族佩伽陀之一丸莫不同悟己身等有
佛性體茲煩惱即是菩提假令踈通知遠之
書玉洞金章之字子房授履之術文喜問道
之篇語未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並挂八
魔之網還縈四倒之籠先生向談孰爲盡善
野老謝曰謂老將至耄又及之略聽法音悅
焉如失敬聞命矣當具舉行

辯正論卷第九

唐 沙門

釋法琳撰

旦九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出道偽謬篇第十

靈文分散謬

三七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偷改佛經為道經謬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未出言出謬

道士合氣謬

叙天尊及化迹謬

諸子為道書謬

靈文分散謬

君子曰良有以也良有以也夫蘭庭鮑肆日久愛其先狎楊文敦洽寵積緣其曲情是以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麟麇異質魯俗迷其容吠聲之傳頻至於此余今考其浮詐重示後昆矣案太上洞玄靈寶黃錄簡文威儀經云元始天尊告太上帝道君曰下元黃錄靈仙品功過開度其文在靈仙宮中舊有八百

部自經龍漢舊文分散遂至赤明其文改易多有煩猥今故抄集下元八十一條撰爲要用上應三元之數中應八景之神下應二十四氣常有三部威神侍衛靈文君子曰靈文真錄出於自然天尊所保之文衆聖所行之法藏於玉檢秘在玄臺三部威神四邊侍衛元於無始極於無終何爲涉龍漢而分散至赤明而改易耶改易便爲不實分散即是無靈有何詐妄頻招棄辱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稱天尊言大劫交周天崩地淪六天之中欲界之內雜法普滅無有遺餘太平道經佛說法華大小品經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之內至大劫交周天地改廢其文乃沒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金書玉字靈寶真經並出元始處於二十八天無色界之上大劫周時並還天上大羅天中玉京之山七寶玄臺災所不及大羅天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天也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與運同滅能奉之

者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世世不絕靈寶真文
度人本行經云十方大聖自作是言以何因
緣得是太上之任道言自稱元始開先已來
至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九億劫度恒沙之
衆赤明已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
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七百億劫
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洪氏積三
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狀力
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無量元始天尊以
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我信

靈寶之故

甄鸞笑云此之真文既在玉京山中災所不
及而復說言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生滅
之日豈非災也又云我身常與靈寶同時出
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之日太上
理不獨存而云長生不死之大法者此言爲
妄說耳又云玉京之山在衆山之上災所不
及者理合可疑何者一切萬法悉皆無常形
色之類無有存者玉京之山金臺玉闕七寶
所成即爲色界所攝既屬色界云何常耶又

且元

三

云赤明之歲歲在甲子赤明之號詎可信乎
偷改佛經爲道經謬

太上仙公請問經云龍駕曜虛項負圓光身
生天光老子曰世世生王侯家是謂轉輪聖
王家終入真仙之道也太上靈寶五鍊生尸

妙經云天尊於香林園中上智童子輪天觀
世音等前進作禮上白天尊

本相經云天尊說法時輒闍婆及人非人等
六牙白象四衆圍遶一百數市天尊以中夏
一音演說斯義衆生隨音類解天台山有神

人名曰天尊三十六天槌鐘鳴角作樂而去
往天尊所十旬得達頂有肉幘項背圓光耳
高於髮額有三軌手過於膝臚髀鹿膺面首
平澤此是天尊八相後總言三十二相八十
種妙姿又改十行十迴向十住爲十仙十勝
十住處節級而立始從歡喜乃至法雲相好
具足示之金剛其有十障及四道果又云坐
禪者斷煩惱想神心定須彌頂上釋提桓因
宮辟方四千里周迴一千二百門其中小宮
三千六百區五城十二門純以瑠璃爲地也

三十二天輔弼四邊又云天尊在林中出眉
間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聲聞緣覺知
進而觀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煩惱改法華維摩般
若

方等經兩卷亦名妙法彌多子經是魏世道

士張達所造日元偷佛家大方等經名也妙法彌

多子取妙法蓮華經彌多羅尼子名也

迴二乘之津塗宣唱一乘之正路純一無雜

問以何為一乘一乘何名純一何名無雜案

法華經有一乘一乘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

行之相名為十善云何數之

阿吒單國阿隸國反真國阿盤吒國赤眉國

阿剛提國

問此六國今在何處書籍所載亦無其名仍

是改換佛家外國名字

當歸命三十六真人擬佛家三十五佛名

歸命師子吼真人取師子吼菩薩名

歸命寶勝真人取寶勝佛名

各各互跪合掌如法懺悔三三合為一改三合

種九

今身若先身有罪盡懺悔與佛家同

問帝代相承九土之內唯有長跪頻首稽首稽顙叩頭博頰等語書史之中元無互跪合掌之事道家但有脫巾伏地亦無互跪悉今

迴向一切供養一切恭敬也

歸命無上天尊歸命無上尊也

歸命方等真經歸命薩婆若也

歸命四維上下虛空法界得道聖衆歸命應真僧

教化衆生盡得多羅果

問云何名迴向凡幾迴向用幾法成迴向何

處六十四真步虛品偈云

有見過去尊 自然成真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瑠璃中 內現元始真

聖尊在大衆 敷演化迷強

妙法蓮華經偈云

又見諸如來 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瑠璃中 內現真金像

世尊在大衆 敷演深法義

改諸如來爲過去尊改佛道爲真道改真金

像爲元始真改深法義爲化迷強正得無漏

果

問云何名無漏果又云至齊景明元年八月十六日道士陳顯明從堂車子受得此經

智慧思微定志經言法師爲度十戒五是佛家五戒又云往昔恒沙之數者問若道家先有十戒出於自然老既世世爲帝王師古來人主皆應遵行其法云何至今不聞傳者然外國有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辛頭其河廣大沙數無限佛借爲喻備列衆經今稱恒沙復出何處信偷佛經其賊現矣又云樂淨信

者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真人是法解妻者右玄真人是並改金光明法華等經

太玄真一本際經護國品卷第二

是時元始天尊成就五方國土度一切人

君子曰若天尊出世度一切人者必應動地

放光天人雲集何爲書策不載今古莫傳旦九九

州之中無一見者其爲詐妄皆此類焉聖行品有三達五眼六度四等五濁六通等語亦有未度今度未安今安未脫今脫化引三乘入一乘道一念了達三世

道性品有正定七小劫三有四魔四趣五道
六根六塵六識三塗等語復有三十二相八
十一好四攝四辯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
之說

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經為其
偽典一一尋檢部部括窮備取涅槃般若之
文或偷法華維摩之說其為竊盜取驗目前
博識名儒咸所詳究未遑委出略舉其大旨
也
昇玄內教經云道言五品五氣周流八極或

號無始或號老君或號太上或號如來當思
念遊諸天宮宅與帝釋問佛論經

九轉仙經第五布施轉云施行於佛僧

靈寶經十三願者當觀現在道法改佛法作道法

十四願者當觀未來道法普化無偏改佛法作道法

十五願者當觀過去未來道法悉無穢疵改藥

經師

仙公請問經云又見道士勇猛精進又見賢

者勇猛精進改法華經云又見善薩勇猛精進

不積真人行品云二者見佛身如金剛色相

具足

太上消魔寶真經云若見居家妻子當願一

切早出愛獄攝意奉戒

改華嚴百四十願

元陽經云太上靈寶從無央數劫來在道爲
道本在佛爲佛先十方之佛皆始於靈寶也

東方香林剎土其佛名入精進菩薩號敬首

元陽又云赤松子遊仙觀元陽宅中變化事

其中備有華嚴善才童子求善知識入法界

及現神通等語靈寶妙真經偈云

假使聲聞衆如稻麻竹葦徧滿十方剎

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

而靈寶唯改佛一字以爲道字及其體狀全
取法華自餘之文例皆採撮宋人謝常侍爲
駁道論以問道士顧歡歡答言靈寶妙經天
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改法華爲之乃是羅

什姦妄與弟子僧禪改我道家靈寶以爲法
華非改法華爲靈寶也准如此狀可以情求
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改靈寶經爲
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誑此東土以惑下民
不應流向西域所在皆有今彼沙門來遊此

國其所持經以樹葉抄寫爾日又遣譯人對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爲道經此事誠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安置已典誠如涅槃經之所說也竊以佛之

旦九

與僧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蓋由威靈化被理事可詳所以往古來今名僧繼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喻香林梅檀圍遶住持國界冥濶難量以慈修身安人恕已慎行之美無辱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其若偷

改道經爲法華者既習學詭言寧有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弘深而道士既奉真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載未得其一以此徃推改換正經以爲邪典其義可曝衆共詳焉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度國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諸得道人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夫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量無數衆亦有一舉而致一仙復有從凡而得其任所以者何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累十累者住處階級而始從歡

喜至法雲相好具足現身金剛於是天王小王聞天尊說即得四果又案度身品云尼乾子於天尊所聞說法解定便獲須陀洹果道又云玄中義於靈鷲山中說五部尊經度人無量又云與太和先生於檀毒山中大度王民號曰沙門案文始傳云老子在蜀賓國彈指引諸天王及羅漢五通天人大衆一時俱至遣尹喜爲師又云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又靈寶智慧罪根經云恒沙天人聞法得道已成如來此等妄說既多爲謗亦甚所以然

者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顯十等之級從凡入真具有文證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地名與佛同修行品次未見其說又復道家所修之道或有吸氣以沖天飲水而證道或聞法以飛空或餌草而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或云九重天或云三萬六千或云八十一天或云六十大梵或云三十六天或云三十二帝或云二十八天

或云二十四帝或云一十八天或云九真天王或云九氣天君或云欲界六天或云四方氣君或云三元三天或云九宮天曹或云玉清大有或云玄都紫微宮或云三皇大極諸如此類略件其且未識此天爲同爲別爲縱爲橫爲高爲下爲虛爲實修何業行而能昇陟服食何草而得徃生因緣次第未聞其說然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虛實之情見矣

道經未出言出謬

案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已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修靜經目

皇九

十

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官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官未出於世從此已

來二百許年不聞天人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書飲牛詐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漢劉焉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爲繼師衡傳子魯魯

爲嗣師號曰三師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聚合醜徒頗爲非據三人之妻號爲三夫人陵爲蟒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餒蛇皆云白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明也案姚書云上代已來至於符姚皆喚衆僧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寇謙之欺詐誑惑自號天師始偷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案禮良弓之注必善爲箕良治之家必能爲裘者以其事類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稟妖誑若此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之人則有積善

子孫來生其家積惡之人則有不善子孫來生其家張陵既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

道士合氣謬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禮法男女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功訖出日夜六時常立德。又案真人內禮道家內侍律稱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教不得好外交接失內養之禮不得始在前失內修之

事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半守昇太清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住七九呼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毋赤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又真人內禮詣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道士禮律云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和

合乘龍云赤松子曰木昇仙開生門真人紫府開腸戶

甄鸞笑曰昔年二十之時心好道術就諸道士學先教行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兩口兩舌四手令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真決在於丹田四九唯以禁秘爲急不泄道路不得更相嫉妬行者災厄皆除號爲真人度世延年交夫易婦唯色爲先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民間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

詳

叙天尊及化迹謬

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云天尊過去世是道氏姓樂名淨信由供養道士得成天尊右玄真人者過去時施比丘財帛飲食今成真人者是亦不可何者道有十號皆自然應化天尊先天而生不由業行而得本無父母不稟陰陽何有過去修因今成無極自相矛盾僞妄可知若實氏族所生何爲傳記不載靈寶度命經云天尊出遊西河之邊坐弱水之上

口吐五色之光普照諸天四方邊國普見光明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口吐五篇真文宣示男女者今略詳之所以然者赤縣神州大人坐處城邑聚落戶口衆多天尊誠心計應平等何爲遠遊邊國近捨中華爲是神力所不周爲當民劣不堪化縱其劣也不應劣彼邊夷邊夷既蒙聖力而垂容中土何不降慈光而現德若不能來此即是無靈但稱虛談還成詭論比來商人行往蕃使經過共所未詳絕無蹤緒智慧罪根經云不得輕師慢

且元

十三

法懺誕三寶第十二戒云不得竊取佛經妄宣道要

十二門論云寂寂融真際蕭蕭遊智河一入大乘海孰量千劫多超陵三界外慈心出世羅佛爲無心宗亦是有物因立功無定主本願各由人虛懷濟群品泛愛本來均

諸子爲道書謬

檢玄都觀經目稱道家傳記符圖論等總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千四十卷見有本計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五十六

卷是道經傳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
子論等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
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
見

養生經一部十卷彭祖撰

神仙傳一部十卷抱朴子葛洪撰

列仙傳一部十卷劉向撰

夷夏論一部五卷道士顧歡撰

莊子一部十七卷莊子周所出葛洪撰

抱朴子一部二十卷葛洪撰

廣成子一部四卷商洛公撰

尹文子一部二卷劉歆撰

淮南子一部二十卷漢淮南王劉安撰

文子一部十一卷文陽所撰

列子一部八卷列禦寇所撰

抱朴子服食方一部四卷葛洪撰

崔少子經一部七卷崔文子撰

鬼谷子經一部十三卷鬼谷先生撰

服食禁忌經一部五卷

黃帝龍首經一部五卷玄女皇人等說

治練五石一部八卷

怪異志一部十二卷

興利宅舍法一部五卷

太玄鏡經一卷

案摩經一卷

說陰陽經一卷

治病經一卷

日月明鏡經一卷

崔文子肘後經一卷

陶朱變化術經一卷

陶朱公撰

彭祖記經一卷

養性經一卷

彭祖等雜出

定心經一卷

鬼谷先生變化類經一卷

師曠爲西宮子授藥經一卷

九宮著龜序經一卷

道引圖一部十卷

河圖文一部九卷

何承天等修撰

芝草圖經一卷

芝草圖六卷

鄒陽子經一卷

江都王思聖一部二卷

道德玄義三十三卷

孟智周修撰

必然論一卷

榮隱論一卷

遂通論一卷

歸根論一卷

明法論一卷

自然因緣論一卷

五符論一卷

三門論一卷

右八論陸修靜撰

案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檢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十四十卷其中多取漢書藝文志目妄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論據如

此狀理有可怪何者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寧又復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咒厭並得爲道書者其連山歸藏易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十二葬書等亦得爲道書乎案修靜目中並無前色今輒乘之彼將何據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也若有依據何以前後注列不同乎且人之有惡恐人知之已若有善慮人不見所以道士

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輒讀道經即如此
狀道有何醜慮人知乎若道士所注以諸子
爲道書者民中諸子悉須追入以不案陶朱
公者即范蠡也范蠡親事越王勾踐君臣悉
囚於吳室食屎飲尿亦以甚矣又復范蠡之
子被戮於齊父既有變化之術何以不行父
術變化而免之案造立天地記稱老子託生
幽王皇后腹中即是幽王之子又身爲柱史
復是幽王之臣化胡經言老子在漢爲東方
朔若審爾者知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授

旦九

十六

君父與神符令君父不死耶又漢武窮兵疲
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爲方朔者
何忍不與其符令用辟兵以此驗之呪厭之
方何其謬歟何其謬歟

玄都觀經目錄云道經記符圖論凡六千三
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已有本行其四千
三百二十三卷指陸修靜目錄既無正本何
謬之甚也然修靜爲目已是大僞今玄都錄
復是僞中之僞
歷代相承篇第十一

道家無金剛密迹師子

釋老形服異

道家節日

鐘幡不同

器名不同

不合行城

依法朝拜

請立經目

且九

玄都東華非觀

七

道家無金剛密迹師子

案道家四見論凡有二十一條大義一曰序
致二曰列名三曰釋名四曰辯色五曰氣數
六曰里數七曰重數八曰異名九曰出體十
曰多少十一異同十二廣釋十三增減十四

鑿細十五三縛十六七惡十七乘劫十八壽
外十九事相二十五嶽二十一問答總明道
家三十六天從初皇層訖無上大羅備序諸
天及道神等所住宮殿樓閣金闕玉城寶樹
瓊枝祥禽瑞鳥羅列其中唯有仙童玉女侍
衛太上本無金剛之神不見密迹力士之像
案道家玄妙內篇太真科九天生神章渾成
圖無上真人傳五嶽神仙圖清虛傳左仙公
傳玄都律瓊文帝章登真隱決太平真科衆
經讚誦諸天內音太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並

無金剛力士之神案三天正法經外國教品
經玉緯經三道順行經洞玄經洞神經洞真
經靈書經玄丹經觀身大戒經定志經度人
經寶玄經等俱序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
之郡天寶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金闕玉
京及清靈宮極真宮紫陽宮等並是道家尊
神所坐之處但有麒麟鳳凰白雀朱鶴鷄雞
靈鵠赤鳥青雀等羅布苑囿之中散在宮臺
之內亦無金剛之神及密迹力士之像今道
士改金剛名天岡者案曹氏太一戒經云黃

帝遭蚩尤喪亂之世有神女明陰陽開闔之
節以達璇璣迴行之度通六甲屈伸之微探
鬼神盈縮之應以推天地窮精入微故設日
月星辰四時五行六律七變八節九宮十二
辰上以神將立號下以日辰爲名宿合之辰
以爲月神月建之氣以爲辰名天岡者八月
之神月建在酉言萬物強固柯葉以定穠實
堅剛故曰天岡諸書並云天岡是月將名也
非道家神洞房內經有金剛力士神咒經有
密迹力士三萬億者悉是浪語

案九流百氏之書羽蟲三百六十鳳爲其上
毛蟲三百六十麟爲其上甲蟲三百六十龍
爲其上春秋云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未論
師子不道辟邪在此典墳無所不述自漢已
還唯傳西域曾有獻者以今驗昔即事可知
若言道家先來有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彼
三天神仙大道儀有金剛力士度人經有五
色師子本相經有七色師子本相經云天尊
門內有師子猛虎守門左右拒天力士威赫
前後者案漢魏及晉三都兩京江南淮北諸

道士觀唯以瓠瓠盛經本無天尊形像及金
剛神今日作者悉是修靜張賓等僞經所說
然金剛師子乃是護法善神自晉已前道士
觀內亦未曾有乃至碑頌讚詠蔑所不論史
籍文典之所不載請問多識前古即世通儒
考校正典自知虛實若依度人本相經等天
尊須乘師子不坐蓮華

釋老形服異

如來有紅爪紺髮果脣華自萬字千輞月面
日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著之衣金縷織

成坐千葉蓮華之上有形可圖有相可彩老子鼻有雙柱兩耳參漏頭尖口高厚脣踈齒脚踏二五之畫手把十字之文戴法天之冠曳像地之履髮白面皺顏老色衰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所以然者道本無形但是元氣養生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謂得道古來通儒以氣爲道無別道神若言有者古來書籍曾所不載今作道形依何取則如其有者昔所未傳

道家節日

案道家金錄玉錄黃錄等齋儀及洞神自然等八齋之法唯有三元之節言功舉遷上言功章三會男女具序鄉居戶屬以請保護正月五日爲上元節七月五日爲中元節十月五日爲下元節恰到此日道士奏章上言天曹冀得遷達延年益算七月十五日非道家節

道家鐘磬不同

依道家法尋常六時不合打鐘何者案道士

所尚備在三大齋法如金錄黃錄等齋儀種
種備設本不論鐘亦不鳴鼓但言安施既訖
尊卑相次從外壇入至自天門先叩齒進入
中壇三上香竟然後上啓玉京山經步虛詞
云長齋會玄都鳴玉磬扣瓊鐘法鼓會群神
是九靈唱靡不周此言衆仙集會於是設樂乃鳴
中鼓擊磬瓊鐘只是玉磬歌唱以樂道君故諸
天内音又云鳴樓都之鼓長牙擊鐘言備九
成之樂朝宴玉京非如佛家六時打鐘集衆
行道請檢齋儀取分皂白又依道法不合豎

利懸幡案金錄黃錄大齋儀及玄都律諸天
内音等種種羅列並不道幡如步虛詞讚詠
玉京但云煌煌耀景迢迢寶臺舍利金姿龍
駕歎來鳴鳳應節靈風扇華紫煙成宮天樂
相娛絕無幡事請依彼儀洞房內經有十絕
靈幡連書九尺素畫命蒐置五方也隨方爲
色以白土書青繒上作東方神名以白粉作
古字書東方神當方安之以護命也若山居則書五色
繒上作符文九天風氣玄丘真書但有兩脚
都不雜色更無大幡其金錄等齋文不列鐘

幡亦無制罰之儀

明真科云拔贖死冤常以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又以月一日八日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及以八節甲子庚申爲明真齋春九日九夜

是

三

夏三日三夜秋七日七夜冬五日五夜四季之月十二日十二夜於中庭燃一長燈高九尺啓請天仙地仙真人飛仙日月九宮五帝五嶽三河四瀆四海鬼神晝然香夜然燈道士於中庭然燈行道徧禮十方靈寶天尊皆

脫巾叩頭搏頰或八十一過或二百八十八過若厄難用丹書真文五篇於中庭置五案各置一方上安真文又用上金五兩作五龍形以鎮五案又以五色紋繒爲信以鎮五帝之座又隨年以紫紋爲信受真文用金龍三枚投水府靈山及住宅三處用金錢二萬四千以資二十四氣六時懺謝中庭行事並不懸幡打鐘科中不說其事

依檢佛說太子瑞應經云佛初生時有五百師子從雪山來侍列門側薩婆多論云有石

師子吼伏諸異道守護伽藍出自西域今日
獻者還從彼來以今證昔事符目驗仁王經
云旛長五丈藥師經云四十九尺備皆五色
雜綵用以護國續命轉障消災挂在龍駒懸
於鳳刹假令道家有之教宗既殊旛製亦異
不應色綵無別量數共同

孟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獻盆供
者能救七世父母之苦比見諸州道士亦行
斯法豈不濫哉
器名不同

僧祇等律云應法澡罐咽細腹麤護淨便易
生善長道最爲要用是以爲佛所歎制諸弟
子並令畜之比見道士亦將此器若樂習佛
家之瓶亦須受持僧用之鉢鉢既不肯用之
其瓶理亦宜廢案內法齋上受食先咒願及
唱禮等供茲法並出十誦等律比見道士亦
皆咒願及唱禮等供道既無文何所憑據檀
者西域之音此地往翻名之爲施越者度也
若能行檀當得越度生死故云檀越其優婆
夷者清信女也比見道士亦呼俗人爲檀越

臣元

三十二

優婆夷據何典籍以爲此喚請各依經別立名字若以道士愛斯佛法不肯改者亦請改彼道字名爲菩提若以爲是西音而不肯稱者其檀越優婆夷之名亦不得喚不合行城

檢太子瑞應等經云二月八日者乃是四天王捧太子馬足踰城出家因此有行城之法爲追太子馬跡表戀聖之情比見諸州縣道家亦行斯法行城之時仍唱願我坐道場香華供養道惟改佛字爲別但道家旣無此法

明知虛妄不實若言有者出何經誥即以此爲准諸事多附佛儀

依法朝拜

四分律及諸經皆云白衣禮不敬俗若道家依老子是師稱臣拜帝比見道士不拜君王

元

千三

雖順道士之情反違老氏之語苟貪進己弗悟乖宗但欲違身寧期失旨若依本師之法即合道士稱臣女冠云妾元正冬至並皆持笏曳履朝拜主上斯則更易道士之澆風還敦老氏之本教

請立經目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辨翻譯帝代并注疑偽別部恐惑亂黎民故也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依傍佛經或別頭假造而不記年月不詳世代裝潢帶軸與真經一種詐言空中自出或道谷裏飛來盛行於世疑誤下愚近如大業末年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出城門家見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

耳目同驗事發者既爾不發者有之請今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對宰輔朝俊詳檢內外經史判定是非立目為記以息邪偽今慕道之侶得依宗楷學未絕迷妄
玄都東華非觀

太玄是都東華是宮四見論云三界之外次西靈北真行仁者生東華官行禮者生南離官行義者生西靈官行信者生北真官言三界之內大劫交時有四行者堪為種民王安迎之登上四天為下民種也釋名云都者觀也言華夏之地帝王所居萬邦歸湊處華物麗謂之陸海有所觀觀故云都也慕

文云京都皆大也大謂之都小謂之邑天尊
所治故稱玄都釋名云天子所居曰都曰宮
諸侯所居曰第曰宅止客曰館集賢曰觀如
今鴻臚及弘文也是以張衡兩京左思三都
不言觀也今以都宮而爲觀者非其義也釋

且六

三十

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漢宮殿名長安有五
十七觀爾雅釋宮了無觀字若改都爲觀便
是降尊就卑以觀代宮復是退大作小且四
民天宮非是天尊所坐之處今爲道觀理不
可也名旣不正法亦是邪何得以卑觀之名

廢仙宮之號乎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梁武皇帝捨道勅文

邵陵王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法琳與蔡國公書

梁武皇帝捨道勅文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
首和南

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薩僧伏見經文
玄義理必須詮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標空察理淵玄微妙就義立
談因用致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
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
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衆生於苦
海引含識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
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安婆示生淨
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
千而流照但以此土根情淺薄好生獸怠自
期二月當至雙林亦是湛說圓常且復潛輝

旦九

三十五

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
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
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
發棄迷知返今捨舊賢歸憑正覺願使未來
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衆生共取成
佛入諸地獄普濟群萌寧可在正法中長淪
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
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蕭衍和南
勅旨神筆自書於重雲殿重閣上發菩提心
于時黑白二萬人亦同發心受持禁戒勅門

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皆是外道朕捨外道以事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爲化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說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不當善惡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邪故言清

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功德局主陳爽

尚書都功德主顧 尚書令何敬容

中書舍人任孝恭 御史中丞劉洽

詔告舍人周善

邵陵王啓奉勅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臣綸啓臣聞如來端嚴相好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的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鎌收涅槃之實果

泛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
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
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盛霧豁雲除
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
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
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賸而知迴道樹始乎
迦維德音盛於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
月圓姿漢感霄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
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
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

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
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根逗藥
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
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
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
境悅懌還源之趣二九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調
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
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
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

種苦哉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
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
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天監四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
丹陽尹邵陵王臣蕭綸啓

天監四年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
孝恭宣勅旨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
勝因宜加勇猛也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

下法琳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
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
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
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味
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
入囂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
三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
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
之悲逾切居生壤坎稟命速遭空詠七哀徒
今九歎撫躬吊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

風纏縻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
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略難甚綠山萬卷百家
沓猶行海前因傳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
源今者重修辯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
雖罄短懷罔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
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
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旣握靈蛇
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燮理文
昌德鏡播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號
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

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
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
來內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
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息何
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
前以傳子譚言略呈小論旣蒙上達復荷褒
揚載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
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
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
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

